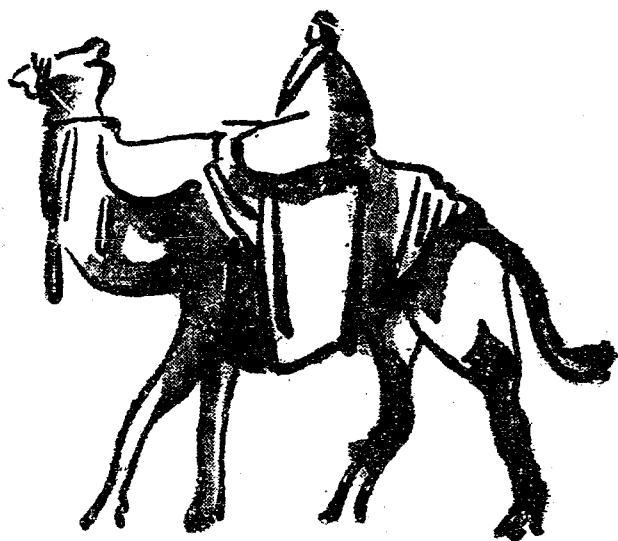


集松小 書叢學文駝駱



野葡萄

小松

目次

野葡萄……………一

蒲公英……………五

白欄柵……………一七

裝幀與封面……………作者

8  
MG  
I246.7  
619

野

葡

萄



3 2168 6512 5

塞北的一個小鎮，死寂的落在廣闊的原野裡，像是一灘野鳥的糞便。雖然是初鎮上，依然是沒有春天的影子。

草木的新綠，野鳥的歡鳴，並不能使這個小鎮，從大地裡跳躍起來。黃色的泥了的穠穠籬笆。

劉財看着南窗外的英國，正呆然的出神。有兩隻野蜂子在他眼前亂飛，他下意識的用手捉撲着，却常常失掉了捉撲的方向。

一陣小風，從菜園中吹過來，還帶着早春的寒峭，他喃喃的自語着離開了南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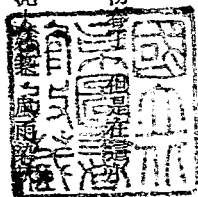
「這時候那能開窗戶！」

顯然是他爲了一陣小風，竟把呆想着的事情拋棄了。在他蒼老的臉上，又呈出不安，把聲音提高了一些，向着在外屋正在忙着早飯的妻喊着：

「把窗戶關起來！天還這們冷。」

和他在年齡上有十五歲差異的妻，並沒有回響，走進屋來把那扇紙窗放下來：

「放一扇窗戶，還能累死你！」一個二十幾歲的少婦，健壯的身影，在南窗的陽光下一閃，自語



着又走向外屋去：

「屋子潮，這們好的天氣，開窗戶透透氣，這就受不了，不知是那輩子凍子鬼投生的。」

「滾你的吧！」劉財的兩手，交插在小棉襖袖裡，從屋裡走出來的時候，媳婦正在罵他，他也輕微的還罵了一句。他的罵語，總是非常簡短，而從來也不改變詞句，不像媳婦，罵起人來總是像噴泉似的，不肯休止。

媳婦是一面罵着，一面忙着；添水，淘米，把半間外屋忙的烏煙瘴氣。劉財一脚踏過躺在廳門前的秫稽，要走向外屋去。媳婦拿着一把折斷的秫稽，打在了劉財的腿上：

「我打斷你的狗腿，嫌屋裡冷，還要到外頭去，你這賤骨頭，越老越輕賤！」

「不要臉！」劉財的腳，不在意的踢在媳婦的屁股上。

「呸！」媳婦站起來，噴了劉財一臉唾沫；「誰不要臉！誰不要臉！」

她自己又嘻嘻的笑起來了，強把劉財從外屋拽到裡屋：

「快吃飯了，又要往那去！」

「我想到東院去，找二弟商量一點事情。」又一轉念：「可是家駒在那去了，怎末一早晨就沒有看他着邊？」

「你這個老混蛋，他一早就在老王家院收拾水糞桶呢！」

「我去，就回來！」劉財走出了屋門，媳婦囑告着：

「叫家駒回來吃飯，吃完了飯，再去收拾。喂！你回來把醬油瓶子帶去，順便到小鋪打半毛錢的醬油來。」

劉財從媳婦的手裡，接過了一隻染有綠色的汽水瓶，一隻衰老的影子，在早春的晨光裡，慢慢的移動着。

劉家駒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人，沒有爸媽，從小的時候，就跟着劉財從關裡流落到關東來。也會過了一些好日子作了八九年的小買賣，最近一二年，才和劉財一同賣青菜。去年夏季，叔叔賣青菜，他還和年青的嬌嬌賣了一季冰糕。生意比賣青菜有利益。

在王家大院一條破板凳上，低着頭正在收拾冰糕桶，忽然眼前發黑，陽光被一片人影遮斷，抬頭一看，原來是劉財：

「你去打半毛錢醬油去。」劉財把瓶子送過去，又說：「和你嬌嬌去要錢，你高二叔在屋呢。」家駒拿着醬油瓶，像一匹潑刺的小獸，輕快的走了。

劉財到東廂房南屋；高升正在吃早飯，屋裡收拾得挺利落，雖然是光棍多少年，屋裡屋外，總是乾乾淨淨，一看劉財進來，推開碗就讓坐：

「大哥，沒吃早飯吧！」



「你嫂子正作呢！我到小舖買點東西，順便和你商量點事情，」說完向牆上掛的一幅美人圖，掃了一眼：「你吃，你吃，一邊吃着一邊說。」

「要不就在這吃點。」高升端着碗，還不停的讓着。

「今天不出門？」劉財把話轉入了正題，這才把讓飯的紛擾遮了過去。

「縣裏有錢包烟，我想今天去弄回來。」一個人總覺得孤一點，我想叫家駒一塊去。」

「秘運，走私，總算是立業之本，可是也得你這套本領。」

「唉！大哥現在講不了。」吞了兩口飯，高升流星般的眼瞟，又向坐在炕沿上的劉財閃了一眼：

「家駒跟我去行不行？」

「有啥不行的？你看，我今年的買賣，用什麼來作，多虧去年秋天還賣了點糧，不……」

劉財衰老的聲音，在喉嚨中咽塞住了。高升一面吃着飯一面咀咒着。

窗台上兩盆洋海棠，太陽光燭快快的在海棠的厚絨葉子上撫摸着。高升吃完了飯，依然主張家駒選年青，教他跟着走漢趟。冒險能練出點胆量來，他的結論是：

「要沒有胆量，就別想吃飯。」

同時他又舉出了兩個例子：

「譬如在上月吧！配給大尺布的時候，有些買不起的人家，我都借名收買，雖然官家知道了，就

得抓去吃苦，可是要放開胆子，這便有機會就白丟了。還有一回，從城裏運來十包烟捲，遇到自衛團給拿去了，三說兩說，他們就遞給我七包。若不是胆子大，這東西不得白丟？」

「你總算創出來了，唉，也不容易啊！」劉財嘆了一口氣。

這時候家駒又來了，叫劉財去吃早飯。時間已經不早了！種莊稼的，已經鏟完了一遍地。不久就要吃晌午飯了。可是住在高升對面屋的瞎媳婦，也是才作早飯，這些，却是說明了有些人住在這小鎮上，是多們不長進啊！

行商，小賈，種太地的莊稼人，賣小工的苦大力，……沒有一個人是看得起劉財的，這種輕賤多半是因爲媳婦太年青，自己又沒有正當的職業。雖然偶然賣賣青菜，他也不把這買賣當生意看。

媳婦因爲娘家姓萬，便招來一個外號，叫萬人迷。

和劉財來往的，說起來，也祇有高升，一個全鎮上唯一的獨身漢。

高升對面屋裏，是一個失業的老屠夫，和一個繃弦的瞎媳婦。兩個人日夜不停的吵罵着。攪得萬所——這獨身漢日夜不安。這二家的早飯，總是要在晌午。

家駒來叫劉財吃早飯的時候，那瞎媳婦正在忙着作早飯。有一朵艷紅的花，在她梳得光亮的頭上，一顫一閃的。

劉財向站在門口的家駒說：

「家駒，你先回去，我隨後就去。」劉財又轉向高升：「二弟，我想回關裏去一趟，這件事情不辦，我總是不放心。把那九間破草屋變賣了，還有一塊墳地……」

沉默了一會，劉財又說：

「那們你今天把事情辦完了，到我那去一趟，哥倆商量商量，就那們的吧！」

高升送劉財出來，家駒還沒有走，倚着門悄悄的看那瞎媳婦作飯。一聽有人從屋裏出來了，轉身便低頭匆匆的走去。

早春的陽光，攪着午前的小風，和軟袖一樣的塗在了人們的皮膚上，在這使人陶醉的季節裏，劉財有一樣放不下的事情，繚繞在心上；假如今年若不作一點生意的話，吃的問題，便會很快的出現在眼前。

走出了王家的院牆，牆頭上那幾顆春草，向他不停的搖擺着，他像似不會察覺似的走過去。劉財走到自己家中，已經聞到很濃烈的飯香，一眼又看到，那一葉南窗，又支撐開了，淡綠色的菜園，又映入視覺中。

下決心的勇氣，從他體腔中向外湧洩着，吃飯的時候，他對家駒說：

「吃完飯的時候，跟你高二叔到縣城去一趟。」

家駒不在意的哼了一聲，媳婦拿着一個葫蘆瓢，向窗台上那盆洋海棠澆水，聽到丈夫叫家駒跟高

二到縣城去的事，消掉了一句：

「別去，白給他使喚，一點也得不到他的好處，幫忙還不是白幫，眼看着青菜就下來了，我們就沒有這點本錢，急得我們一家大小亂轉，他就不能說幫我們一把。這錢還能荒了嗎？」

「唉！事情你一知道就麻煩。」劉財嚼着飯，仰起了臉，鬚角的青筋，像是濕土裏的蚯蚓，顯然是對於媳婦提到這個問題，是覺着極端的不高興。

「這不是明擺着的事情，還怪我說。」

「咱們就缺這項本錢？這倆個錢算得了啥？」

「吹牛頂啥，這兩錢咱就拿不出來，眼瞅着青菜就下來了。挑不出這青菜担子，看將來吃啥？」媳婦不服氣，頂得劉財飯也吃不下去了。可是媳婦並不在乎，澆完了花，就端起碗來吃飯，劉財在炕頭上吸着烟，媳婦向他了瞋一眼，像似把過去的事情，完全忘掉了一樣：

「吃完了，可真快。」

劉財沒有說話，狠狠的噴了一口烟。

一隻雄雞飛上了窗台，才一伸頸腔，作了一個啼吼的姿勢，劉財操起身旁的一把小掃帚，向那隻雄雞拋打過去。

掃帚打折了一隻花莖，鷄爪抓破了窗戶紙，這使精強力壯的媳婦非常的惱怒，在這吵罵之中，家

斷悄悄地向王爺大院去了。

## 二

夕陽落了。

天色並沒有立刻就黑起來，這是表徵着夜在春暖的季節裏，要漸漸的縮短，使白晝無聲息的來掩延它的生命。

高升從縣裏回到這小鎮上，因為中途走得急一點，總算是沒有貪黑，兩個人收買了一大綑破舊的衣服，晚飯也沒有來得及吃，家駒累了一身大汗。

把那一大綑東西，從肩上丟在高升的外屋時，家駒的腰就像是折斷似的直不起來，頭也發暈：

「二叔，我回家去，我有點累。」

這時候屋裏是灰沉沉的，暗洞一般的看不清楚。高升問着對面屋，從那挑開的門帘，看到一閃一亮的烟火，他知道是老屋戶回來了。從那寂寞的空氣裏，他知道那瞎女人和屋戶又吵架了。

高升才想對那閃亮的燈火說話，忽然爲家駒的聲音打斷。

「別，忙了一天，我們到小鋪去吃點啥！」高升拽住家駒的手，這隻手還在跳動着，血潮發着高度的熱，在皮膚裏流着。

「大哥吃過了麼？」高升的身子，倚着門框，把頭深深的探到屋子裏去。他爲什麼要這樣？雖然在黑暗中，他也是在這老屠戶的眼前，遠避着那個瞎女人。

「才吃過。」這寂寞的聲音，使那煙火一擺動，全屋的空氣，同時搖蕩起來了。

「走吧，一塊去喝點！」高升又加了一句。

那一堆黑影動了一動，不安似的，忽然那一朵火光帶着一片黑影，已經走到了高升的面前，喃喃的說：

「才回來嗎？還沒有吃晚飯吧！」

高升轉過了身，家駒那條黑影，已經站在了門外，門外好像是有月亮，這黃昏後的春色，屋中死水似的沉靜。在這沉靜中，突然發出鐵似的聲音。

「回來，你走！走了就別回來。」

高升一回頭，那堆黑影停留下了，這時看到一幅輪廓模糊的面影，掛在門框上似的，低啞的音調，蘊藏着悲憤似的故意把聲音壓低：

「有點事，我不去了！」

「我們在小舖等你吧！事辦完你再去。」

遠遠的地方，淡淡的傳來了鬚髯犬吠。黃昏後，在這小鎮上，很少見有明亮的燈火。

繞過了幾條房身夾成的狹路，聽到小舖的茶爐子高聲的嗚叫，家駒聯想到小舖的大鍋燒麥。

果然，在兩個人坐在小舖的熱炕頭上不久，高升將那把小酒壺，計算自天買來的這細舊衣服，拆洗之後，再弄到城裏去賣……一壺酒沒有喝完，家駒兩盤燒麥，已經吃下去了。

「家駒你也喝一盅，你跟我作點買賣，總比你叔叔在一塊強。」

「我今年還是想賣水糕！」

「這也是一條道，可是你不能一條道跑到黑，夏天賣水糕，春秋你也得想一點營生。」高升本來就是赤紅臉，喝了一小壺燒酒之後，連後頸都像紅布似的，使他的眼睛，放着亮的光輝，酒壺在手裏緊緊的握着，當他很吝嗇的慢慢的倒出了最後的一滴酒，他又叫小舖的老太太：

「老太太，再給我湯一大壺。」

「熱了，熱了！」老太太顛巍巍的把酒拿來，高升接過來一面說。

「你的兒子快要媳婦了吧！」

「那，那，不，窮人，小買賣……」

老太太喃喃的，臉上掛着蒼老的笑容走了。不久，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又端來熱騰騰的燒麥。

家駒認識他，這就是老太太的兒子。

小舖除了賣開水，香煙，日用品之外，燒麥和燒酒，是今年新添的。爲了鎮上的農人一天比一天

多，這些農人們，種地或者是由別處弄來一筆錢，他們總是希望把這筆錢，很痛快的消耗在吃喝上。

老太太自從提籃子賣燒餅，守着寡，一直到現在，把這個兒子養大，已經是十三四年的歲月，這小鎮的唯一商店，就是這樣創始的。現在自從添設燒麥以來，黃昏後常聚來一些浮浪漢。

「二叔，我叔叔要回關裏家去一趟。」家駒放下了筷子推開了盤子，用暴起青筋的大拳頭，在油磚上往復的擦着。

「我還沒有聽說，有路費嗎？」

「好像是沒有！」

「我還沒聽說，今天早晨找了我一趟，我看也好像有事情。」

「那們，」高升把臉仰起來，強烈的酒氣，衝出了他的口腔：「家駒你吃飽了嗎？」

「吃飽了！」

「我求求你，你去把你叔叔找來，我想起來了，他今天早晨找了我一回，說是有事情，快去，我在這等着。」

家駒下了地，穿上鞋，彎着腰走出了小舖的低窩，爲水蒸汽遮隱的小門，他才挺起腰，走在那無燈的路上。



不久，依然是在這無燈的路上，走着一個蹣跚的老人，漸漸的，小舖的燈光，照着他的臉，這才知道是劉財。

高升的酒盅，不知是多時倒的，他拿着酒壺的手，改拿着一隻筷子，毫無意識的敲着燒麥碟子，哼哼噥噥的唱着女起解。

劉財坐在炕上，高升才發覺似的，停止了唱，用顫抖的手又拿起了酒壺，給劉財倒着酒。

「大哥，你，你，喝一盅，咱們聊聊。」

「二弟，我等你一天。」劉財的一杯酒，頃一仰便灌入了腹腔。然後，才把一個冷了的燒麥塞在嘴裏。

「大哥，你今天早晨，說要回去一次，爲了啥？」

「有兩間破平房，還有點墳地，想變賣變賣，也就是一兩個月，想對付一點盤費。」

「行啊！」高升滿口答應了：「那咱們兄弟還有啥說道！」

劉財這時又給高升倒第三杯酒，不知在什麼時候，家駒又出現在兩個人的面前。

「家駒你怎麼又來了！」劉財問。

「妹子要我來，要，要一盤燒麥。」

「你……」劉財的第一句話未容說完，高升接了過去：

「給，給，叫老太太給包一盤。」又把聲音提高了一些：「老太太給包一盤燒麥，算我的。」  
劉財一面給高升倒酒，口中不停的：

「這是……這是……」

月亮上升了，樹的影子，和高升的影子同時在路上搖動着，推開了深掩着的外屋門，聽到那瞎女人偶然提高了的哭聲。

他雖然在深夜歸來，聽到女人的哭聲，有些刺心，不知從那裏飄浮出來的一股勇氣，在慫恿着自己：

「還是去勸勸架。」

高升一步便邁進了屋戶的屋子，門帘纏住了他那盪沉的頭。

屋中比外面還要黑暗，月亮的影子，却在窗上爬亮了一個角度，哭聲很悲悽的捉住了高升的聽覺。他努力使眼睛清亮一下，才察覺屋裏並沒有屠夫，祇有那瞎女人，伏在桌子上哭。

「大嫂，這是何苦呢？兩個人吵幾句嘴，又算得了什麼，三更半夜的。」

「……」那瞎女人更悲悽的不知嗚咽了一些什麼。

高升的酒，這時已經清醒了一些，覺着進退兩難，走也不是，站在這裏也不是，黑暗從四處伸出魔手，來捉捕他似的，使他不安。

「窮屋夫，本來發不起，還要我受罪，買賣買賣不行，手藝手藝不會。……」

「大嫂還沒有吃晚飯。……」

「吃！晚飯呢。……殺千刀的……」她把言語混在哭聲裏。

高升轉身出去，用匆忙的步子，又到小舖去包了二十燒麥，送到瞎子屋裏，便自己回屋去睡覺。

老屠夫本來是想回家去吃飯的，因為他已經有三四天不會回家，到家之後，瞎女人照例是和他要錢，他低聲的分辯兩句，一直到瞎子嗚嗚的哭起來，他才無語的，含着煙袋，又找地方看牌去了。

一宿不會回來，瞎子摸着黑吃完了燒麥，非常滿足的，想要對高升謝謝，聽一聽對面屋一點聲息也沒有。

瞎子爲了一種說不出的心境，使他吃完了燒麥，便躺在炕上睡了。就是每天在臨睡之前必定要到外面去的小解，今天也中止了。

第二天早晨，一窩醒來，便趕快的爬起，洗了臉，便忙着作早飯，不時的聽着對面屋的動靜。死了一樣的早晨，太陽在盲人眼前，是紅色的，夢似的不着邊際，混濁的感到溫暖。

瞎子知道高升還在夢中，過了不久，又站在高升的門前。

「大兄弟，還莫醒嗎？今天你不用作飯了，我給你帶出來吧。」

沒有聲息，依然是死一樣的沉寂。

用手摸一摸門，空虛的，門在開着，她知道高升已經起去了，但是她又不相信，他會起得這們早。

她胡亂的猜疑起來了。

院裏也靜悄悄的，她習慣的知道了，時間已經是將近晌午了。

小晌午的農家，正在地裏忙的時候，家裡女人孩子們，也都到地裏去送飯。這靜寂的庭院和房屋，使瞎子感覺到生活的閒散和寂寞。

有男子的足步，遠遠的走來，她知道不是屠夫，也不是高升，可是那足音却一步一步的走近了。當一個黑影一閃的時候，已經邁進了外屋的門，瞎子問了一句：

「是誰？」

「我！」

「原來是家駒啊！」

家駒很貪婪的，用淫蕩的眼睛，死死的盯着瞎子粉白臉頰和白茸茸的耳朵。有一股濃厚的粉香，衝進家駒的嗅覺，使這青年人心魂一飄蕩，不禁血潮浮上了頭頂。

吳老太太自從死了丈夫，給埋下了幾間草房之外，還有一點菜園子，若是家裏有人，這點家產滿可以豐衣足食，園子裏每年出的菜，除了家吃的之外，還可以有賣的。

可是自從丈夫死了之後，兒子又不務正業，大女兒長的是挺漂亮，就是胎裏帶來的瞎子，迫不得已，才嫁給了老雇戶，以為兩個人能過順當的日子，誰知道過門不久，兩個人總是口角。吳老太太最初這兩方面勸，可是後來因為兒子又抽又賭，二姑娘又招來的風言風語，這使她在傷心之下，一賭氣入了道德會，瞎姑娘和老雇戶的事情，她再也管不了許多，她抱定了：

「嫁出門的女，潑出門的水。」

她再也不管了，願意怎的就怎的。瞎子因為老雇戶常不回家，時常回娘家和媽媽要錢要米，後來遭了幾次拒絕，於是女兒對於媽媽便非常不滿。

因此瞎子是很少去她娘家串門，吳老太太自從入了道德會聽道，並且爲了使二女兒沐蘭洗掉四鄰的傳言，所以也送她到道德會的小學校讀書。

四年很快的過去了，吳老太太臉上像添了幾條綹紋，沐蘭從學校卒業了。兒子的抽煙和賭錢，使吳老太太忍痛的賣了那塊菜園。母子的關係，是不能斷絕，但是他竟成了這老人吸食血液的寄生虫

了。另外有一種隱憂，悄悄的也加在這老人的心上。那就是老屋戶的失業……。

能够排遣這老人憂鬱的，祇有那道德會的講堂，每天吃飯後，聚集了一些男女，在未開講之先，還可以彼此談一談家常。同時吳老太太把所有的母愛，都聚在木蘭身上，她有時候覺得愛木蘭，像似對兒子洩憤似的，她是一面痛恨着兒子，一面更愛木蘭了，每當她去道德會的時候，總是要帶着木蘭的。在另一方面，她對一般老年人，以為有木蘭這樣的一個女兒，是值得驕傲的。

木蘭却不是這樣想，自己已經從道德會的學校卒了業，還要伴同母親去聽那無謂的講道，實在是一種苦刑。在她那兩顆大大的眼睛，和長型的臉上，時常表示不高興對母親說：

「媽！你自己去吧！」

如果吳老太太再勉強她一同去的時候，她那敷在兩頰的垂髮，便不停的擺蕩着，身子也隨着扭動起來。

「我不，我不，十七大八了，總帶着我往人堆裏鑽，你去吧！」

「喲！那怕啥！你看人家和你一堆畢業的，老李家姑娘人家還講道呢！」

「她是她，我是我，不去！」

木蘭急躁的表情，兇狠的臉相，很快的她又去看着鏡子，用一條手帕在小心的化粧。

她再沒有言語，眼睛也不再不看母親，一直等到母親一個人走了，她才一個人到東鄰去聊天。

春天的晚上，淡白色煙霧，彌漫在小鎮上，夕陽飄然落了。天還沒有十分黑，偶爾遇到行人的煙火，這火光帶給人一種高興和希望，除此之外燈光是很稀少的，一種落落漠漠的情緒，在沐蘭的心上縹繞着。

在路上，迎頭遇到了劉財的媳婦，胖胖的身體，手裏提着粉條。另外一個小紙包，由於透出的油，才斷定裡面包的是肉。

「萬人迷！」沐蘭小聲的喊了。

劉財的媳婦一看是沐蘭，站在身旁笑着，兩隻手插在藍大衫的衣袋中。

「賤貨，往那去，我們墩肉，吃了沒有！」

「怎麼回事，教我看？」

沐蘭要檢察在報紙裡包的那塊肉，一面問是怎麼一回事。

劉財媳婦一味不叫她察看，對她解釋着：

「你大哥明天要回山東家去一趟，這是高升今天晚上給他送行，你若有了工夫，也到我們那去晒！」

「去！」沐蘭多情的眼睛，用嘴用力的說着，就不再搶奪了。

「走吧！一塊回去。」

「不！」木蘭轉身走了；「我到姐姐那有點事情。」

「回頭來啊！」劉財的媳婦，最後還向木蘭招呼着。木蘭回轉過頭來：

「就去！」

她在土牆角，一遲疑，便又很快的一閃，不整齊的土牆遮掩了她的身體。

木蘭到姐姐的窗外，聽不到絲毫動靜，便很快的走了進去，屋裡很黑，她用非常低弱的聲音：

「姐姐！」

這時有一條影子，在炕上動了一動。她走進了炕，才知道那躺在炕上的，就是姐姐。

「吃飯了麼？」

「我還不餓，你從家裏來嗎？」又寂寞了不久：「你坐呀。」

「姐姐，我是在坐着呢！」

「唉！我過的這是啥日子，我這日子可怎麼過呢？」

「他總也沒有回來嗎？」

瞎子知道，木蘭問的是屠戶。

「昨天晚上回來了，我和他要錢，後來她又走了。」

瞎子十分哀怨的，又低弱的哭起來！



「照這樣那行，我也不是一个全人，我若是有眼睛，我也可以下園子，種地，個人怎嗎不濟，也可以混一張嘴。這可好，這兩天對門還常給送東西來，今天晌午還送來一包燒麥。」

木蘭是驕傲的，甚至於連一句話都不肯讓人的，她對於自己的事情，非常執拗，對於別人的事情，常常是漠不關心，今晚她看見瞎姐姐的哀痛，竟使她意外的不安的說：

「我去找他，弄一個水落石出，到底是怎的。」

「不用找他，誰也不用！」嗚咽的：「我有這們一個妹妹，誰也不用，我也沒有媽媽，我也沒有兄弟，木蘭你放心我餓不死，有你活着，我就餓不死。」

兩個人的哭聲，微弱的在這沒有燈的屋中飄動着。窗外是死寂的沒有一點聲息，瞎子一味的哭泣，恍如大地震動起來了，竟向不可知的地方，沉落下去。

月亮又在窗上爬起一個角的時候。

「姐姐，我回去了！」

「回去吧！不要和媽媽提我。」瞎子摸着下了地，把木蘭送到了外屋地，扶着外屋的門。有輕微的風，吹過了頭髮，她摸着灼熱的額和頰，覺得自己是曾經病過一次似的。偶然站在門旁，感到了病愈似的輕快，再加木蘭最後說了一句：

「大月亮地，比屋裡亮的多啊！」

瞎子更覺得春夜的可愛，和春夜的寂寞了。她倚在門上好久沒有動。

風和草香，還有這小鎮上遙遠的犬吠，使她異常懷戀的不願意立時就把門關起來，再有就是她已經睡了一天。木蘭來了，帶來的悲哀，使她哭過後，感覺到輕鬆。

她忘掉了冷的襲擊，最後從她口中哼出了一隻小曲，這小曲低微而哀婉，在她唇上，一起一落的哼呀了好久。

宇宙更寂寞了，星斗滿天。

一個單純而不整齊的脚步聲音，遠遠的移動着，瞎子的敏銳的感覺，立刻停止了哼呀的小曲。

匆忙的脚步，像似帶來了恐怖，但是她並不駭怕，一片黑影，掠過了她的臉，一股惡臭的酒味，幾乎令人喘不上氣的籠罩了瞎子的嗅覺：

「誰？」瞎子的身體，並沒有躲避，祇是用輕微的聲音問着。

「是我——還有誰？」

從那舌頭不能轉動的聲音中，她依然辨別出來了是高升，立刻兩條鐵似的膀臂，抱住了她的肩。

瞎子和一隻綿羊似的，一點也沒掙扎，祇是說：

「幹什麼，有人看見。」

一張火熱的臉，貼在瞎子的臉上，這使她的心，在跳動了。

高升轉身關上了門，暗子的全身，發着輕微的抖顫，像一隻小鷄，被強而有力的猛鷲，輕輕的攙去了。

夜漸漸的深了。小鎮上的人們，都睡在這黑色的春夜中。

#### 四

高升的影子，常常在小舖裡出現，尤其是最近以來，季節漸漸的由春天轉變到夏天，他老早就穿了一身白市布褲褂，有時連那藍大衫也不穿，兩隻細長的袖子，和胸前一列密排的紐扣，他時常用這身衣服，在小舖裏對人們顯示着。

「看看！這是純棉，五年前，壓箱底的，若不然怎麼有這們好的東西。在從前那時候，才一毛八分錢一尺，現在，哼……。」

他總是眉飛色舞的，說呀，說呀的就把衣袖伸到別人眼前，來證實他是一個不撒慌的人。

在這邊莫有吹起夏風的時候，高升穿得像一隻白猿似的，在這小舖的黃昏走動。人們都羨慕，稱讚他能幹。別人買不到的東西，他總會想法子買得來，就是這鎮上唯一的小舖，還要託高升，從縣裡買油買煙呢。

小舖的駝背老太太，是很歡迎這個客人。高升每晚都要到小舖來，一個孤獨的喝一杯白酒。然後

用瘦長的衣袖，舐着幾個燒麥，或者是肉燒餅，便很快的回去睡覺。

在劉財還鄉的時候，曾對高升說過：

「我走之後，家裡的事，得全託你照管，我回來，多則半年，少則三五個月。」

因為這種關係，他每天早晨和晚上，時常到劉財家裡來，劉財的媳婦，總是很興奮的用甜津津的笑意，來迎接這個孤獨的人。

黃昏的小風，吹過初夏的曠野，四郊的菜田，爲這暗色籠罩之後，偶然有一聲犬吠，却會帶給人們一些虛驚的。

在這個季節，家駒是像在病中一樣的懶惰，他對於嬌憐漠不關心的態度，以及萬人迷對他遠離，煩厭，形成了他的閒散。

鎮上的人們，風言風語的，說家駒害了單思病，一個獨身的青年人，這樣閒散是很可惜的。

涼，一天比一天離他遠了，一個人的影子，帶着無限的誘惑，在他眼前轉動着。雖然季節已經到了初夏，他似乎把賣水糕的這件事情忘掉，每天黃昏的時候，幽靈般的坐在村尾的小廟旁，無言的一直等到夜深，才迎着初昇的月亮，走向小舖去。

小舖的黃昏後，是一個熱鬧的場所。

自衙門的人們，也都喜歡偷偷的跑來，有的藉火來吸煙，不會吸煙的，便坐在黑影中，偷看那些

閃動的笑臉。

「家駒」有一個扶著槍，坐在凳子上，一面喝着大碗茶水的自衛團員，向着頹廢的家駒說：「現在莊稼正在忙的時候，團裡的人總不夠，你就到團上來，一天賺三毛五毛的總比遊蕩強。」

「大叔，」家駒遲疑了一會，又接續說：「王大叔，我想作買賣，我叔叔走的時候……」

「就拉倒，你這們遊蕩，把人都得遊蕩壞了，聽說你最近又胡思亂想，一個青年的人……：」忽然在吵雜聲中，浮起了一陣笑聲，這時家駒的頰上，感到了火熱的燃燒，有人凌趣的說：「害單思啦！」

家駒站起身來，向說話的那個人羞澀的看了一眼。

「媽的，誰放的臭屁！」

家駒走開了，他怕有人再提出他躊躇的事情，他總是因為這種羞澀，便獨自一人，再走向村尾，一直到深夜，他才回到家裡去。

一個年青人，爲了羞愧慚，和浮在心頭上的一個女人的影子，使他無言的度着這悠長的夏日。尤其是在晌午，密密的羊鬍子草裡，發出呆懶的虫鳴，使他更覺得自己的世界太小了。偶爾小黃花在小風裡搖一搖他也覺得有一種悲悽。在他的頭上壓着。

在晚上的月亮下，世界像忽然變得廣闊了一些，家駒夜夜在園子裡，和一些卡子上的人們留連

慣了，離開那些人們，便感到無限的淒涼。

埋藏在心頭秘密，他不敢對人說，只有萬人迷和高升的事情，却像風似的在他耳旁動蕩起來。

「家駒，你今天還不回家去睡覺？」放卡子的人這樣問了。

「我不，就在這兒給你們做伴吧！」

「你將誰一個人在家，不是有點孤嗎？」

「誰管他！」家駒這樣回答了之後，緊接着又說：「你們看，牛郎星再走近織女星一寸，那就是

陰曆七月七了。」

於是有人又用低啞的聲音唱了。

「牛郎會織女喲！」

小奴家出嫁，

還沒有度佳期。」

遠近的虫聲，聯成了一片，一直等到露水從草上浮起來的時候，虫音才減衰了一些。這時候卡子窩棚裡，充滿了旱煙那種特有的滾滾氣息，聲音抑揚的從那破碎的紙牆外，可以聽得到：

「西南卡子的窩棚裡，前年出了這門一回事。都說沒神沒鬼。天下的事情是這樣，你信他有他就沒有，你信他沒有他就沒有。那也是夏天，東頭老萬——萬老頭磨一個人在那放卡子，大夏天，挺熱，

的，一個人誰也不願意躲在窩棚裡，他就一個人在外面踟躕。這時候有一個小偷，從老張家場院走出來，遠遠的看見他手裡提著半口袋糧食，幌幌悠悠的，塘裡還直搗鬼，就走進窩棚去了，老萬挺奇怪，圍著窩棚繞了幾圈，聽著裡面有兩個人說話，有一個人勸他……」

「勸誰呀……」有人插入了一句。

「勸那個小偷！」聲音又接下去：「勸他上吊，說是到陰曹地府，給他多少錢，不像在人世這嗎窮，後來又聽著那小偷的哭泣，以後就什麼也聽不見了，只有風吹窻戶紙的聲音。」

「老萬呢！」有人問了。

「你聽呀！老萬跑到了自衛團去報告，大夥還不信呢！後來，會合了一大幫人，燈籠火把的，一看，小偷已經吊死了，有半洋麵袋子苞米，還在炕上放着呢！」

這時候，有微弱的夜風，也同樣的吹著家駒，後窻紙沙沙的響着。

不久，夜帶給家駒的不是哀悲，而是眷戀的恐怖。

夏天很快的到了，家駒不再賣冰糕，夜夜提着一隻木棍，肩上繞着一條白色的袖標，鑽進卡子窩棚裡聽談鬼。

萬人迷和高升的事情，也和鬼們的事情一樣，很快的就流傳到這些爲寂寞的夜所佔領的窩棚了。

家駒想把這件事情告訴財，但是遙遠的時日啊！叔叔走的時候，不是說過嗎？

「回來的時候，在秋日，也許在春天。」

家駒自己想，叔叔不回來，便永遠不想再見嬌嬌的面，他十分悲傷的，在自衛團裡流浪着。

在一個月色昏的晚上，家駒並不算孤寂的，因為有一個淡淡的影子和一隻木棍陪伴着他，他是懷着探奇的心境，要到小舖買一盒紙煙，因為他夜夜沉浸在濃重的煙霧中，已經覺得煙是他的安慰者了，他想買一盒煙草之後，便回到卡子去。夏夜若是有一星烟火，和瀰漫在眼前的烟霧，這就是他靈魂所追求的友人。

在偶然一閃的火柴光亮之中，他看到了一個女人，從他的身邊走過，使他很快的感到，上午的陽光，照着那粉白的臉頰，和白茸茸的耳朵，一股濃烈的髮香，血潮浮上頭頂的感覺……這些忘不掉的事情，又佔領了他回憶。同時有對話的聲音，在家駒背後響了：

「那不是木蘭嗎？」女人的聲音：「往那去？」

「是我，張嬌，給我姐姐送飯去。」女人的回答，聲音漸漸的遠了，聲音漸漸的淡了。

家駒夢似的，不知爲什麼這樣快，便走進了小舖。

拿起了一盒紙煙，放下了又拿起另一盒，這陌生的東西竟使他不安起來，一直到開了封盒之後，他才看喝着酒的高升在招呼他。

「煙錢不用給了，算在我這兒吧，家駒，你也來喝兩口，總也沒有見你了，你嬌子前天還探聽



你，還以為你走了呢！」

家駒本想不理高升，把紙烟錢交給小舖的老太太，老太太不收。

「高二爺有話，說不讓留這邊就不敢留。」又一面慫恿着：「高二爺叫你，你怎麼不去呢？」

家駒終於走近了高升，並不會抬頭，兩支眼睛緊緊的放在紙煙的星火上。總着額眉，很痛苦的把一隻紙煙已經用口涎浸濕了五分之二。

「家駒你當了自衛團，是不是。」高升用血紅的眼睛，向家駒臂上的袖標看了一眼，就很關心的簡着：「住在那兒你不想回家去麼？」

「不！」家駒把口涎浸濕了的煙蒂，丟在了地上，用低重的聲音說。

這時家駒忽然又想到叔叔的家，已經被高升佔有了。自己像是一匹喪家犬，懷着仇恨的心，不停的跳，他祇是期待着叔父的歸來。

「你住在那兒？」高升又問了一句。

「窩棚裡！」家駒答。

高升從衣袋裡摸出一個發着白色亮光的小鑰匙。

「你到我那去睡吧！還沒有蚊子。」

家駒是被另外一種回憶慫恿着，拿起了高升房門的鑰匙便離開了小舖。

蚊蟲在嬰嬰的飛着。

夏夜沒有一點風。

## 五

家駒從小舖走向下子窩棚，一路上是沉在不可知的幻想中。沒有一個人，他並不覺得可怕，因為有一種力量，在支配着他，他放下木棍，坐在窩棚前面的一塊岩石上，下意識的點起了一隻紙煙，蚊蟲在他四週飛繞着。

家駒是不自覺的，望着無邊際的晴空，和閃爍的星光。

夜深了，還不見有人來，他開始不安，急躁，他想回去睡覺，高升的屋子，對面屋的女人，一串不聽話的胡思亂想，使他更加不安的在這靜寂地帶徘徊起來了。

第一次吸多了紙煙，頭昏沉，口腔也乾渴，在這裡再也守不下去了，於是在大聲吼叫裡走進了圈子，對圈子上的人們說，一會還要來。便一直走向那圍着梳篋籬笆而沒有院門的院子。

夜更深了，他的心跳了。跳動的聲音自己都會聽到的。輕輕的敲了幾下門，這輕弱的聲音裡，加雜了女人熟睡的呼吸，還有家駒那粗重的喘息。

他簡直是要昏迷了，他忘了自己。

他又敲了，這次聲音加重了一些，按着跳動的心慢慢的期待着。

先是房門響了，最後外屋門才閃開。

一股女人的汗味混着粉香，撲進了家駒的嗅覺。雖然鼓着勇氣竟不敢多看一眼，他很清楚的知道，她是一個失掉了視覺的女人。家駒駭怕，她會聽到自己心房跳動的聲音。在一遲疑的刹那，她已經又回到房中去了。家駒轉身來把滿天的月色關在了門外。故意使它很響的，打開了高汗的房門。

屋裡像牢籠似的，給他預備了急躁，悶熱，使他的情緒浮沉不定。

他終於點起了一盞小的油燈。

牆上有一幅美人圖，誘惑的微笑著。

家駒呆癡的望着燈，像似得了熱病似的，頭上浮出了一層汗水，他想把窗戶推開，可是竟把那未吸完的紙煙拿了出來，用笨重的手姿，燃着了那半截煙蒂。

敲門的聲音，使他慌忙的把煙丟在地上：

「是誰？」微弱的聲音，幾乎使人聽不到。

「是我！」門外是女人的聲音：「高叔叔還沒有睡嗎？我想借火抽一袋煙。」

家駒開了門，比方才還要濃重的脂粉香，使他蕩然了：

「不是二叔，是我。」

「噢！原來是家駒呀！我開了一回門，還不知道是誰呢。」

家駒這時候，藉着這不十分明亮的臘油燈，才食婪的一連看了她好幾眼，紅色的上衣，緊緊的包着兩個肉感的乳房，白眼仁祇向上翻了一次，便又十分沉靜的閉上了，百合似的眼皮，毛茸茸的美麗。

家駒一想到「燈下看美人」這句話，便又繼續而貪婪的走近了她不停的看她。

「把火遞給我。」她命令的：「怎麼屋裡有一股煙味。」

「我方才抽了兩口煙，開的屋裡煙氣騰騰。」家駒擦着了一根火柴：「來，我替你點着。」

家駒又利用火柴的光亮很動情的注視着暗子的臉：

「老大爺睡了嗎？」探問的。

「你問那老不死的冤家嗎？」她摸着坐在炕沿上，使用嗜狼力的吸起她的旱煙袋：「又七八天沒有回來了，不知躲在那去賭，我常想老天爺不叫他一跤跌死，免得我跟他受罪……」

不停的要談下去，忽然話鋒又改變了：

「喂！家駒，你知道你高仁叔，近來常往那去？怎麼一連這些日子沒有回家。」

家駒像是受的冷箭一匹小獸，狼狽的臉上又呈現出紅潮。

「啊！我……我不知道。」

聰明的瞎子，從這顫抖而失常的音調中，發現了新的疑雲，用十分平穩的聲調又問：

「你不能不知道，家駒，你說呀，你說，怕什麼呀，我不過是閒探聽，我們是閒扯，家駒你說！」

「我不知道！」家駒這次的聲音，是穩而有力。

「不知道？」反問的「你那能不知道呢？你們不是常在一起麼？這些日子，你總也沒來，他也沒回家，你那能不知道呢？」

「自從叔叔走後，我就總也沒有見高——總也沒有見着他。」家駒說。

「提起你的叔叔來，我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情來，唉！算了罷！」又像是自言自語的：「狗怎麼一個勁的咬呢？」

家駒被逼的不安起來，他並不是要爲高升保守秘密，只是關於嬌嬌的事情，使他不能開口。

不安竟使他忘掉了瞎子的美麗。雖然是失掉眼睛的人，却使家駒坐立不安，用手抹擦着額上的汗液。當他一提到狗咬的時候，又使他脊椎神經打了一個冷戰。

狗吠聲遠近連成了一片，震搖着這個大鎮，使人們落在恐怖裡。

家駒的視線，離開了瞎子的紅衣，忽然聽到大聲漸漸的接近了，使他站起身來，在地上走了兩

步。

「家駒，怎麼一會事？」他問：「你聽狗咬的多們兒。」

「有什麼動靜？」家駒又停住。

「有什麼動靜，你也不要去。」瞎子這時候已經感覺家駒的呼吸，吹動着他的頭髮，她知道家駒距離她很近了。

「我——」家駒不安的。

「你不要走！」她命令的。

兩個人的心，都在爲這不可知的恐怖戰慄着。狗吠的聲音，一直波到院裡的時候，瞎子機敏的才跑了出去：

「天打五雷轟的老冤家。狗怎麼不咬死你。」

家駒知道是老屠夫回來了，無限的恐怖，換來了無限的悵惘，他悄悄的掩上了自己的房門，瞎子這時兇暴的衝出去站在外屋門後，苦着屠夫在急躁的打門。

由於那不安的聲音，恐怖却不難從她身上退掉。夜深的時候，屠夫突然歸來，是不是在偵察自己。

家駒也同樣爲這種恐怖所驚懼着，他很快的熄滅了油燈把臉和眼貼在門上，向外偷偷的看着。

瞎子拉開了門，月光正亮，看見屠夫的肩背着血淋淋的一個東西，這使家駒的眼睛，立刻縮轉回去。

「什麼東西？」屠夫一轉身，血淋淋的漿液，擦在了她的臉上，使她驚駭的：「弄了人家一臉。」  
老屠夫沒有回答，就背着那血淋淋的東西，走到屋裡去了。

天還沒有亮。

家駒因為過度的悵惘，和心神的不安，在高升的炕上，翻來復去的睡不沉穩，遠處和近處忽然響鬧起來的狗聲……

隱隱裡，他不知爲什麼又聽到對門屋裡的爭吵，最初是微弱的，後來瞎子的聲音，竟高拔而哭喊起來了：

「你，你，三更半夜的！想要怎的？要怎的！」哭泣着：「十天八天不回家，誰家的窩凶不冒煙，我也不是喝西北風長大的。」

男人雖然用低弱的聲音安慰着，所以女人的哭喊，竟像似荒草遇到了野火。更無情而熾烈起來：

「滾，你滾，沒有你，你看我會不會餓死。從今以後，你把你，我是我！」

天將亮的時候，小鎮西方的土道上，遠遠的聽到大車的聲音，和鷄的啼鳴，家駒知道是天亮了。

可是時間似乎是故意緩慢，窗紙是久遠的發着灰白色。

開門的聲音伴着一個老年人的咳嗽，從灰白色的窗紙外滑過去，家駒却很覺得是很難過的，聽到他那沉重的脚步声。

早晨，家駒忽然想回家中去吃早飯，瞎子強制的：

「我留你吃早飯，你爲什麼還要走？」

「我還要到自衛團上去看看。」家駒說。

「快去快回來。」瞎子在外屋開始在作早飯。

「今天早晨，咱們吃燉肉。」

家駒忽然想起，昨夜老屠夫歸來的時候，肩上抗的那一大塊血淋淋的東西。

「誰家殺的豬？……多少錢一斤買的肉？」

「誰知道！」瞎子答：「老東西，昨天夜裡肩回來的，也不知是偷的，是撿的，他可是說是贖來的，四個人騙了一口豬，立時就分了。」

太陽從地平線跳起來了。

家駒爲了這不可抑制的慾望，並沒有到自衛團去，便拿着一個空汽水瓶子，到小舖去買酒。

雖然時間還很早，在小舖門前出於意料之外的遇到了高升，還有幾個賭徒。高升正在用低啞的喉



囉，講萬人迷的炕燒的怎樣熱，屋子是怎樣舒服，又嘖嘖的喊：

「炕若是不熱，我嗓子能噁得這樣！」

高升一轉身，看見了家駒。

「家駒，他們早來給誰買東西？」高升已經看見家駒手裡拿的那個空汽水瓶子。

「打點酒。」家駒說：「預備晚上在卡子窩棚裡喝的！」

「家裡今天晚有局，你不到那幫你嬌子一個忙？」

「卡子那邊誰不開人！」家駒一轉身便走進了小舖。高升也一步跟了進去：

「你還能白幫嗎？怎麼一宿還不弄個塊八角的，這年頭幹啥去？」

家駒無言的，拿起來裝了半瓶白酒的汽水瓶子，匆忙的走了。他是懷着自己的心事。

榆樹枝現着蒼老的姿態，在路旁擺動着。家駒的精神，像是浮在雲裡似的，飄搖不定的，因為重大的希望，和燃燒的熱情，在壓迫着他，使他像是居住在另一個世界似的，看着那路旁的榆樹，也在太陽裡含着微笑，不停的擺動着。

有人喊了他兩三聲，他不曾聽到。一條巨大而有力的肩膀，從身上衝來的時候，幾乎將他手裡拿的酒瓶衝落在地上，他才驚訝的半轉了身。

「家駒，叫你半天，你怎麼不答應？」

家駒看出是自衛團的小變頂，立刻回答：

「你多時叫過我，我沒有聽着。」

「我問你。」小變頂用手觸在了家駒的肩：「你昨天夜裡上那去了？你知道，老張家丟豬是怎麼回事？」

「不知道，那個老張家？」

「團裡的人都說你昨晚沒有在卡子，二禿子還瞪着眼睛說他在卡子上看見了你。卡子上若是有入，老張家的豬叫人偷去，那能聽不着點信呢？再說，到老張家的豬圈，非得經過卡子不可。這準不能是外屯的人。依我猜，昨晚卡子上一定是沒有人。」

小變頂說了一大堆，還不放家駒走，家駒懶快快的：

「你給我掛一個號，我有病。」

「快說，怎麼事，什麼病？」小變頂急忙的問。

「深更半夜的放卡子，一不加小心，肚腸子遭了風，準是風……」

「你拿的是——」

「酒！」家駒搖着說，壓壓風。

小變頂放了家駒。兩條影子在老榆樹旁的土道上，悄悄的分開了。不知道是誰家的紅羽公雞，飛

上了低短的土牆；伸長了頸腔，高高的叫了一聲。

家駒回來的時候，瞎子正在燻肉，一隻小花貓，追着瞎子的腳後跟，不住的咪咪的叫着，瞎子一聽到腳步聲，就停止了工作問：

「家駒！是你回來了麼？」

「是我！」

「怎麼去了這們半天？」

「小雙頂告訴我，說是昨夜晚卡子上出了事。」

「出了甚麼事？」他手裡拿的一隻筷子，落在了小貓的頭上，小貓驚懼的跳開她。

「還不是些偷偷摸摸的，算得了什麼。」家駒一面說着便俯下身去拾那一隻筷子。這時候瞎子也俯下身去摸那隻從手上落下去的筷子。

手和手接觸的時候，家駒知道自己的心又跳動了

猪肉的香味，暖融融的流蕩着。

## 六

是黃昏時候了。

家駒醉沉沉的，覺得身上近於熱燥的溫暖，這還是上午燉肉，遺留給土炕中的熱度，現在依然沒有從他身上消失，他知道時間已經晚了，但是甜津津的回憶與幸福，却還在陶醉着他。

家駒被瞎子扶在炕上的時候，却還是晌午，太陽正豔麗的時候。家駒醉得人事不醒，喫得嘴角流油。假如瞎子能看得見，他該知道青年的家駒那時候該是怎樣的幸福。他遇到了這樣飲食，該是多們滿足的享受。

瞎子祇能扶着他火炙似的頭，按放在自己的繡花枕上，漸漸的聽到他沉雷似的呼吸聲。她在這沉重的呼吸聲裏，很高興的收拾着食具。

她有一顆雄躍的心，和火熾的慾念！不願意被一個老人降服，而願意俘虜一個青年的靈魂。

門外有太陽，有風。她知道今天的太陽和風，和往昔完全不一樣了，他不知道太陽和風究竟是怎樣改變的。

有一個很快的曲子，從她嚙裏流出來，祇是分不出音節。這個曲子像似幫助了她的工作，很快的又整理了屋裡一些零亂的東西。當她預感家駒應該醒來的時候，木蘭來了。

「姐姐，還沒有吃飯吧！」木蘭走進來，一眼看到炕上睡着一個人，立刻把聲音放低了：「我來給你送饅頭來了。」

「我喫完了。」瞎子接過來木蘭遞給她的一大手巾饅頭。

「姐姐，睡覺的是誰？」沐蘭的聲音低了，她把嘴伸到了瞎子的耳傍，聞到她從頭髮裏散出花似的清香氣。

「別吵他！是老劉家的你大哥，喝醉了。」瞎子又多加了一句：「一會醒了，還要到卡子去接班呢！」

天漸漸的晚了，太陽似落未落的時節，她們的談話，依然在繼續着。

「沐蘭，你還喫點不？鍋裡還有肉呢！」瞎子說。

「我吃，讓我自己去弄。」沐蘭走出去了：「姐姐從那兒弄來的肉？」

「還不是多虧你劉家大哥心腸好，知道我吃不下去飯，又買魚，又買肉的。」  
家駒就是在這時候，才轉醒過來而覺得身下的炕，發着近於熱的溫暖。

「對我心腸這們好，我怎麼不掛記他。」瞎子自言自語的。

「姐姐，你也吃。」沐蘭把一雙筷子放到瞎子手裡。

「我先不吃，你吃吧，吃完了就回去。」瞎子把筷子又放下：「不然媽媽又要到各地方去找你了。」沐蘭咬着饅頭，一面吃着肉：

「這肉真好吃，姐姐，明天我還給你送饅頭來，你還給我留着燉肉。」

瞎子沒有回答她，搖了一下家駒的腿：

「家駒，還不醒一醒嗎？你看，天都黑了。」

家駒抬起頭來，一眼看着木蘭，麗是一個很清秀的輪廓並不十分顯明，便坐起來呆呆的向木蘭望着。

木蘭也向她看了一眼。

於是瞎子督促着，他又吃了一次晚飯，並且是木蘭提議明天她給姐姐送饅頭來，還要求家駒請她吃豬肉。

家駒很勇敢的說：

「來吧，明天早點來，我們燉好肉等着你。」

木蘭吃完了晚飯，懷着無限的歡欣，高興的從瞎子家回去之後，天已經黑了。

家駒這次是睡在了涼炕上，高升的屋子是比較清爽些，半夜過去了，家駒和瞎子還不會睡，羣犬的狂吠，又攪得家駒不安起來：

「今晚又沒有去，也不知道給我掛號了沒有？」家駒自語的；「偏巧這兩天，總出事。」

「昨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瞎子把放在他胸膛上的手動了一動。

「聽小雙頂說，卡子門裡老張家，昨夜晚丟了兩口豬，真也怪事。」停了一會，他又說：「媽的！這若是圍上糾查起來，我還得擔罪。」

家駒沉重的嘆了一口氣。放在他腳膝的那隻手，最初鬆鬆的，後來又突然緊起來，漸漸的又鬆下去。

屋裏的空氣很沉靜，遠處的大聲，却更加狂亂了。

「你天一亮就到團上去報告，老張家的豬，就咬老屠夫偷的。」

「那——」

家駒一遲疑，感到橫在胸膛的那軟綿綿胳膊又突然緊起來：

「你不去？我叫你去，你就去。」

「……」家駒無言，瞎子又追了一句：

「你不去？你不去我去！」

家駒的心又虛弱的跳動了，這時院門外的狗聲，像是急驟的冰雹，落在人羣似的。

「你聽！」家駒驚起來，從瞎子身旁，舉起了頭。

「聽什麼？無論多時，狗總是這樣的。」她又說：「你天一亮就去，你就照我的話說。」

幾隻狗，像是追一隻野獸似的，撲落在院子裡，突然，外屋門，要被推裂一般的搖震：

「開門，開門！」

從那打門的聲音裡，透過來焦急，驚恐。瞎子急忙滾起來，她是很驚慌的摸索着她的衣服，一面

把嘴巴伸在家駒的肩上，小聲的：「收拾好了，你再答應！」

顯然她的聲音是有些顫了，呼吸也有些失常。

瞎子逃到她自己的屋子去了之後，家駒用略微高一點的聲音問：

「是誰？」

這聲音從那簾簿的紙窗，傳到屋外去之後，那焦急而驚恐的聲音，突然貼近了紙窗：

「家駒，快開門，是你二叔，是我，是你高二叔回來了。」

那驚恐的聲音，一面斥叱着群狗的狂吠。

家駒開了門，高升鬼影一般的走進來，因為他過度的不注意，室內很濃烈的脂粉氣味，他竟毫無察覺的把頭埋在炕上，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二叔，三更半夜，回來作什麼？」家駒問。

「怎麼累得這個樣子？」又說

「唉！」依舊又把嘆完了的那口氣，長長的繼續下去：「不會想到，這幫人就這麼不開面，好好的局，就給攪的亂七八糟，邇來的人，給抓的七零八散。」

高升不會提到他自己，是從窗戶跳出來，又從菜園子爬出來的。

「那嗎，別人都抓去了嗎？」家駒問。



「誰知道呀！」他又說：「一進門就像虎似的，進門就抓，見人就幫，誰還敢在那等着看熱鬧？」

立刻，在家駒眼前，出現了一幅，動亂，掙扎，逃散的影子。關於嬌嬌的事情，他不會問，祇是那少婦的影子，在他腦中不停的搖動起來了。

「你明天回家去看看吧！」高升又發出了低調的語音。

家駒不回答，一排鋼硬的牙齒，咬着下唇，並不能立刻睡去。

第二天早晨，高升翻了一個身，又悄悄的催促着：

「你還是去回家看看吧！」他像死屍一樣的睡了。家駒悄悄的走出了房門，又轉過身去將房門輕輕的帶好，在這沒有看見太陽的早晨，院子裡已經有了人聲，他看見對面屋瞎子的房門，鬆散的是沒有關緊，他悄悄的把門用拭探的手，輕輕的推開。

好久之後，他又輕輕的把門拉關，很快的到自衛團去報告。

關於偷張家豬的事情，大家都說是屠夫。

## 七

屠夫很快的失蹤了。這小鎮上並不寂寞，家駒時常買豬肉，送到瞎子那裡去。也許因為這種原

因，木蘭到姐姐家裏來的次數，漸漸的加多。留戀的時間，也比較久長。

家駒用他所有的，完全買了豬肉。豬肉之外，要求他買水菓，也是由木蘭提議，家駒對於這些要求，並不覺得這對於一個青年的浮浪者，牛一樣苛薄的虐待。木蘭竟在家駒那忠實面孔前，半玩笑的似小情人的妹妹自居了。

瞎子覺察了一件事情：就是三個人在屋裡的時候，從靜靜的沉默中，木蘭竟會突發出淫蕩的笑聲來，這使瞎子非常注意，但是她總也沒有干涉過她，也沒有對家駒表示不滿。

天一黑的時候，木蘭就要回家去歸宿。家駒近來差不多每天都在自衛團過夜，卡子上的風聲加緊，巡邏班一步也不放鬆。一夜追查七八遍，家駒近來身體又不好，心情又亂，一個新學會了吸香煙的青年人，一夜竟能抽兩三盒了。一直到天亮的時候，才得睡下，但是他的思潮竟像海浪似的湧動着，悠悠忽忽的騎一會，便很快的跑到瞎子那兒去，常常的那兒遇到木蘭，假如沒有木蘭在這裏，也許這個青年人會感到寂寞呢！

自從那次抓賭之後，高升便總回到自己房裡來宿，家駒總也未會得機會，他也不敢就明目張胆的宿在瞎子的房裡。當然是他不知道老屠夫是不是逃走了，假如他在半夜裡回來呢。還有，高升住在對面屋，若是遇到了那該是——

他祇有等待高升的屋子，這是他唯一的機會。不過這機會竟逃避着家駒，一直延長了許久不會和

他相見。

在每天午間，他帶着疲倦的眼睛來會瞎子的時候，一進外屋門，總是把第一條視線射在高升的門上，每天在那板門上，不會變換的是掛着一個鐵鎖，一直到黃昏時，當他要去到卡子門植班的時候，那鐵鎖依然在門上吊着。

有一天，萬人迷來找高升，高升的門上的鐵鎖，並不知道她是主人最親愛的人，仍舊是鏽了一般的吊着，萬人迷在瞎子屋子遇見了家駒。

「你這孩子，怎麼一個多月不回家，想得我各地方找你也找不到！」她用不斷的聲音，一氣又接了下去：「自從你叔叔走後，你就不回家了，知道你的，沒有什麼說的，不知道你的，還以為當瞎娘的把你趕出來的。」

家駒無言的，頭像滲了銹汁，又沉重，又昏，她的聲音越來越亮，一時又不會停止。瞎子急得一味用別的話牽引，可是萬人迷故意不理：

「你想一想，你叔叔回來，準瞞怨我，這個罪名，叫我怎麼担得起？」

家駒連眼都不抬，一種無名羞愧，襲擊了他，他不能忍受的走了出去。院門外不遠，碧綠的菜園，在斜輝照耀裡，他忽然想到叔叔還沒有回來。

叔叔回來之後……嬌娘是多麼對不起叔叔，結果……；他一面想着，慢慢的走近了菜園，這時

有冰冷的虛汗，從他脊背上滲出來，呼吸也不均衡。

是一個大病將癒的人還是一個將要病的人呢？他迷戀在不能自拔的苦境裡。

.....

在那天的黃昏，家駒還在草地裡一面吸煙一面出虛汗，他從痛苦中不曾掙脫出來，同時又陷在幻想裡。

爲了使歸來的叔叔，重新在這小鎮的人前，抬起頭來，祇有用自己的手，先殺了高升，然後再殺嬌娘，不然，在深夜，闖回家去，把他們兩個人頭，一同用斧子砍掉。一隻黑色的螞蟥，爬到了家駒的腿上，他下意識把牠捉到手裡，重重的丟在地上，然後從草地上坐起來，拽着他冗長的影子到自衛團去了。

一連兩天，家駒是爲痛苦所磨練，不會到瞎子那裡去。深夜的時候，他是一面吸着煙，一面想着復仇的事情。但是當他一想到心跳的地方，有一個女人的影子，濃重的會把他的想念很快的遮隱了。

就在這時節，又發生了一件事情：

萬人迷悄悄的來找高升，高升還沒有回來，他那輕巧的動作，使瞎子誤爲兩天沒有來的家駒了，所以從屋子飄出來這樣的聲音：

「家駒，你：：：：。」話沒有說出來，便停下了。

萬人逆便很緩聲的走進了瞎子的房門，一看屋子裏顯出異樣的空寂，用不安靜的口吻說：

「怎麼、家駒聽見我來，還躲啦？」

瞎子認這爲句話是有意的污辱，於是在兩個女人之間，發生了一件爭吵，結果萬人迷用鋒利的毒詞，一面罵着一面躲開。

瞎子爲了這件事情哭了好久，她十分痛心的在盼望着家駒。

輕巧而熟稔的足步，從窗前走過去，又聽那微弱的敲門聲，她知道是家駒來了。

「誰？」她問。

「我！」微弱的聲音。

「家駒嗎？」她低聲的問，便走出房門。

「哼！」微弱的響音。

門開了，高升吐出來的酒氣，使她更熟稔的以爲是家駒了：

「你看你，兩天不着邊，是誰得罪了你！」她用低怨的音調訴說着：「又喝得這個樣子。」這熱烈的語音，却像冷水似的澆入了高升的神經，使他的唇，不住的：

「撲——撲——」噴着空氣，似泥醉的姿態，傾斜着肩撲到自己的房門，開了鎖，便走進去了。

很像是脫了拋物線軌道的碎瓦，投入古潭之後，便沒有一點聲息。瞎子然的站了一會，便輕輕關

了門，失望和領喪交織在她胸前，雖然過去不久的聲音，仍然是在告訴她家駒回來了，但是事實又反駁這虛幻的聲音。

她並不真的相信是高升回來了。

「醉了的人，是需要什麼呢？」同時他也不能解答這個問題，她祇是不安着。

高升爲這突然的事情，使他不曾安眠，一個退了色的舊夢，又走近了他，擾亂了他的心。第二天早晨，太陽還沒有出來，祇有從地平線下，騰躍起來的，那霧沉沉的光輝，在東方顯示着夏日的烈日，還深深的埋在地平線下。

黑色的暗霧，還不曾從這小鎮的四圍撤退，使廣曠的田野，沉在了朦朧裡。

瞎子的身體，陷入了無法解救的不安中，皮膚像是接觸青麥的鋒芒，使她在炕上翻轉着。遠遠和近鄰的鷓鴣，很寂寞的在她耳中消失了。

夜霧是漸漸的退着，曙色已經走來了。

瞎子鼓起了勇氣，披着衣服拍高升的門，但是門竟沒有關閉，瞎子扶着門框走了進來：

「是誰？」高升很清醒的問。

「我呀！」瞎子回答。

沉默了一會，高升覺得暖落落的呼吸，還有並不十分沉重的女人粉油氣，吸動了自己的血液，在

身體裡很活潑的流動起來了。

這個舊夢，對於高升，像是忘掉一件不重要的東西，忽又拾得一樣，祇是爲了不能使她太失望，用一種同情的心境，溫習了他過去的舊夢。

黎明時候，家駒幽靈般的，拖着兩條笨重的腿，用手一面揉着因爲缺乏睡眠而交織紅絲的眼睛。就想在這黑霧迷朦的早晨，來尋找一個安息的地方。

輕輕的敲了瞎子的窗戶，並沒有一些聲音。後來他不知爲什麼緣故，又悄悄的把腳步移在高升的窗前。

這時候幾乎使他抑止不住急迫的呼吸而忍耐着聽到了：

「她不知聽了誰的謠言，說是我迷上了她們家的家駒，你是知道的，家駒是因爲你才到我們這兒來的。不會想，她到我屋來找家駒，還說些不三不四的，真把我氣得發昏，下晌木蘭來了，我還以爲是家駒呢？方才你來的時候，我又以爲是家駒呢！我恨不一時找到他，和他講一講，這像一個什麼嬌娘，叫他回家去教管教管，自己不三不四，還要給別人造謠言……」瞎子的聲音很昂奮，並不均衡，時而高，時而低，但是男人的聲音，低啞得使家駒聽不清楚。

家駒猜想着昨天有什麼爭吵，在這裡發生過了。他恐怕自己的呼吸，會吹動窗紙，又恐怕自己的影子，會被朦朧的光輝映上紙窗，所以把肩緊緊的靠在了土牆，把左耳盡力的伸向窗台。

「那們今後告訴隊，叫他少到這院來！」那嘶啞的低音階，又繼續下去：「既然她孀娘猜疑他，外面又風言風語的……」

「是有人造什麼謠言吧！」瞎子的聲音有些不安：「怪不得那個瘋老婆像是捉到了姦似的大驚小怪。」

「還有，聽說大哥攤了一點嫌疑？」

「可不是怎的，我正爲這件事情想託你給辦一辦呢？就是總也不回來，一連盼了你五六天，比盼星星，盼月亮都着急。」

「聽說昨天他解到縣裡去了。」

「……」沉默了一刻。雖然聽到有身體動的聲音，但是猜不出怎樣的移動。

夜霧漸漸的清了，隊駒不得不在未完的聲音中走開。

這個青年人依舊是拖着他沉重的步伐，肩上很明顯的印着一塊牆上的土粉，心像是丟在鍋裡烹煎一樣，走到了自衛團。死快快的輪在炕上，勉強閉了眼睛，心不住的跳。

怒潮的熱血，在血管裡沸騰了……

先把高升殺掉……：這個吸人血液的臭蟲……：把孀娘和高升一同殺掉，用他們血……：洗  
擦叔叔的恥辱……：瞎子……：把她害屠夫的事情向自衛團自首，告訴高升……：告訴所有



的人們……都知道了……這是一些什麼事情，還有自己……自己……  
斷了線的紙鳶一般。

天空的急風，吹走了一片雲，又帶來了一片雲。

家駒感覺到，自己是睡在了蒸籠中，一連嘆了幾口氣。有一條手，扶在他的頭上，同時，有很熱的，嘶啞的聲音呼喚他：

「還睡嗎？」高升搖着家駒的頭：「醒了吧！」

家駒很快的睜開眼，一看是高升，滾身就下炕，突然敏感到扶搖自己頭的那隻手，在不久以前，是撫摸過自己情人的肌膚的。

家駒很快的又把頭低下。低低的，像是灌入了大重的錫汁。

高升只是簡單的告訴了他，今後夜裡休班的時候，還是要回家去歸宿。免得孀娘掛念。

家駒很費力氣的，答了一聲。

「是——」

秋風吹落了榆樹的葉子，季節已經是深秋了，早晨昏沉沉的太陽，傍晚灰朦朧的夜色，給旅人增加了無限的哀愁。

劉財懷着熱烈的希望，投向三千里外的故鄉，結果是受盡了嘲諷，典完了家產，像是被羆狼戰敗的野狗，一路上是溫習着他的創傷。

當他看見荒草，聽到了秋風，他完全把懷念了很久的故鄉忘掉。

春去秋來，雖然是很短的時間，但是大地竟轉變了它的顏色。到縣城的時候，劉財站在一個皮匠的身旁，一面問年成，一面等着那隻修理的布鞋。

距離家僅僅二十幾里旱路了，把鞋修理好了，再用不了三個時辰，就可以趕到家了。

「年頭怎麼樣？」劉財問。

「不壞，就是缺一點雨。」皮匠答：「不然，準能收十成。你是從那來的？」

「我是×鎮的，回家去了一趟。」

「去了幾年？」

「春天去的，那時地裡小苗才一尺多高。」

「……………」

老屠戶，受了傷的狗熊一般，帶着陰森的影子，也來在那皮匠的攤子前面。那天是因爲偷豬被拘留三個月釋放出來的第二天。竟在街頭遇到了修理鞋的劉財。

劉財把老屠夫拉到一家小飯舖，叫了兩小壺酒和一盤炒菜，無非是想探問一點小鎮上的消息，和家裡的事情。

一坐下之後，老屠戶便唉聲嘆氣的訴說起自己的不幸：怎樣賭博，怎樣輸得連家都不顧了，後來，在一天夜裡，竟幸運的贏了幾千斤豬肉，第二天聽說張家丟了豬，後來不知怎樣的就被押到縣裡來了。

劉財問他還回不回鎮上去，最初他是搖了搖那蓬鬆的頭髮，後來他又說：

「我們一塊回去吧！」

劉財又問他關於鎮上的事情，他雖然才和那裡隔絕三個月，但是竟像沒有記憶一般，什麼也不知道。

老屠夫黃的的眼睛，發着呆冷光輝，臉色像是陳子皮黃裡透青，吃了一點酒，手便不停的顫抖起來。劉財是猜想不到他是會受過了什麼痛苦。劉財對於家裡的事情，也沒有開口。

太陽才偏西，草原上兩個旅人，土路是不平坦的；但是遙在遠處，還可以看到大軍的輾影，在空

中搖動着。

老屠夫走得很慢，劉財總是故意把脚步放快一些，因為心裡掛念着家裡的事情，所以把故意緩慢，也時常忘掉。當這種下意识忽然覺醒的時候，轉過頭來一看老屠夫，已經被拋在了遠遠的身後。

老屠夫是用同一的緩慢脚步，在這長的旅途上移動着。漸漸的又走近了劉財，劉財迎着夕陽，對他笑了一笑：

「走累了罷！是不是總也沒有走了。」

「將近一年多了。」老屠夫用手掌，擦着由鬢上的長髮中流滲出來的汗液。這時候劉財把他讓到前面，低聲的問了一句：

「鎮上的高升，現在還常到縣城裡來嗎？」

經過了好久，老屠夫才用顫抖的唇說：

「別提他，那不是一個好人！」

劉財從側面看他那更黃了的顏色，沉重的聲音中，像是窩藏了大的風雨，劉財一點也不明白這到底是為了什麼緣故，於是他又問家駒了。

「家駒呢？你離開鎮上的時候，他還作買賣呢嗎？」

「那東西！」沉默了一刻：「他也當上自衛團了！」

劉財不停的猜想着，竟想不出裏面究竟變成了什麼樣。

「鎮上沒有什麼變動？」劉財又訂問了一句：「一直到被你押到縣城裡的時候？」

老屠夫並沒有回答，臉上也沒有表情。

又走了半里地，老屠夫突然的說：

「不用問，鎮上的人，好的一天比一天少。」

「喝酒磨錢嘍！」劉財無意的接了一句。

「年青的人們都瘋啦！」老屠夫的聲音忽又變低，像沉雷似的被秋風送到了劉財的耳朵裏：「竟

想花花道！」

劉財也不十分了解花花道是什麼意思。胡思亂想到。也許是家駒和誰家的姑娘拉扯上了？不然就是年青的婦人，挖苦了她的丈夫……：

從遠遠的路上，就望到了，小鎮上黃土建築物和久經風雨，已經變成灰色的琉璃瓦，死滅以的伏在了廣闊的草原中。

劉財的心房，不停的騷動，雖然想用別的談話，來遮隱心血的不安，但是又不願意開口，一直走上了鎮裡的土道，劉財對老屠夫說：

「到我家去吃點飯？」

「不。」老屋夫頭也不轉動，依然是沒有表情：「我也到家裏去看看！」

一直到土牆的拐角處，他們也不會再多說一句話，就悄然的分開了。

劉財又回到了他的家，深深的感到了這次還鄉的疲倦，萬人逃接待着她這久別歸來的丈夫，她看到了劉財，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使她的心，連串的跳動起來，想都不敢想，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劉財吃完了飯，也沒有看見家駒回來，雖然他察覺到，家裏的氣味，完全不是幾個月以前的樣子了，但是，他又想到，這一定自己離家太久了，所以才覺得家裏和以前是不相同了。

「家駒，他天天回來嗎？」劉財問。

這句話使萬人迷的神經突然感覺到大的顫動，當她抬起眼睛，看到那表情並沒有變化的劉財，於是才十分放心的：

「自從當上自衛團員，夜夜放卡子，回家吃飯睡覺的時候都不準了。」又加了一句：「那有從前好，在家吃，在家睡。」

「今天能回來不？」劉財動了動沉重的眼皮，看見天色已經晚了，那盆海棠花，已經枯死在窗台上的花盆裏了。

「沒有一定罷！」聲音小得幾乎使劉財聽不清楚。

「你去找他一趟！」劉財也用微弱的聲音對妻說，然後又加了一句理由：「我回來了，想看看他。」

她沒有立刻說是去，還是不去，祇是手足不寧靜的，收拾着東西，然後又點上了油燈，火柴燒了她的。這時，她才把聲音提高了一些說：

「你也不是不知道，你也應該到外面去走一走，那有一坐在炕上就不願意動地方的？」不能停止似的暴言，劉財又看到了妻那潑刺的性情。

劉財移動了一下，覺到腿上有了一些酸軟：

「真有些不行了，走二三十里地，腿就有些發酸。」

她並沒有回答他，也沒有爲他去找家駒。劉財相信明天早晨家駒一定會回來的。

於是平安的度過了一夜。

第二天的早晨，家駒沒有來，代替家駒來的，是高升。進屋的時候，劉財正在洗臉。

「今天早起到的嗎？」高升冒然的問，兩隻眼睛，發着冰冷的光輝，不停的看着萬人迷。

「昨天晚上回來的。」

高升聽到這樣的回答，眼睛的光輝，突然變成懷恨一般的逼視着屋裏所有的一切。

劉財一面擦着臉，一面用感激的情緒，來接高升，但是竟說不出一句話來。

高升的冷淡，在劉財的熱情中，再也停留不下去，便悄然的走了，好久之後萬人迷也沒有到屋裏來，當劉財走出去的時候，她正垂着頭，面向着早晨的太陽，不作什麼，也不想什麼的站着，風吹動着她鬢旁的頭髮。

「家駒怎麼沒有回來？」

這聲音飄過來的時候，她才輕輕的抬起了頭，用手去梳落在耳旁的一縷鬢髮，臉上敷滿了早晨的陽光，眼睛裏滾動着淚珠。

「他媽的！哭甚麼？」

這罵聲不知是憐惜，還是痛撫，並沒有走進她，便又轉身到屋裏去了，他以為她會自己進去的，但是她沒有。

她的影子印在了窗上，劉財覺得奇怪，她爲什麼要哭呢？一個勇敢好動的青年女人，流淚的事情，自從結婚以來，這是第一次。他在炕沿上坐了一會，看着窗紙上的那個影子動也不動，像似把灰色的紙，剪下來，貼在窗上一樣。

自從這次她在窗前落淚之後，一直到晌午，不會說一句話，使家庭沉寂得像古潭的死水一樣，但是她不停手的工作着，午飯作好了，她也沒有喫，家中的陰霾，還是沒有消散，等待着家駒回來的劉財，開始急躁了，但是爲了莫名其妙的事情，縈繞在他的心上。他並沒有離開家去找家駒，代替



家勸來的，又是高升。

高升的面色很難看，像是病過了似的，這是早晨劉財所沒有注意到的事情。他談了一些自從劉財走後，家裏的花用和一些瑣碎的事情，已經超過了一個相當的數目。

談這些事情的時候，她並沒有在屋中，西照的太陽，和早晨東照的太陽是同樣的，在窗戶紙上印上了一幅灰色的影子。

高升走的時候，表明和劉財要這筆錢，說是晚上來取。劉財很不安的附在妻的耳旁問：

「除了柴錢米錢之外，還花過高升的什麼錢？」

妻和木人似的，動也不動，呼吸似乎都停止了。

「他說……」劉財停了一停：「你有了一場病，花了他二百塊錢，他說你……」  
他的頭低低的垂下。把一些不會有的事情，完全承認了。

## 九

三天以後——

依舊是秋天，一連幾夜冷風，把野原的榆樹葉子，已經吹落了滿地。

土道上的塵埃，再也不像幾個月以前那樣悠閑了，總是被那秋天的急風，突然來，突然去的吹動

着。就在這時候，劉財答應了高升的要求。

這件要求的內容，雖然是允許他隨便可以在高升家裏住着，並承認他和萬人迷的關係。不過這件事是怎樣提出的呢？豈不是高升把劉財會到小鋪裏偷偷把這事情決定的。還是有其他的人在中給商量辦理的。總之，就在兩三天之內，便把這事情這樣決定了。很快的就傳爲這小鎮上唯一的話題。與這話題相關的，便是偷豬的老屠夫，也回到這小鎮上來了。

秋天正是收割的時候，農民們形成一年中未曾有過的忙碌。

大地的高粱和穀穗，呈現出焦紅與嫩黃的顏色，在秋陽下靜靜的睡着。劉財作生意的心思，完全爲一種隱在心頭的憂鬱屈伏了。看見別人奔忙着收割，反覺那是愚妄和無味了。

劉財不停的想着，用什麼方法帶着妻趕快離開這個地方，但是另有一種懶怠的素性，在阻止着他，他又想在明年春天，把妻帶到故鄉去。

家駒總也沒有回來，雖然從人門口中聽到了劉財已經回來的消息，但與這消息同時，知道了高升和叔叔的協定。叔叔竟承認了高升要和嬌娘同居的事情。他覺得有這件事情存在，見了叔叔是十分無光的。他念念不忘的瞎子，總是在他眼前幌動，可是自從那天夜裡，他把無窮的懷念，變成了無窮的怨恨，這些怨恨，也不能使他忘掉。他夜夜在卡子上揀着一條木棍，魔鬼似的走動着，不然就是坐在一塊青石上吸煙。秋虫與星斗，雖然是很熱鬧的世界，但是家駒却覺到無窮的死寂與悲哀。

早晨，常常是天亮之後，東方的霧色已經撤退的時候，他才到自衛團去，擠在炕角，便死屍似的度過了一個上午。不過最近這些事情，使她這死屍似的生活，也度不安靜了。在這種絕望與憂鬱的生活中，爲了躲避叔叔與忘掉對暗子的懷恨，一個新的希望，從他身體中生長起來了。

「走！離開這裡！」

家駒要離開這小鎮，兩三天以來，他總是這樣想着。但是眼前總是黑茫茫的。沒有一條路子。

深陷的眼睛，和突出的頰骨，家駒已經具有病態了。一大早晨從卡子走回自衛團的途中，遇見了從記憶中滑落的沐蘭，提着水壺的沐蘭走進了他的視線，掀起了他重大的苦痛，熱淚在他那深陷的眼睛裏直轉。把頭故意偏向了路旁，又垂落了視線，沐蘭竟用傲慢，而趨有熱情的聲音先呼喚了他。

「家駒，小家駒！」

家駒不得已把頭轉了過來，沐蘭又說：

「今天過到姐姐家去，去不去？」

家駒眼睛紅紅的，嘴唇顫動着，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祇是抑制着熱淚，兩頰也隨着嘴唇，作苦痛的翕動了。

「家……：你病了？」沐蘭的聲音，忽然變成淒涼了。

家駒搖了搖頭，木蘭又追問了一句：

「去不去？過晌我到姐姐家去等你。」

「我不去！」家駒的聲音很低，但是垂下的頭，却像是很吃力的擺了一下。

「爲什麼不去，你總也沒有去了。」木蘭閃動着那聰明的眼睛。幾條很微弱的額綫，在額前的短髮後，也不停的動着，這增加她那關心家駒的情緒，更使家駒沒有勇氣拒絕她的要求。

「要是那樣，你晌午不用到那去了……」家駒的話還沒有說完，木蘭便接下去：

「爲什麼？你怎樣的了！」

「你——」

「我怎麼的？你說呀！」木蘭又催了一句。

「今晚在王家園子等我，我有話要和你說。」

「嗯！我去！」木蘭點點頭，很輕的，小風似的從身邊走過去，不住的回頭，看家駒爲憂鬱浸蝕得呆慢的背影。

這一天的時間，過得很慢，家駒坐也不安，又睡不着，想到外面去走一走，又覺得全身沒有力量，身體病怏怏的。晚上，他就移動着他這虛弱的身體，到菜園子去等木蘭。

坐在籬邊上，燃着了一枝紙煙，青菜裏藏着特別高音的蟲聲，還有支支的蟋蟀聲。

煙火閃閃的，不久，比他預想的還要快一些，走來一個黑影，黑旋風似的，輕飄的就撲向這火光來了，並且遠遠用低音叫了一聲：

「是家駒哥嗎？」

「是！」家駒立刻把長長的煙蒂，在鞋底上擦滅了，然後小心的放在了耳朵上。  
木蘭走近了他，帶來微微的喘息，並且用細心多慮的低聲問：

「來了多大時候？」

「才來，一顆煙還沒有抽完。」

兩個人又重新坐下，家駒變手抱着兩膝，臉向着黃昏後的星辰：

「家駒哥，你說怪不怪，自從我們那隻大公雞死了之後，剩下的一羣母雞，東院飛，西院也飛，累得我天天找天天追，剛才要不是追母雞，我一定要比你來的早。」

「……………」

家駒沉默着。

「還有東院小豬到……那叫啥，總是從秫稽張子裡鑽出去跑了……」

「我就是鑽不出去，我若是能鑽出去，我也早就走了……」

木蘭很高興的，很活潑的談着家裡的雞和鄰居小豬的時情，對家駒竟像是不會注意一般，下意識

的接了下來：

「我真的趕不上一條小豬，也怪我沒有小雞那樣兩個翅膀，要是那樣，我鑽不出去，我也要飛過去叫！唉！真！……」

家駒沉重的嘆惜，竟沒有壓住沐蘭那尖銳的笑聲：

「家駒哥……你——鑽……作……啊……嘻……嘻……」

「沐蘭，不是說笑話，我真想離開這兒，你看這鎮上還有我呆的地方嗎？這是逼着我走，我要是不走，就得——」

「這不是好好的嗎？誰還要逼你，你也沒有作錯什麼事情。不走怎麼的？」沐蘭問，把一隻手，扶在他的肩上。

「不走？我得走。」沈默了一會，又接着說：「不走，就得出人命。」

沐蘭不明白，眼睛閃動着，又急的在他肩上抓了一把：

「怎麼出人命？」聲音很緩慢的。

「不是他們逼死我，就是我用斧子劈了他們……」

「誰？」

「不用問是誰，沐蘭，你看我走那一條路？」家駒灰白的臉上，在星辰照耀下，一點表情也沒

有。

「你不能這們作，你那條道也不能走！」木蘭用微顫而熱情的聲音說：「因為啥！我看你像有病。」

「他們這的！他們要逼……。」家駒的聲音很激昂。

「是誰？你說！」

「誰！還用問！」他用很重的鼻音，沈痛的不願說出來的話，在木蘭的熱情中，竟說出來了：

「高升……還有你姐姐……我給叔叔報仇，嬌娘我也要——」

「你別說了，有人聽見。」木蘭掩住了家駒的嘴。

「木蘭，我問你！」他把掩在嘴上的手，輕輕的握在了手中。

「你問我什麼呀！」

「我問你，你能不能和我一塊走，離開這個地方？」家駒這時候，臉和視線，才轉向了木蘭。

木蘭的頭，很快的垂下了，沒有回答。

「若是不和我一塊走，我什麼也不怕，我那就——你……說呀！」家駒最後的聲音，由激憤

中透出了戰慄。

「我想一想！」木蘭很沒有氣力的：「你怎麼這們逼我呢？想都不許我想。」

「我也不逼你。」

家駒說完了這句話，就站起來了，木蘭以為他要走，也急忙站起來阻止他。倚在了他懷中的時候，她感到家駒的熱淚，一滴一滴不斷的落在了自己的臉上。

觸覺又帶給他一種恐怖，家駒的懷中，明明的插着一把斧子，硬綳綳的斧子頭，繫在腰帶子上面，腰帶下還支着一條斧子把。

「啊……」

木蘭的身體蜷縮着，顫動的說不出話來。

「你答應我把！」家駒鐵一樣的聲音。

「我答應了，我和你一塊走。」

「在半夜的時候，」家駒說：「再早一點也行，我在卡子上等你，你到那裏去找我，你要的東西都帶着，咱們就從那兒走……」

然後，兩個人走出了菜園，木蘭便回家去了，家駒又緊了緊腰帶，到卡子值班去了。在這秋夜，曠野裏吹起來暴吼似的狂風，砂石飛動着。



在夜裏——

劉財丟掉了靈魂似的，兩片乾唇，在燈光下，不停的顫動，再也說不出話來，這是他經過了一場很激烈的爭鬪之後，便這樣急喘着，帶着深陷而含着水光的眼睛，嘶啞着喉音，來到了小舖。

喝了鴉片酒之後，那兩片唇，依然還像是在乾渴着，可是眼睛裏却浮動着很顯明的光輝。關於妻和高升的關係，事實使他沒有力量來反對，所以便承認了高升的存在。

三個人之間，雖然成立了一種協約，但是爭吵的事情，還要時常發生。每次爭吵發生之後，總是由萬人迷拿了高升鎖門的鑰匙，交給劉財，並且說：

「睡覺去罷！睡覺去罷！」有時也小聲的附加一句：「明天他就進城去了。」

高升常常是在這種情況下，宿在劉財的家裡，劉財便在妻的解勸之下，拿起鑰匙，到高升那裡去住。

這天夜裏又是和高升吵架之後，才來到小舖喝酒的，他是很悲痛的回憶着還鄉的這件事情，帶給他無限的懊恨。

劉財在小舖裏飲了兩杯酒，便覺得身體有些支持不住的難過。他像是很怕別人看見他，便很快

的回去」。

第二天早晨，

木蘭一夜沒有睡。她沒有勇氣離開她的家，她是在家裏長大的，一種無名的感情，捉住了她，使她一夜不會閉眼，胡思亂想一直到天亮。窗紙由灰白色，漸漸變成清紅色，她疲倦的閉上眼睛，但是她不能睡，一味在想着家駒，她一定走了，他許他在那冷寂的夜裏，吸着煙，等了他一個整夜。她想着，急躁使她身體發出了汗液，家駒的影子，又呈現在她的幻覺中，終於動着唇，痛苦的翻了一個身，自語的：

「不！」又不不住的想着：「不會的，他一定自己走了，太對不起他，怎麼就使他一個人走呢，應該去告訴他呀！他一定很生氣的走了，他是帶着惱怒，怨恨……」

木蘭將要再翻身的時候，突然有人敲着窗戶，這使她的心，跳成了一串。一聽是下屋的，才長長的呼了一口氣。這時候她的母親才答了話。

「啥事呀？」

「老太太」聲音在窗外：「快起來，不好了，姑老爺院裏，昨晚出了兩條人命，大姑娘，還有高升……死在了一塊，快起來，斧子……」

木蘭的兩條腿，在麻花被裏顫動了。

她和媽媽一同，頭離開了枕頭，突然像是被惡魔按住了一般，又跌落在枕上，心血一陣一陣的湧，意志昏迷了。

全鎮的謠言，和流水似的。在黎明的時候，驚起了許多人。有人說高升死了，又有人說是劉財死了。但是關於瞎子的死，是沒有疑議的。因為在瞎房住的，祇有一個女人。

木蘭的淚，泉似的流在了枕上。身體軟的坐不起來，院裡吵吵鬧鬧的響成了一片，她母親是在亂語中衝開了房門跑出去的。

她想在亂鬧鬧的吵雜中尋找一句話，但是聽不清楚，他聽不到有能說很清楚話的人。是怎樣的一場風波呢！

在這小鎮上，一件很出意外的事情證實了，殺人的不是家駒，是離開這小鎮很久，又突然回來的老屠夫。

家駒自從那天夜裏，便消失了，劉財的屍體，埋在了生滿了野葡萄秧的村外。

秋風又吹起來，高升時常迷瞇着醉了的眼睛，對別人說：

「老屠夫明明是和我有仇，不會想，短命鬼的劉財，替我死了，還給我掖下一個媳婦。你們說他那能砍死他，那天他們兩個人，是一同從縣裏來的，聽說還在一塊喝醉來的。」

別人是把這件事情像神話似的流傳着，但是高升一聽到便要得意的說：

「生有時，死有地，神差鬼使，絲毫也不能錯。」

是在這年秋深，高升還調戲過一次沐蘭，這件事情，並沒有惹起多少人的注意便消沈了。

祇有野葡萄的葉子是黃了，家駒並沒有消息。據說他爲了國防建設，獻身給國家，作了光榮的工人。

——康德八年秋初稿——



蒲  
公  
英



一名黃花地丁，多年生草，野生甚多，葉由根叢生，羽狀分裂，有大鋸齒下向，早春葉叢抽花莖，斷之有白汁，頂開黃花，爲舌狀，花冠有冠毛，苗可入藥，有健胃之效，嫩葉可食。

——辭源——

蒲公英永遠是開黃花的。

x 城的六月，和往昔一樣，太陽火熱的曬着馬路，人力車似乎比往年少得多了。

一個陰暗的地方，那條灰土道偶爾遇到一點風的時候，軟鬆的泡土，像一片灰色的霧網，把那張家茶棚的兩個小窗，便用這灰塵封鎖了。不過是由於習慣，許多客人都不會介意的；他們總是伸長了流汗的頸背，注意的聽着那洪武劍俠的故事。

那兩個小窗洞，是靠近那條鋪着很厚灰塵的馬路，房簷低低的壓在窗上，窗子似乎經過了多年的風雨，房簷越是低縮着，那窗子越顯得張不開那往年的窗口了。

張家茶棚潮濕而陰暗的地基，要比較外邊的道窪下四五尺，聽書的人們，若是在屋中站起身來，從那兩個被房簷壓着的小窗洞，可以很清晰看到路上行人的脚，或者是車輪的轉動。午後的太陽，照在那灰色泡土上的光芒，從這容有四五十人的茶棚中，也可以看得到。



野孩子們，扶着檢煤的小筐，或者是把一條破布袋子鋪在地上，滾倒在上面把頭探進來，聽完了  
一段之後，也鼓々掌，幫同別的聽眾喊一聲好。但是因爲席位的關係，從來沒有一次，誰把錢從這  
兩個窗洞中拋進去。

尤其是黃昏的時候，那四十盞的燈光下，擺動着一個油頭粉面的女人，在這兩個小窗洞外，常々  
是擠滿了大人和孩子們。觀客在裡面悶得直流汗，也常々對伏在窗口的人發出怨言。

太陽像是撒火一樣，屋裡還好，陰森森的，從地上常是透過來一些涼氣。看了窗外的泡土，總會  
感覺到屋中是比馬路上涼爽多了。土牆的裂痕，像是蜘蛛網一樣，雖然不怎樣美麗，却是一種自然  
的影琢。

十幾條長燈，零散的坐着幾個人，有的伏在長桌上吞着大葉茶，有的不停手的在搖着扇子，目的  
並不像是急於等待着聽書。

午後四點鐘。

張家茶棚的老板獨眼龍，他本來的名字是叫張三，自從爲打架丟了一隻眼睛以後，人就不再叫他  
作張三，而叫他獨眼龍了。有一些人，把他的姓也忘記了，不過張家茶棚和附近的閑人們發生了兩  
三年關係，永遠的還留在他們的記憶中。

獨眼龍裡外的轉了幾個圈，想敷衍一段濟公傳，自己也知道不能下錢，又仔細一觀察那喝大葉茶

和搖扇子的幾個人，不知是在盤算着什麼，即便是什麼也不想的話，也是到這裡來避陰涼。若是來一段，說不定會把這幾個倦閑的顧客趕走。

張老板決定把這一段時間放過，希望着晚上的顧客，會把屋子擠得滿滿的。

六月的熱風，在×城動蕩着。

獨眼龍很憂愁，他不明白爲什麼今年的書棚，竟這們蕭條，也不下錢。可是一向別人探問，不論是賣小工的，鑄大地的，都說今年比每年好混，錢也掙的容易，祇是不值化。錢不是往年的錢，東西也不是往年的東西了。

小窗的對面，隔着那條灰塵的土道，是一家膏藥舖，膏藥舖的收音機，充滿着雜音吱々呀々の響起來了。坐在茶棚稍夏的幾個人，很注意的聽着。

灰色的土，隨着熱風，和往昔一樣的，一陣一陣飄進來。

張老板在屋中繞了幾圈，又終於回到後屋去了。

一間比較茶棚亮不多的房屋，太陽的顏色，可以從門中射進來。蒼蠅一羣一羣的飛，花呀花的飛得使人心煩，獨眼龍不言不語的坐在一張破椅子上，看着老婆的兩隻山東腳，在光和影裡走來走去。

「自從老楊去賣小工以後，買青菜都不方便了。」叨叨絮絮的，青菜也沒有像今年這們貴的。每

年一角錢三四斤的紫茄子，今年賣一角二，……」

獨眼龍聽了他老婆叨咕青菜這個，青菜那個的，知道又到了喫晚飯的時候了。可是因爲不高興，總也沒有開口。

獨眼龍的老婆，胖々の身子，一雙小脚，炕上地下總是那們忙。天天歡歡喜喜的。因爲環境整年整月給她的是寂寞，使他養成了獨語的習慣。

她一面預備着晚飯，又像是牢騷的；

「聽說莊稼院青菜有的是……」

獨眼龍口裡嚼着飯，不停的想着茶棚的生意，閑人一天比一天少，生意一天比一天蕭條。上午煙節的小伙計來了兩陣，鳳英請他過去商量一點事情。

悠長的夏天，喫了晚飯並不是晚上。太陽還很高，獨眼龍照例是抱着一壺茶壺默默的計劃自己的生意。

所計劃的，不外是節制消費和增加生產。

關於增加生產，他是日夜焦慮着，雖然從市場用合同請來了王大辦，能拉攏句河南腔，頭兩天還新鮮叫響了幾個座。可是越來越冷落了。對於這件事情的處理和善後，使獨眼龍始終沒有想出妥善的辦法，關於節制消費，他却找出了一個辦法，那就是清算給客人續茶的用人。

這個辦法，還是用人先提出解雇而使他想起來的一個辦法，他一想到了這件事，眼前就浮現一個壯者的身影：

「張老板，你給我算算帳，我走了。這年頭小工抵值錢，我趁着年青力壯，不賣點苦大力掙兩個錢，將來怎麼活呢？再說，茶棚的生意，又遠不及往年，我覺得也靡有什麼意思。我走了櫃上每月就省十塊開銷……」

一想起那窘迫的態度，和被逼的心境，便想忍着艱苦，放一個人自由。

黃昏的顏色，爬上了紫丁香花葉。

獨眼龍抓起了那頂被汗濡染成土黃色的巴拿馬草帽，穿上了一件新洗過的竹布大衫，捏着一把扇子，搖搖擺擺的從屋裡往外走。

茶棚裡，夏天低壓的熱氣中，傳過來王大辯嘶啞的河南腔，偶爾雜入一兩句低級的嘲笑。晚風颯颯着。

獨眼龍裝着老板爺的神氣，轉過身向屋裡：

「收拾完了到前屋照照眼，我到煙館去，就回來。」

老板娘在屋裡擦玻璃燈罩，一聽男人要去煙館，心一慌，燈罩子落在地上，不顧一切的拖着兩隻小腳跑了出來。

「你可別再抽啦，好容易忌的。受了多少罪呀；若是靡有事，就別去！」

哭泣一樣的音調，獨眼龍不理會的在掛心他的燈罩：

「看你這小樣，我一後晌靡知聲，才說一句話，就使你慌成這個樣子。」停了一會，聲音微微表現出一些顫抖：「去煙館還不是爲了生意，誰又有閒心到那去胡扯。」

灰沉沉的景色，隔絕了她的眼睛，背影消失了。

她轉過身去的時候，紫丁香的氣息，飄落在她的衣上，沒有星的晚上，夜這樣開始了。

張老板走在一條窄而高的樓梯上，用捏扇子的那隻手拽一拽帽沿，又用另一隻手提着竹布大衫的衣角。走在弄堂的時候，用手擦一擦那隻失明而流淚的凹陷眼睛。

開的窗，飄動的白門帘，煙霧，那使人不敢呼吸的氣味，濃烈的在刺着人的嗅覺。女人的腿，綠燈前映照着男女一雙瘦臉，賣晚刊孩子的聲音，和乞討一樣可憐的韻調。

獨眼龍走在這熱熱的地方，雖然隔絕了一些時間，但是對於這裡並不陌生。有看燈的對他喊一聲：

「張老板，怎麼這些日子沒見着？」這時候，他總是要使對方滿意的應酬一下。

有一個燈官看見了獨眼龍之後，便在弄堂裡高聲喊鳳英，鳳英跑出來便把他讓到另一間小屋中。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子。

小土炕上預備了兩隻枕頭，照例人一進屋就要躺下去的。

鳳英一面吩咐端茶，一面自己在預備着煙具，吹吹又通一通，通通再吹一吹的表示滿招待的樣子，不停的講着紅嘴子，綠嘴子煙槍的別名。

獨眼龍一看見鳳英，骨頭像是軟化了一樣，僅有的一隻眼睛，眯笑着，也許是在表示着親切的微笑，口裡不停的說。

「我不抽了！已經忘了。」

可是鳳英是不顧及那些的，把煙很熟練的燒好之後。便掉入煙斗中。

「張老板！」

隨着這妖媚的聲音，獨眼龍不自主的接過了煙槍。

「怎麼總也沒有來呢？使人想得連茶水都懶念喝了！」

兩隻嫵媚的眼睛，死死的盯着獨眼龍不放。

「自從戒煙以後……」啞々吧吧的：「櫃上的事情就忙得我離不開。」

「抽口煙不過是消遣，講什麼戒不戒的。」那大方的態度，使獨眼龍說不出話來。

帘外的胡琴響了。

鳳英一面燒着煙，一面隨着門外的胡琴唱京戲。

「鳳英」獨眼龍的心思忽然的動了。

鳳英擺動着那雙蹙眉，等着他說話的時候，他又沉默了。

「噯！張老板！」她應答着。

「我的生意太不好了，最近簡直就靡人能叫座，不知你能不能幫我一點忙？」

「老板爺！」浪聲浪語的：「又拿我們開心了，我那有那樣本領？」

「祇要你肯作，我覺得還不難。」

室外男女調笑聲更加濃艷了。

鳳英攙煙的時候，把一隻紙煙輕輕用兩片褪了色的膠筒着，用力吸着，那濃重的煙，常常是在她說話的時候，隨同聲音一同飄出來：

「聽說，王大辯在你們那兒挺好？」

「還好呢！」獨眼龍喝了一杯放冷的茶：「我也不瞞你，自從王大辯到我那兒以後，反爾使我覺得生意一天比一天難作了，主顧太雜，那一界的都有，不定那一句話，就把人得罪了，唉，真不合適！」

「可也不一定，王大辯也是不大可靠。我又想收拾收拾不作了。一想，三四幾年的買賣，真有點捨不得。」

「想僱一個勞金輕一點的伙計，賣清茶，知道不一定行，現在還沒有座呢，清茶誰喝呀！」

「可也不一定，譬如鳳英你去，我想，座上一定能換一把人，捧你的人，不是車載斗量嗎？你在外混了這們些年，飯店煙館的……」

不長於談話的獨眼龍，因為要使生意復興的關係，藉着煙的力量，又是柔又是鋼的說了許多。他就認定鳳英是一塊肉，死死的盯住不放嘴，像是求救星一樣的可憐。

「好吧！」鳳英把燒好的煙又遞了過來：「你等我想一想，明天來聽我的信……其實我並不願意在裡混，爲了多賺兩個錢才離開飯館的，可是有一樣你得先答應我，得先借給我一筆錢還一還在這兒的飢荒。」

「這件事情若不幫我的忙呀……」以下沒有說出來。

獨眼龍眉開眼笑的，忍着內心的痛苦，一點也不放鬆的：

「怎麼的？」

「我不去唄！」驕傲的，忽然轉爲正經而低聲的：「喂，現在我可是沒有完全答應你呀！等明天你來了我們把條件講妥了，那時候方能一定，你今天回去也尋思尋思，重了輕了的，千萬別嗎虎呀……」

特別黏貼的低語，一串銀鈴的笑聲，到最後眼睛和眉毛一同閃動了，表示弦外之音要特別注意的



樣子。

獨眼龍覺得神經像是被宰割一樣的難過，每次和別人發生金錢關係，他便覺得人類太冷酷，別人都不肯原諒他，誰也不能寬讓誰，他一想到這些，便潛意識的感覺到人是世界上最孤獨的動物，最悲哀的動物。

三年前，獨眼龍在江北作小販，因為和一個同行爭一角錢的買賣，被對方的一塊石頭，把眼睛打出來一隻，從那時候右眼失掉了光明，這件事情，他總不會忘掉，他對於人類的悲哀與憐恤，是三年以來的潛伏感情。

雖然這種蒼老的恨與怨，常常從記憶中漂浮起來，但是爲了生的重壓，也會使這恨怨的感情沉落下去。

鳳英的條件問題。他接受了那枚外餘音之後，便老實的不安起來了，他想回去好生考慮一下，於是便交給看燈的一塊錢，抓起了那頂巴拿馬草帽，匆匆的走出了小煙館的門。

頭也沒有回，眼前一片雜亂的街景，夜色中一片忙亂中的人們。

## 二

三年前。

正是獨眼龍的右眼，在江北被別人用石塊打傷的時候，x城的春天，美麗得像夢境一樣。午後三點鐘，那正是學校在上最後一課，有人拋給鳳英一個紙條，上面畫了一個骷髏，骷髏上插了一隻髮箭，紙條上寫了兩個字「胡邦」。

鳳英並沒有注意紙條是從那裡飛來的，忽然像是從這個紙條想起來了一件事情似的，急忙的寫了幾個字，遞給坐在自己身旁的胡玲：

「玲玲：

下學的時候，我們到你哥哥寓所去一次不好嗎？妳不是說過，星期六去看哥哥嗎？我們一同去罷！  
「鳳英」

在下學之後，胡玲陪同鳳英到了哥哥的寓所，胡邦還沒有下班，祇有和胡邦同居的朱管在屋中讀報紙。

兩個人保持着很純真的孩子氣，照例的不好和別人多談話，到屋裡便亂翻一陣。最感到趣味的，便是對雜誌上刊載的女人，用畫筆點染紅嘴唇，或者是畫黑鬚髭，有時候塗完之後，便互相盪清的大笑一陣，然後再尋求別的好玩的東西。

鳳英所不能忘掉的；便是胡邦的日記，這次要求胡玲同來的目的，也僅僅是爲了一頁日記。她終於習慣的找到，習慣的讀了：

「天變了。」

微許的風，在輕輕的吹着；可是黑雲竟這樣濃厚，風雲滾動着使人駭怕。

下午以為快要來的，所以買了一些水菓，結果英和玲誰也沒有來，水菓和老朱分着喫了。

晚上計劃畫一幅雷雨，可是因為閃電太多，心情不安，未能執筆。

「求神，願英永遠與我同在。」

鳳英很滿是的，悄悄的把日記冊子合起來，她幾乎天天是在希望着看到最後那一句祈禱，看不到的時候，她就覺得不平安。雖然她知道，在胡邦的日記上，每天是要記入這句默禱的。

驟雨，落得很輕快。

朱音急忙用方才看的那張報紙堵窗戶，可是雨水已經從窗上流下來了。

「朱大哥，我們怎麼回去呢？」

「回不去就在這兒過夜吧！」朱音一面防雨，板起面孔來開玩笑。

「呸！」鳳英對朱音啐了一聲，又轉過頭來瞞怨胡玲：

「妳看妳，不是發過誓永遠不和他說話嗎？今天怎麼又理他？」

胡玲的眼睛，儲藏着激憤的感情，無言的把手中一張畫刊撕掉。

朱音又解圍的。

「玲玲，不許妳生氣！」

胡玲又把嘴一鼓，上身和下身同時轉動了一下：

「沒有人再理你。」

雨，不僅是由窗上射入了，房頂也滲透了，一滴一滴的落下來，逼得人沒有站腳的地方了。

胡邦冒着雨下班回來。頭髮被雨淋得向下流水，歡喜和熱情，像是使他忘記了天氣的陰晴，脫去濕了的外衣：

「英和玲你們來了，不然就要去找你們！」

說着，從門後摸出一條毛巾，用力的擦着那蓄滿了青春之力的臉。

胡邦二十歲了，去年帶着妹妹從遼遼的北地來到這裡，從那時起，便丟掉了家，他知道，雖然他很眷戀着家，可是家被天災毀掉了。於是丟了學生生活，帶着妹妹勇敢的走開，像是一個拓荒的勇士，從北地向南。又像是一隻乳燕，爲了光明，爲了溫暖，爲了自由，從舊巢中向遼遼的地方飛去。

路費的限制，使他到了×城。正在兩隻羔羊徬徨與踟躕的時候，某機關招考書記，這給胡邦一個極好的機會。

三十二塊錢一個月的書記，這差事雖然挺文雅，可是爲這三十二塊錢代價流出來的血汗，實在是

比一個洋車夫辛苦多了。

能使妹妹繼續在學校中讀書，這總算是心靈的安慰。胡邦常常因為這安慰所換的快樂，而生出許多希望。白天有的時候累得眼睛睜不開，頸筋擰不起來，晚上還要在光綫不充足的燈下作畫。

「老朱，你看，到底成功了。」胡邦擦完了臉，從衣袋中掏出二十塊錢的紙幣。

朱音看着胡邦丟過來一點東西，從牀上拾起來，放在近視鏡前看了好久：

「啊！錢。」驚疑的：「那來的？」

「這筆錢來得非常容易……」胡邦想繼續說下去，可是屋子裡的水，依然是從頂棚向下不停的滴落着，於是提議：

「走罷！我們今天下飯館去，必須每人都喝醉了。」

朱音歡喜得跳了起來，鳳英和玲玲要回學校，訪問的歡喜，和帶來的熱情，被漏下的雨水，印在衣服上黃色的泥跡，換成了無可無不可的心境。祇要走出這牢獄似的閃屋，那裡去都是可以的。

雨，還疎疎落落的下着。

兩輛馬車，鳳英提議：

「我和玲坐一輛，你們倆人坐一輛。」

接着玲也表現很歡喜的：

「頭前引路！」

「是！小姐！」朱音說着，已經把身體埋入了那一座黑色的車棚中。

「討厭，誰又和你說話了！」又是胡玲的聲音，雨滴，急一陣緩一陣的向車棚上灑着。

黃昏了。泥水的街，黃色的燈影，馬蹄，車輪，轉動在那凌亂的光影之中。

「王經業你是知道的。」胡邦壓制着瘋狂的情緒，對朱音解釋着：「那是我們這裡的大財閥，有錢有勢的老紳士，他的女孩王薇，是一個交際家，又是一個風頭主義者，在來月她要開一個家庭美術展覽會，邀請名人的眷屬參觀，於是託人在各地方收購藝術品，我那幅連邊框都鑲不起的油畫，託人拿去居然也給了二十塊錢。老朱你說，是不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情？」

他從黑影中望望朱音的臉。

「對於喝酒，我到是挺高興。希望你將來常常有這樣好機會。」朱音對於繪畫，沒有一點興趣，平時他對於作畫，不是諷刺，便是嘲笑。諷刺與嘲笑慣的詞鋒，一時是不會變作讚美與頌揚的：「可惜祇一個王經業，若是多有幾個，我豈不是天天可以借光喝酒了。再不然王經業多養幾個姑娘，多開幾個展覽會，偏偏是一個獨庄女——」

胡邦沉默了一會，又提出了別的事情：

「最近你太太不來嗎？不是說鄉下……？」

「下月若是能增薪的話——」聽着一陣急雨落下來，像是帶來了希望：「我也想像出來，可是一個月二十幾塊錢，怎麼能夠開銷，可也是，我的家來了，也給你許多方便，免得英見了我不是生氣，就是罵人……」

「小聲！」胡邦用臂向他胸前撞了一下，朱音的笑聲忽然中止，板着面孔說：

「真的，我觀察的不會錯。你別看玲玲那孩子小，心可大呢？恨不得一時給你倆拉攏在一起，你沒看出來，她在瘋狂一樣的自己尋求嫂嫂，哈哈……」

吼一樣的笑，衝破了黑的天，衝破了雨霧。兩輛馬車，同時停在一家小飯館的門前。

四個客人，把一張方桌佔據得滿滿的，除了朱音吩咐着酒菜之外，三個人對於這陌生的地方，很感覺到拘束。

胡邦聽了窗外的雨聲，又喝了幾口酒，心胸的悸動，精神上有一些冰冷：

「天氣似乎也太涼了！」

「有兩顆心是溫暖的！」朱音的眼睛，盯着鳳俠微敷着羞澀的臉色。

「又是豬心嗎？」胡玲嘲罵朱音的時候，胡邦勸誘着鳳英喫菜。

「我爲什麼又忘掉了一件事情？」朱音像是在尋求新戰術，高聲的喊堂倌。  
堂倌進來的時候。

「喂，給我們胡小姐來一大碗東瓜湯。」朱音又低聲的對胡玲說：

「今天是你哥哥請客，我出主意。」

「請你不要和我說話。」

「總而言之，事實俱在，也用不着我來多說話。」

「哥哥，你看他！」胡玲救援了。

好吧！我們多喫一點。」胡邦解勸着：「我們今晚該多們高興，這是多們好的一個機會，使我們聚在一起。」

「我恍如今晚是參了加一對戀人的訂婚宴會。」朱音臉喝得紅紅的像是不願意放開一個他所想到的話題。

胡邦第一次行使主人的職權，替朱音滿酒：「你大概是喝醉了罷！不然怎會發生這樣的錯感呢？」

胡邦勸大家喫和喝，除了朱音之外，別人都沒有酒的經驗。因為快樂與興奮的關係，每人對於酒，都作了冒險的嘗試，三個人臉色紅暈，覺得天和地同時搖蕩。像是回返到兒童時代的搖籃生活了。

朱音昏沉的，還是在勸誘着大家喝：



「戀人都應該結婚，愛情是沒有條件的，你們不要認爲我是來講經，你們要把戀人看作一個偶像，把愛情看作一個理想。」

一髮患者極度近視的眼睛，已經幾乎完全合攏在一起，隨便的幾句話，把三個人說得無言可答，胡玲也不再阻止他的談話了。

堂倌端上東瓜湯來，四個不約而同的喝着。

依然是朱音打破了室中的寂寞：

「我以爲愛情建築在痛苦上，是優於建築在幸福上的。因爲這不但堅固，而且還有偉大的發展性。」

胡邦看他喝得已經沉醉了。又勸讓他：

「老朱，喝點東瓜湯。」

「是，我正要多喝你的東瓜湯。」

鳳英不能抑制的笑了。

這一個歡聚完了的時候，天已經晴了。地上雖然很多積水，天上現出來一朵沒有十分豐滿的月亮。

鳳英和胡玲坐着馬車回學校去，披着月夜浸染的涼風，兩個人誰也沒有說話，車將抵達校門的時

候，鳳英突然的：

「今天朱先生說的話真……，我越想越有意思。」

「我原來祇知道他是討厭鬼！」胡玲應酬着，她已經失去清醒的理智，她不能判斷某一種想像像是淺薄，某一些談話是可笑。

總之，是幾個孩子。

胡邦和鳳英的愛情，在朱音的每天談話中和胡玲的實際奔走中，一天比一天成長起來了，他們並不隱藏那孩子氣的經過，完全是爲情感的需要而度着夢想的生活。

每星期除了會面之外，還有三兩封信件往還着。會見的時候，又都不是健談的一對戀人，祇是平凡的戀愛，但是他們倆個人是爲這平凡的戀愛歡喜，憂鬱，並沒有暴躁和憤怒。這像是有二個人間最可信仰的東西，貫穿了兩個人的心靈。

胡邦把鳳英給他的信，貼成了許多冊子，偶爾和別人談到鳳英的問題，他便指着那許多冊子說：「這是我們愛情的證據。」

別人並不懷疑，因爲這些信不但是鳳英親筆寫給他的，並且在每一本冊子的前面，還題了些富有真實性的句子，這些真實性的句子，都是從她自己的信裡選取出來的。

「……………」

我遷居已經兩個多月了，並不是逃避你，也不是躲躲藏藏。在這兩個多月中，沒有給你寫信，我並不覺得因為沒有給你寫信，我們便一天比一天離得遠了。

我們的過去，在最近我的追憶中，是更深刻而顯明了，我又覺得現在的勇氣，是使我寫這封信的一個好機會。

從前，我就想寫這封信，一方面是怕你痛苦，又一方面是怕你不痛苦，所以一直到現在。

我需要解釋的，是除掉你對於我的希望，和你對於希望的疑念，給你一些安慰，請你認清，這安慰就是欺騙，掛心你由於痛苦而失望，又希望你由痛苦的激動而前進，前路是春天，有花草，有清泉，我在期待着你，祝福着你，和希望着你——這全是欺騙了你。

我搬出舊居之後，曾從那裡轉來了一封信給我的信，我很驚奇，我真覺得是一個奇蹟，你對於我們的愛，是超過了人生意義，我雖還餘有同情心的火焰，但是冷靜來想，我們的愛，已經是不可能，過去的愛戀，已經變為現在的追想了。

妹妹以為我現在是投入了一種新的生活中，和以前的我完全不一樣了。這種推想並沒有錯，現在

我是沉醉在另一種生活中，現在的我，和過去的我完全不一樣了，爲了達成我的希望，我每天醉沉沉的生活在希望中，忍心的離開了你和妹妹，便是我沉入希望生活的一種表現。爲了達成希望，而不得不犧牲你，這是我的痛苦，同時我又不忍心害得別人和我一樣的痛苦，這正是我對一個我會經愛過的人，發生了二重愛戀，但是我怎樣才能從痛苦中拯救一個人？拯救一個會經愛過我的人走出這痛苦的網羅。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都是像孩子一樣，祇知道有快樂，並不知道有痛苦。到後來一點一點的知道了幸福和痛苦，並不會單獨在人生中存在。我們的過去，現在想起來真是一個夢。

人們都喜歡說，尤其是青年人，總像是歡迎着痛苦來磨練他們的人生。但是真正能經得起痛苦磨練的，我並沒有找到。

二十二個年，我生命史的全部，是在貧苦中磨練着，但是並沒有把我磨練出對於貧苦的習慣。

爲了我的希望，我當然要遺忘我們過去的關係，我也請你把我忘掉，我對於你這種修求，當然是會使你痛苦的，我更修求，你要忍受這種痛苦。

我自己雖然有希望，但是我的將來，並不敢推想，也許將來會被誰愛的，也許將來的將來又要被誰忘掉的。推想起那些渺茫的事情都不關心，我自己的幸福，我最迫切需要的，就是金錢，我不應該現在才對你提出這個問題，你知道我過去會經嘗受了多少痛苦，比痛苦更大的的是污辱，這些沒有

一樣不是不因為金錢的。

唉，我總覺得你應該痛罵我一場，重重的懲罰我一次，和朱清以及別人一樣的責罵我，我才覺得痛快，這些懲罰將會給我以極大的安慰，從前你便不應該愛我，我也不應該愛你，即便是在孩子時代，我們都不該有孩子時代的幸福和孩子時代的夢幻，因為那時候，我便需要着金錢，金錢會買還我的痛苦和恥辱，以前我以為我的恥辱是不能抹掉，即便是抹掉，也得用全生命的血，全生命的汗，來以最大的努力換取，這不也是夢想嗎？青年的血汗指數，是這般狂跌的時代。我又覺得過去的努力是錯誤了。

我慙是爲了金錢，關於金錢的話，談多了沒有益處。總之，我祈求你遺忘我的心很堅決，因為我已經把你遺忘了，我不能阻止你前進的路子，同時我也有希望前進的路子。

過去你給我的信，仍舊是在我的身邊，你如果不願意在別人手中存留你的筆跡，我便把它一同寄還你，如果你希望在我手中保留時，我立刻就親手把它焚掉。

我祇有再收到你一封信的權利，請你最簡單的告訴我，以便使我無言的安心。

回信寄：東關南大街五十二號王經業公館王徽小姐轉。

.....

胡那坐在綠色的絨沙發中，手裡翻着一本彩色學。女僕送茶來的時候，說小姐正在化裝，就來，

要少等一會。

近午的太陽，從重而厚的絲窗幔的方形流綫的暗影下射進來，照在黃暖暖的地氈上，使人知到是秋天了。

外窗的白楊，沙沙的搖。

有落葉，在秋風裡。

胡邦藉着小姐在化裝的機會，嗅了一口熱茶，又想着昨夜寫給鳳英的那封信，一遍一遍的背誦着，一直等到王薇小姐進來，她輕輕的走在地氈上，使他並沒有察覺。

「噢！一個人不寂寞嗎？鼻子太黑，我們到畫室去吧！」

王薇小姐穿了一身白絨禮服，嘴唇塗得紅紅的，挺像一隻豪貴的鸚鵡。

「好肥！」胡邦把那冊色彩學從茶机上拿在手中。

胡邦雖然到王宅不足兩個月，所遇到的一些奇蹟，真恍如是一篇神話。現在小姐最關心他的行動，即便是最小的一件事，也要是極動情感的親自來關心。

夢景的畫室，安適的臥房……許多地方，都是王薇小姐親手爲他裝點，設計，吩咐……住宅僕人，都以爲最近小姐的變態，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從前，即便她自己的臥室，書房，從沒有用手去整理過，以那高漫的風度，去收拾一個家庭教師的用具，真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情。

金銀綢一般的境域，每天度着那豪華的生活。胡邦簡直是失掉了一切意志，而在狂喝的追求着一個幻想。同時他也允許了王薇許多她所提出的要求，爲了是使這個幻想兌出現實。

暖融融的畫室，白色的畫架，白色的服裝，白色的石膏像，被淡黃的太陽光沖得十分柔軟的光線，兩個人又是在照例的聊天。

在畫室裡聊天談愛，像是經過了某一種特許，有某一種保障一樣。

「你怎麼這們奇怪呢？連家也沒有，真使人不大敢相信呢？」

王薇小姐把兩條腿疊擡在一起，手放在膝蓋上，左手掌按着右手背，眼睛流動着，把每個語尾的尾子，嚼得特別有韻味。腳有時候擺動一下，在室內穿的涼鞋的皮條中，露出來艷紅的腳趾，一閃一閃的發光。

「我要你相信我，我祇是一個人。」鐵一樣，沉重而有力的聲音。

「可是……」眼睛轉動了一下，話並沒有說出來。

沉思了一會：

「我覺得太空虛了，總是要尋求一點證據，唉！怎麼辦呢？」

胡邦很瞭解她的矛盾：

「你就說，你相信我，爲什麼連這們一句最簡單的話都不能說呢？你說，你信我！」

王薇站起身來，走過去，默然的一條美麗的背影，兩條曲綫在白色絨禮服構成的輪廓，使胡邦醉了。他很理智的陶醉了，呆望着，一隻白柔的手，輕撫着石像的頭，他以爲王薇不會再說什麼了，可是忽然發出極輕微的聲音說：

「我相信，我一點不再懷疑的要永遠信任你呢！」

胡邦站起身來，走過去，兩手輕輕的扶在她的肩上，雖然這是鼓着最大的勇氣，探險的心情，可是兩隻手的顫動，是不能受意志的抑止，王薇小姐的兩肩若是鋼琴，那顫抖的十指，一定會奏出一段急驟而無節奏的音樂。

王薇小姐頭並沒有立刻回轉過來，祇是微笑的把頭向後一仰，枕依在他的肩上。胡邦爲了一種氣息的吸引要低下頭去的時候，忽然想起了母親。

在離別母親的時候，祇有一句話在記憶裡，記得最清楚：

「孩子，你們去吧，從今天以後，媽再也見不着你們了。」

這幾句話，是胡邦的辱污生活最後判詞，從那時率領着妹妹便離開了家。他知道，這時候若有錢，便能買還媽媽的自由，胡邦很知道媽媽的不幸。自從爸爸死後，她會有過一段戀愛生活，因爲那個男人對她是一味的欺騙，結果又被遺棄，從那時起，愛情使她痛苦得把一切希望都放在兩個孩子的身上，瘋狂一樣的教育兩個孩子，又瘋狂一樣的麻醉着自己。最後，積務不再容許她度這瘋狂



的生活時候，她便毫不吝惜的把自己肉體全部出賣了，在她把身體出押，向一個妓院的主人訂立契約的時候，匪亂逼迫他們走出去農村，走得遠遠的，永遠不能回去。從此，便對金錢發生了懷恨與復仇的意念。

在這樣雅潔的畫室中，他的嗅覺，接觸到很濃烈女人所特有的氣息，病態感的想到了許多年前，過去的那一幕……

錢，買去了被愛情害得瘋狂了的女人，燬滅了一村的人民，從兩個孩子需要中，買去了媽媽！金錢，在他眼中所呈具的姿態，使他一生也不會忘掉，他總是希望着金錢，這種希望，是很怨恨之中胚胎出來的。

胡邦扶着王薇的兩肩，對她仰依在自己胸前的臉，並沒有吻下去，呆然的兩手同時滑落下來，低着頭又轉身坐下去，王薇不明究竟，身體急遽的轉了過來，微微表現出不滿意的樣子：

「是不是對我又懷存介心？是呢？還是不是呢？」

胡邦默歎的，面部已經呈現出內心痛苦的表情。

「我並不是對你懷存什麼介心，祇是我對於我自己靈魂，由於不安而時時發生痛苦。」

「大概你對我不真誠，一定有些事情隱瞞了我呢。」王薇坐在了他的身旁。

「沒有。」胡邦堅認的：「像這樣的事情，將來永遠不會有的。希望你祇要信，不要疑。」

「你知道，你若是欺騙了我，也就是我欺騙了我的父親，你是知道的，我和你要好，我父親是對的呢，我曾在這反對中，不顧生死用苦肉計爭執出來的自由。」

王薇很動情的，也是在希望着牢牢的擒住一個人。

「難道說，」他沉思了一刻：「我就沒有使你相信我的證據嗎？」

「有呢！」像是笑一樣的：「我看了你熱情的眼睛，那穩定的鋒芒，就是一個使我相信的證據。」

「除此之外，我想還多得呢。」

「多得呢？」她忽然變爲應聲蟲似的柔順：「譬如說你那沉着而有力的聲音。蘊藏着偉大熱力的口與唇，這些都是，還有呢！」

她沒有說完。已經迷醉了。

晚上。

胡邦又把寫給鳳英的那封信放在桌上，臥室的燈光，僅祇在桌上用傘罩擁成一朵黃光，窗外的月光透進來，秋天的蟲子。正在唧唧的叫着。

矛盾，痛苦，追憶，不安的纏繞着他，使他徘徊了好久，漸漸的，一個大的希望，把這些急燥遮隱了。他想到將來要作一個如何豪富的人，和王薇結婚之後，要作一個如何幸福的人，他想來想去，把自己以外的人完全忘掉，他是如何的滿足，如何慶幸，這樣暴風雨裡平靜的港灣生活。

把寄給鳳英的信封好，預備明天寄出。

消滅了燈光，窗外有月色，有王薇的歌聲，他仰在牀上假睡了。

安睡的時候還沒有到來。

#### 四

「胡玲和她的愛人潛逃了。」

這個消息鬧得滿城風雨，一般人都當了談話的資料。她的同學們，知道這個消息，還是從報紙上看到的，原來她們出走的時候，因為形跡可疑，在中途曾被檢舉過，於是這潛逃的消息，便傳遍了各處。

在這件風波還沒有完全靜息，鳳英突然接到了胡邦的信。

這封信使他戰顫，不安，心房的跳動，未曾經過的各種激動的情緒，同時加在了她的身上。她折開信從頭至尾，抑制着呼吸，集中全體的注意力讀完了。她急忙跑回寢室，請了一天病假。

陰沉的午後，正是落着小雨，秋風吹起來，樹上的黃葉，飄落下來。

鳳英在宿舍中哭了很久，她又想到了胡玲不該一點消息也不告訴她便悄悄的走了，最後一直把幾頁信紙上哭滿了淚水，悲哀還沒止息。她一看見有人來安慰她，她便流淚，一聽到有人說話的聲音

她也流淚，淚是不停止的流，她不解爲什麼兩個人前後離開了她，爲什麼離開她以前，並不告訴她一點消息。

她懷疑：難道偉大的友情與人間最寶貴的愛情，竟兌換不出藏在心靈最深處的語言嗎？以往的夢想，希望，熱情，是用現在自己流出來的淚溶解着。

從這一天開始，他使用悲哀來毀壞着自己的形體。她悔恨，憤怒，無言，變成了雷雨的性格。她雖然沒有離開學校，但是她並不去上課，出走的勇氣，與無所懼怕的精神，是在鼓蕩着她。她祇覺得出走的條件，太淡薄而不充足，一個豪華的慾望，不能滿足的時候，悲哀的，悄悄的，秋風似的走了。不吹掉幾片葉，爲人間留一點紀念，該是多們平凡啊！

她從悲哀中，激出來一股勇氣。

晚六點鐘，天色已經像是距黃昏很近了，可是路燈還沒有放光，因爲陰天，夕陽是不是落了，並沒有惹起人的注意。鳳英穿着一件淡藍色的長衣，胸前掛了一朵艷麗的人工玫瑰，表現着人間最大的快樂，走出了學校。一條熱的路子，許久已經不走了，落葉已經鋪了滿地，她總覺得胡玲是在走她的身旁，過去的事情，恍如是在像昨天，那濃烈的回憶，擾亂着她的意識，迎面走過來兩個青年女人：

「說是不戀愛，到底又愛了別人。」

帶着溫柔的一片小語走過去，鳳英回頭追望時，已經是兩條背影了。

她挺挺胸，把腳步放得更健朗一些走去。

走過了一條小胡同，拐角處走入了一家大院，爬上一架鏽經風雨的扶梯，有孩子哭的聲音從樓上傳下來。

「朱先生家嗎？」鳳英在扶梯盡端停了一會，希望有一個回聲。

一個中年女人，一面擦手，走出來問是誰，這時朱音也拖着鞋走出來了，愕然得注視了好久，才開了口：

「啊，原來是密斯鳳英，許久不見了，瘦多了，差不多都不敢認了……」朱音一口說下去。朱太太正在無法猜，忽然孩子在屋裡大聲哭起來，急忙跑回去看顧小孩。

「今天打扮得這門漂亮，好像有什麼事情的樣子。」朱音不停的談着，便把鳳英讓到屋中，又忙着介紹：

「這位是鳳英小姐」又轉向鳳英：「這是內人，才從鄉下搬來不到一個月。」

朱太太像是羞斃着鳳英的服裝，不停的用眼睛注意着，口中僅僅說了一聲：

「請坐。」用手接着孩子的頭，向朱音抱怨着：「你看，偏怨你，把孩子放在炕上，就放心的跑出去，你看，摔的這個泡……」

屋中還餘有廚房中的氣息，雖然是秋天了，悶熱，黃油的板牆，塗着一層淡黑色。孩子故意大聲哭喊，朱太太不住口的抱怨。朱音忍不住的：

「何苦呢！還有客人呢！不好以後再說嗎？」

凌亂的陳設，灰沉沉的，鳳英沒有機會開口，急躁。一層神經衰弱得汗液，浮出在她的身體。

朱太太不示弱，嚙々嚙嚙的暫時不發言了，把臉轉向了炕裡，抱着孩子望着透着藍灰色的窗櫺。

鳳英和朱音兩個人分坐在一張桌子左右的兩把椅子上。

「胡邦沒有消息，走了這些日子，不知往那裡去了。」朱音故意的用這一句，探尋一下鳳英的來意，和試一試她的情感的重量。

鳳英不很注意的，像是談到了一個生人：

「自從上次來沒有看見他，我因爲一點家事，回到故鄉去了一次，一直到現在，才從故鄉回來，順便到這裡看一看。沒有想到他已經搬了……」又把話題一轉：「朱太太什麼時候來的；若知道，大家應該賀一賀才對呀！」

朱太太頭也不轉，朱音忙着接過詞鋒：

「上月來的，唉！生活使我太苦惱了……」

朱太太突然惱怒的轉過了臉：

「甚麼苦惱，我不是你親自接來的嗎？」

朱音防止事態擴大，請求的口吻：

「唉，何苦呢？誰說你使我苦惱來着？我是說因為錢不夠化，生活才苦惱的啊！何苦……」

生怕太太再說別的，急忙又招待鳳英

「他也沒有信？」

鳳英知道他是指胡邦說的，順口回答：

「沒有！」

沉默了一會，又：

「我就要訂婚了，訂婚之後，就舉行婚禮。」她輕輕的撫着胸前的那朵玫瑰花。

「我以爲你們的問題善意的解決得好！」朱音說完之後，覺得異常突然的，而又與前言在矛盾着。他又不以爲然的：

「我以爲你最近一定很難過。」

鳳英一顆一顆的淚珠，從喉頭向胸脰裡流，依然接着前一句談話：

「那時候，我將像秋天的燕子，兩個人向遠遠的地方飛去。」

朱太太這時才把鳳英的言語，和朱音與鳳英的關係聽明白了些，把睡在懷中的孩子放下，下了

炕裡起一把鐵壺，去樓下買水。

鳳英祇是想着將怎樣來表現快樂，把和陳太太談話的機會都錯過了，又轉向朱音

「他聽了我將來要結婚的消息，該不知怎樣難過呢！」她的聲音有些不自然，像是被什麼梗塞了的样子。

「不會的吧！」朱音興奮的：「聽說他也在忙着……可是結婚不結婚還不敢斷定。」

朱音看着鳳英感情有異變的激動，終於沒有肯定這個問題。

「朱先生！」鳳英的聲音改變了：「我是多們對不起他，若是他聽到了我的消息，該要多們難過呢！」

聲音不能再聯繫下去的時候，流到胸腔裡的淚，爆發一樣的滾了出來。

朱音想用言語來安慰她的時候，太太提着一壺水走進來，看見鳳英哭了，莫名其妙的一她要命令鳳英出去，又沒有那樣的勇氣，祇是丟下茶壺又向炕裡坐去，暴燥的，把熟睡的孩子打了幾掌，孩子哇哇的哭起來，她又罵着：

「不要臉的東西，還哭呢？」

朱音一面壓制着太太的鬧與罵，一面忙着泡茶。把聲音放得很溫和的說：

「鳳英小姐不必難過。我敢擔保，他決不會怪你的。我敢斷定，他知道你要結婚的消息，他一定



很高興。不但不怪你，還要感謝你。」

「我想，你這些話，也許是欺騙我，也許是安慰我。」

「不是欺騙你，也不是安慰你。」他很動容的說：「你不知道，他現在正計劃着和一位富貴小姐訂婚的事。而且，他是狂了一般的忙着這件事。」

「那嗎，是真的嗎？沒有騙我？」她勉強的擡起頭來，假藏着無限希望在探問着。

「是真嗎，沒有騙你。」

「可是，那位小姐能不能滿足他的希望，若是不能的時候，我還是覺得對不起他。」

「據說這位小姐不但美麗，而且是一個很能幹的交際家。」朱音很得意的：「並且胡邦他所追求的，不僅是美麗與才幹，主要的爲了金錢，他曾經對我談過，他有一個很狂大的黃金夢想，他爲了這個夢想，才……」

「他所追求的，是美麗呢？還是金錢呢？」

「看他那發狂的態度，似乎是金錢重於美麗。」

她喝完了朱音遞給的一杯茶：

「若是他能够忘掉我，我真是快樂極了，我不必管他追求的是金錢，還是美麗。」

又自語的：

「這個人是誰呢？」忽然問朱晉：

「朱先生，你知道這個女人是誰？」

「聽別人說，好像是王經業的女兒，見面的時候我會問過他，不過他不說，始終是很秘密的。這件事大概他妹妹玲玲都不會知道。」

一提起玲玲，他又想起來一段新聞：

「玲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被一般人講得花花綠綠。」

鳳英很鄭重的：

「玲玲和她愛人結婚了，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外面傳揚，都說是潛逃！」

「笑話！」鳳英不在意的：「婚禮都舉行了，誰會這門無事生非？把密月旅行會說是潛逃。」

「真的？」朱晉驚訝的。

「我不說笑話！」她又在探尋別的事情：「玲玲的事情，多時也不會瞞我。」

鳳英尋思了好久，不知不覺又喝了一杯茶，依然沒有找到話題。因為有一個悲哀的影子，不停的在眼前閃動。

室內的空氣，重壓太高了，窗外的天，黑沉沉的。她急忙要回學校去。

朱太太沒有聲響，由朱晉把她送到扶梯口，她走下扶梯，又聽到孩子的哭聲，和朱太太的吵鬧聲。  
佩英回到學校之後，悲哀並沒有減掉，一種更雜亂的愛與恨揉成的回憶，在她腦中纏繞着。

和每天一樣，無語的睡下了。

兩個星期以後，臺灣全國的新聞報刊載了一個徵婚的廣告，是用極美的字體排印的，曾引起許多人的注意。

爲了改革過去以及現在流行的習慣，要從舊式自由戀愛和古式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解放出來，公開的向全國男性青年，徵尋一個理想的伴侶。

我有一個理想人生，想用這理想人生去創造未來的生活，我像是一個沙漠中的旅人，是急需要一個旅伴的，關於要求的條件：

一、能順應我理想生活，沒有個性的人。

一、獨身青年男子。

應徵資格，並不限制，關於我自己，也簡單的介紹一下。

一、二十歲處女

一、有母親一人，原籍奉天

一、大學教育科，二年修業

一、無職業

一、繼承遺產三十萬，債權十五萬，及所有不動產百五十萬。

應徵者請將照片履歷及生活設計各一份。

掛號寄交奉天市北關新街五號轉王學敏。

這個廣告刊出之後。

不但撥動了許多青年們的心，就是全國各地小資產階級青年們，都瘋狂了。

每個人都希望獲得這個應徵的資格，感情一些的，都在家庭對父母，或者是在法院對審判官，提出離婚的要求。理智一些的，是緊忙的進行應徵手續，而預備中選之後，馬上提出離婚。

離婚，在當時社會是一種時髦風氣，這個問題，也成了青年的時髦問題。法律是不能制裁，道德也不能抑止，所有的青年人都主張，古代的媒妁之言最不合理，舊式的自由戀愛最沒道德。祇有對於徵夫這件事情，共同感到了最濃烈的趣味。

羣衆的瘋狂心理，動蕩着。

## 五

紳士王經業，胖成了一團，脖子和臉的界綫，使人的視覺劃不清，橫絲肉，發射着紅亮的光輝，一般誇讚他的人都說這是福氣，也有說這是財氣的，茶色的厚眼鏡，鑲着很寬的邊緣。禿頂的頭上，一頂瓜皮帽，帽上有一顆大的珠寶。他來到這座城，生活在這塊土上，不過四年，在這幾年，公眾事業，沒有一件是沒有他參加的。

王經業的名字，實在是說得出，叫得響。兼的任務，不是這個團體的董事，便是那個公眾事業的名譽會長。

每次他在公眾面前講演，第一句總是：

「名譽是人生的第一生命！」以下便不停的發揮他的名譽哲學，於是又告訴別人怎樣愛名，怎樣求譽。不久以前，紳士王經業會經負債二千元，爲實際上是妻，名稱上是女兒的王薇小姐開的家庭美術展覽會。使也是他爲了家庭名譽而肯犧牲的具體表現之一。他想，把一個上流而外表豪華的家庭，很清楚的路入在市民的腦中，用掉幾個錢是值得的。用王薇的名義，可以招來一些太太小姐，顯然的，女人是傳播名譽最好的機關。

職務是太太而名譽是女兒的王薇小姐，以青春的熱情，毫無目的的把這展覽會拉攏完成，職務是

丈夫而名稱是爸爸的紳士王經業，以美術不美術的而以介紹家庭及交結名流夫人小姐爲目標的是麼。幸那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關於名譽的事情，祇要有王紳士伸手，沒有不是千順百順的。但王薇常常在他面前要孩子脾氣，這總是使他提心吊膽的。

一天晚上，王薇和胡邦一同從畫室中出來，又到胡邦寢室中坐了好久，便走到王經業的臥室中來了。

室中充滿了檀香氣味，紳士在燈下讀太上感應篇。四圍的空氣，死沉的低壓在各種古代雕製的木器上。

王薇小姐悄悄的推開門，看見屋裡並沒有別人：

「爸爸！」

紳士轉過頭來，把交鏡摘下，用前額遮住燈光，頭努力低下，眼睛向前看着她那一身艷紅的夜服，身子也轉過來了：

「我不是說過……」停了一會：「有人靡人我們都要少說話……」

「是，爸爸！」一面走在王紳士的椅子背後，兩手扶在他的肩上：「因爲我太愛你的關係。」紳士有些敏感，覺得很奇異的，沒有言語。

「爸爸！我再要求你一點事情好不好。」她又走在他的前面，身子躬下去，兩手扶着前膝，雖然身子離椅子很近，但是她沒有坐下去。

「唉！你想想，那樣事情委屈過你。」又停了一會：「是不是又用錢？」

「錢？我不再要了。」她鼓嘴，像是又在耍孩子脾氣，忽然，她坐在椅子上的時候，態度變得嚴肅，而使人覺得冰冷起來了。

「我向你要求的是我的婚姻自主。」

沉默了好久，像是一個巨雷，震驚了一隻敏感的動物，這時祇有畏縮而戰慄的聲音：

「你，你怎麼能提出這個問題？」

「我怎麼不能提出這個問題？」強硬的。

「你一天一天的長大了，你應該更明白我和你的關係，我常常勸你，有人的時候，和沒有人的時候，總是不說說話，免得一句說走了口，我的名譽，我的地位，你總是當作玩笑。

「你是從小抱到我們家扶養大的，若是在育嬰堂長大的話，你決不會有現在這樣的將來。你還不足嗎？」

「爸爸……」

王薇未容發言，紳士便：

「唉——」

像是制止，又像是反對這樣稱呼。

「謝謝你，假如我不是一個人的話，我已經滿足了。現在我還是求你，給我自由。」

「我多時限制你的自由？爲了怕你在家庭受寂寞，引導你隨便去交際，爲了怕你不快樂，允許你戀愛自由……」

「但是那交際使我太煩惱，戀愛使我太痛苦。不然，我——」

紳士的椅子，不安的搖蕩着那臃腫的身體，急得談話的聲音都不自然了……

「你知道，我在社會上是什麼人，名譽不就是我的生命嗎？」

「我正是報答你的過去，尊重你的地位，愛護你的名譽，我才低聲下氣的，作你的女兒……親愛的爸爸，請你給我這一點自由，將來，我決不會忘掉你的。」

「唔！使不得！使不得！」

看王薇向他撲來，他慌得站起來了，太太感應着衣袖落在地上。

「即使是磨破了嘴唇，你也不會明白的。」他的聲音已經失掉了常調：「我完全爲你打算，爲你的精神，爲你在社會的地位，我才認爲你是我的女兒……」

王薇迎起了淚臉，惱怒的：



「若認爲我是你的小婆呢？」

紳士接續着：

「那你就沒有權利白天嘔氣，黑夜耍脾氣了啊！」

「胡說！」她的聲音低緩而有方：「你若是對社會承認有這們一個年青的老婆，我再到外面去交際和戀愛，那你紳士的面具，不是早就要揭穿了！」

她的眼睛，一味的凝視在燈光的陰影中，又說：

「我不能不感謝，我的美麗，我的青春，我受一般人的敬愛，一些青年們用血，肉，靈贈給我極高貴的友情，這都是因爲我是別人眼中的小姐，王經業紳士的女孩。」

「我若是被公認，我是一個紳士，即便是比紳士再尊重一百倍的人的小老婆，我想社會給我的，不是熱情，是冷酷。不是敬愛，是敵視。」

「我要感謝我的爸爸。」她狂變，祈禱一樣的語調，兩隻手向上舉起，行動完全和言語同化了。

王經業看她的態度不像方才那時狂暴，又漸漸的走近了她。一隻手扶在她的肩上，希望找幾句最動人感情的話，祇是無從想起，無從說出，她又低沉而冷靜的：

「可是，我太痛苦了，這種高貴的痛苦，華麗的悲哀，是一個青年人不能忍受的，爸爸！求你慈悲救救你的孩子。」

這種聲音，是航海者遭難的呼聲，悲悽的哀鳴，使他呆站着不動，眼中閃動着水影，雖然很動感情，但是依然理智在統制着他。

他知道，名譽是第二生命，比名譽更需要的就是一個少女的肉體。他的能力，不能獲得一個潑刺青年女性的精神，於是他完全任憑她自由，在這種不得已的妥協下，已經是認爲不得已的滿足，今晚經她這樣一哭鬧，也許是這不詳事件的發端，他知道她像一匹困獸一樣，有無窮盡的悲憤，無窮盡的毅力，拗執，……

眼光交閃在一起，又不以爲然的躲開。

「我不強制你的意思！」他又坐在原來那把椅子上：「還是容你好生週到的想一想，今晚你就睡在這兒，我也幫你想一想。」

「不！」她扭扭的：「我今晚肚子疼，還是回我自己屋子去睡。」

「我不勉強你，約之，你好生想一想，無論你和誰結了婚，你再要用錢，我是完全不管，現在我雖然不比往年了，但是用幾十萬，總還不費事，你說，你現在用錢多們方便，三千兩千，買東西當然不用說，就是你的戀愛費，我都支給你，還不滿足嗎？」

她無言的沉默着，他乘機又：

「我也知道，今晚你突然這們悲憤起來，是不是因爲胡先生，這事情我早就知道。」

「他是一個窮光旦，總是要想在你身上揩油水，現在你果然上了他的當。你想一想，這們一個卑賤的人，怎能和你在一起？」

「你不要受他的騙。受了騙，青春，友情，血，肉，靈，高貴的贈禮，完全都要失掉，更要緊的是名譽呀！第二生命。」

「當別人談起話來的時候，某人的小姐，嫁了一個窮光旦，結果是受騙，遺棄……」

王敏打了一個哈欠，又伸了一次懶腰，青春的精華兩個豐滿的乳房，在紅夜服裡顫動了一下，把方才的狂氣，悲憤，要求速死與自由舉動，完全平息了。

她把頭低下，養埋上了眼睛，一件別的事情，又湧在她的記憶中，這記憶是她又想在這環境生存下去以後才出現的。在不久以前，她把這件事情早就忘掉，早經顧不得了。她看見窗外的太陽，窗外的春天，她就要跑出去，可是在不允許她走出這扇堅固的關門時，在暗影中的一切，又使她記憶起來了。她含着悲哀與過度興奮之後悽愴的臉又擡了起來：

「爸爸，我要三千塊錢，昨天打牌輸給李太太的，還有——」

沒有等她的話說完，急遽的聲音：

「你，怎麼又——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

「那嗎，親愛的，還有胡先生一千五，也是輸的。」

王薇對於紳士的稱呼，常常是弄錯，她常常在許多客人面前稱他爲乖乖，或親愛的，在臥房裡也常稱他爲爸爸。

每次在他急得臉紅說不出話來的時候，她祇要把稱呼急忙改過來，也就是平安無事，雖然他對於這事最關心，總是不停的在沒有人的時候用種種哀求教導，但是王薇那隨便的態度，常常把這件事有意無意的弄錯。

暴風雨一樣的事態，結果她提出來錢的問題，紳士知道這件事到此已經結束了，他當然照例要快些應許的，可是紳士面孔恐慌的現在，確實沒有現款，但他並沒有表現些許遲疑：

「好吧！明天給六千。」

「八千！」命令的。

「好，就八千。」抓耳撓腮的：「睡覺吧！」。

「我肚子疼，回我屋去睡。」

一條紅色的背影，閃着光，曲綫很美的，飄飄的走出這古老的坟地。

紳士懶快快的，把掉在地上的那本太上感應篇撿起來，忽然想起來方才她提出的另外一千五百塊錢，是誰輸的呢？是她輸給他的呢？還是他輸給李太太的呢？紳士不解的，總之，這筆錢既然答應了，明天無論如何，既便是借貸也得付與的。

第二天的早飯後，王薇又用電話請李太太和許小姐來打牌，紳士說是學校開董事會，其實是給小姐張羅錢去了。

胡邦爲了湊手，回回因爲牌運不好，總是輸。有時候，王小姐若是牌運好，手裡錢多，還給他一些保障，一百二百常從她那裡支借，可憐最近兩天，總是主人方面輸。昨天因爲沒有現錢輸了四五百塊錢的債務。她因爲一時不高興，在畫像室裡也無聊，便找紳士大鬧一場。結果是不安無事。

紳士出去不久。

胡邦沒有通知王薇，拿了一顆綠色的鑽石戒指。走進當舖的大門，這時紳士正從裡面走出來。

秋深了，天地間呈現出蒼老的顏色，虫聲在清晨或黃昏，叫的更殷勤了。

住宅的大司釜老劉，從菜床子上帶回來一張包秋黃瓜的破報紙，發現上面一段徵婚的廣告，第二天便剪頭刮臉要求胡老師給他寫一份履歷。

胡邦把報紙要來一看，簡直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這們幸福的事情，於是他工整的結老劉寫了一份履歷書，又玩笑的鼓勵了老劉兩句：

「你能看見這張報，也是證明你有緣，我等着喝你的喜酒，真有那們一天，老劉就是禍人啦，哈哈！」

老劉紅紅臉，說了一聲：

「藉您吉言！」便走了。

胡邦同樣的爲自己寫了一份履歷，附上了一張照片。這件事情他沒有告訴王薇，也瞞過了老劉。

## 六

一年的時光，將要過去了。

胡邦依然在王宅，向一個女人身上追求幸福與金錢，一年的過程，並沒有使他覺得悲觀與失望，一個女人的心情反覆的轉變，並不能影響他的信仰。

家庭教師的胡邦，將近一個月沒有往畫室中去了，他那冊色彩學，和一冊米勒畫集，已經接受了很厚的灰塵。他早已厭倦了他的環境，但是他還很安適的在這裡住着。

王薇小姐旅行去了，已經離去了一個月，據說回來還沒有有一定的時間，走的時候，紳士照着所要求的，拿出了九千塊錢旅費，胡邦連一點消息都不知道。但是他那豪華的夢想，並不因爲這些事情而發生搖動。

紳士對於一個家庭教師的存在，並不如過問，更是因爲他很清楚的，這個青年的教師，在過去也會是王薇戀人，兩個人曾有過一個使人猜不出的幻想。

有人說胡邦是紳士的家庭教師，又有人說胡邦是王薇小姐的姘夫，其實這兩種論斷都不太正確。

若他認爲他是教師，他現在正是沒有工作，若是認爲他是王小姐的婿夫，王小姐對於他的愛，忽然陰，忽然晴的彼此都鬧不清。

胡邦瘦弱了。

一年以來，在這火和冰的環境中交烙中，使他變成了一個衰老的人，他所希望的幸福與金錢，影一樣的出現不久又消失了。

炎熱的夏日，寂寞的太陽。

胡邦的新生活方式又開始了，他一面是陪高貴的太太小姐們打牌，另一方面是到小胡同，看看賣藝的，聽一段女大鼓。他一面是希望和王小姐恢復高貴的友誼，和眷戀那過去的愛情，另一方面是在夜色的街追追野妓，逛下等娼窟。

某一天晚上，胡邦打了八圈回來，喝得醉沉沉的，便睡在了牀上，時間才八點過十分，僕人推門進來：

「胡先生，老爺在客廳有請。」

他雖然沉醉了，但是這聲音確聽得很清楚，這真是意外的事情，在過去經驗中所沒有的，立刻答應：

「知道了，我就去。」滾身從牀上爬起來，腦神經全部麻木着，眼前放散着金色的花朵。他毫不

遲疑的，走向客廳去了。

隔着紗窗，看見紳士悠閑的坐在沙發中一口一口的噴煙，他走到門前輕輕的敲了幾下，便推開門進去，最先是向紳士行了一个敬禮，因為不常會見的關係，動作總覺得有些生澀，紳士隨便的一讓，他便坐在了紳士對面的沙發上。並且勇敢的先發了言：

「老先生，有什麼吩咐嗎？」

「是，想請來談一點事情。」

態度很和藹的，這給胡邦一個極大的安心，吐了一口煙，慢慢的談着：

「最近，我想用自己的力量，設立一個學校，爲了教養一些社會中不認識字的人，這是很好的社會事業。你知道，名譽就是人的第二生命，爲了這名譽的事情，我想和你討論一個具體辦法。」

「老先生祇管吩咐。」胡邦很恭敬的，祇是腦中像被觸動的生物佔據了一般，他這句話，並不是從他誠意中說出來的，在最近這一年中，他已經養成了一種極衰老的習慣，那就是不喜歡作任何的事情。雖然他的幸福的影子，距現在渺茫了，金錢的希望，也將會變成空虛的悵惘，但是這死水的生活，若是能永遠這樣繼續的話，他是再不希望一切了。一年來的冷與熱，舒適的境遇，把他改造得這樣衰老，他方才這句話，是鼓起了最後與最大的勇氣說的。

「我已經計劃收買一塊地基，建立一個校舍，今年着手，明年就可以招生，因爲人材很缺少，生



人還不相信，所以要請你代理校長，暫時先主持學校的事務。你看怎樣？……」

以下，還沒等胡邦開口，便是一片哈哈大笑的聲音，使胡邦莫名其妙，爲了逃避一條極不自然的風風，他偶看紗窗，向院落拋去一條靛線。

夏天的綠色，在太陽中放光，偶爾從遠的地方，飄過來一片雜亂的聲音，輕淡的，哀愁的，表徵着悠長夏日的寂寥，這些聲音，很像是柳蔭深處的蟬聲。但是，那鄉野的蟬聲，是距離這間客室很遠的，形成兩個極不相同的世界。

胡邦，被窗外偶然的一片太陽光，流過了他的記憶，沖浮起了一些新的夢想，這夢想是曾經在過去的青春裡生長過的，後來被壓在重大的岩石下，便自形的頹萎了。

「你看，現在的風紀是多們紊亂！」忽然又被這沉重而蘊藏着無限嚴肅的聲音，把浮在胡邦的臉上的光輝擦暗了，又急忙的轉過頭來，用兩隻眼睛，集精會神的注視着那個紅潤而滿佈着橫絲的臉，那嚴肅的聲音，依然是續繼着：

「現在的人們，所追求的祇是應酬與金錢。道德，名譽，簡直就沒有當一回事。所以我要拯救社會的道德，提高我個人的名譽，是要先從辦學作起。」

默默的，室內的空氣，死寂了，一條過午的陽光，從西方斜射進來，調和這靜悄中的顏色，這一條光，明亮了一面豪華的銀盾，那銀盾的四週，閃耀着放光的花圈，銀盾上浮彫着四個美術字：

「德高望重」。

王經業在一個青年人的面前，總是要談社會事業的，犧牲與服務，有如他降世以來，上帝所付與他的使命，他對於坐在面前的，那渺小的胡邦，又假笑了一陣，然後說：

「青年人更要明白，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

「是的，老先生。」應答着，以爲這些話還不足以恭敬一個所崇拜的人，又說：

「現代社會，像老先生這樣有道德，有品格，肯熱心公務，用自己的錢辦別人事務的人，真是一個也沒有。」

頓了一頓，胡邦總是覺得話沒有說完，盡量的收羅偉大的語彙，來讚美他的主人：

「是的，我們要特別愛名譽。」

胡邦的話，還沒有結束，又是一陣哈哈的笑聲，從這冥冥其所以然的笑聲中，發生了一件事情，這笑的尾聲未能全部顫動完，忽然的站起身來：

「胡邦我們就這樣辦，你就這門準備。我還有一件事情。」

一陣苍老的咳嗽，他轉過了身，那背影慢慢的走出了門。

茫茫的霧，散佈在胡邦的眼前，他失了路，他的腦海，失了平衡，半意識的走出了客室，他想到市場去散散心。

「胡先生。」走過一棵石榴樹的時候，忽然在腦後響着這個很熟稔的聲音，他轉過了頭，原來是大師爺老劉。

「啊！老劉，什麼事？」

「今天特爲向胡先生辭行。」

「怎樣的！」一個不開心的驚訝：「不作了嗎？不是呆得好好的，老爺小姐都很喜歡你，有什麼高就嗎？」

胡邦看着老劉那已經呈現生之疲倦的顏色，一年前是懷着狂大希望的夢想者，用種種的方法，求得一個女人，還有那幾百萬元的財產，現在，竟讓老得到這般光景，那兩片枯乾了的唇，顫動着：

「胡先生別開玩笑了，像我們這樣的人還有什麼高就？」枯澀的微笑，不久被一層內心的陰鬱又遮蓋了：「沒有什麼事情作，也要離開這兒，另想辦法，不然一輩子不用想翻身。」

沒有風的夏季，世界停止了呼吸。

方才老劉的這句話，和他平凡的面影，時時映在胡邦的腦中：

一年前，是那樣瘋狂一般的追求幸福，痴迷的希望着光明，他時時的信仰着自己是一個人。疲勞，痛苦，壓得他總是想翻身的人，現在竟變得灰沉沉的邁不開步了。

一片陰霾，在眼前動蕩着，像是一個盲者，察覺出同行者跌仆在前途深淵中一樣，戰顫，不安，恐怖，最後的失望，已經佈置在眼前一樣，自己的希望，雖然沒有全部的死滅；但是那種凝聚，沒有動蕩，沒有進展，浪費了熱情，浪費了血淚。

胡邦從畫室走到寢室，許多地方，是用同樣的寂寞浸蝕着他，他不能多停留的，從屋中走向屋外，許許多多的房屋，像是一座大的廢墟，他又為一種潛意識支配着，走到王薇小姐的窗前，幾隻公孫樹的濃厚葉影，映在窗上一動也不動，空虛的悵惘，使他把頭突然轉了過去。用力的走開。

街上，人來往的流動着，雖然是一座不滿三十萬人口的都市，黃昏之前的有階級，竟呈現了這們熱鬧的人物活動展覽會，無線電收音機雜音嘶啞的響着，塵土的氣味，在夕陽前的光照下，跳動着輕渺的光點，一張大的黃網，織置着馬路。

胡同，牆壁上張貼着各種花柳病廣告，用白粉筆在磚牆上畫的王八，一隻一隻的，伸着四隻腿在陳列着。相士們，不願從牆腳下時時向外散步的尿蒸氣，優閑的坐在那一張小桌旁，為世人論吉凶禍福。葯舖的門前，圍繞着一群人，在這人群中有一個赤身露臂的壯漢，頓足捶胸的對天發誓，以身作則的在賣大力丸。賣祜衣的門前，也同樣圍了一群人，熱騰騰的，擠得黑鴉鴉的，有的是爲了這樣來消磨自己的光陰，有的是爲了聽那俚語腔調，很少是來買東西的。另一個門前，却是比這個地方多了幾倍以上比他們更貧困的人，用所有的錢在購買着彩票。也有的人是在很感興趣的在

談論着毫無感情的數碼，反復的爭論着。閑散的街景，總是被這些人們點染着，一種不能更改的習慣，社會便是一個很好的標本，忠實的傳習者。

兩個青年商人走了過去。

「走，咱們到茶館去泡一泡。」一個說。

另一個表示贊同的走進了那條飛着泡土的胡同。張家茶棚對門，膏藥店的留聲機，吱吱呀呀唱着流行歌：

「天涯呀，海角，

覓呀覓知音……

小妹……

郎呀；咱們倆是一條心……」

小胡同裡動蕩的歌聲。圓所和大煙館是比隣，醉鬼們失了平衡的身體。暗影中的女人，露着一個粉臉，拉着路人低語。小販們故意提高了喉嚨：

「花生仁！

花生仁，瓜子！」

鼓姬帶着琴師走過去，立刻就有人低聲交語着：

「怎樣？辮子都要拖地啦！」

「沒啥！」不屑的：「拾塊錢！」

「大癩自從倒嗓之後，就不值拾塊啦！」

三個青年小伙子，圍着一個豆腐漿辮子，一面喝一面講着。賣豆腐漿的那個傢伙，更風流，應酬着主顧的時候，嘴裡還哼着打牙牌他對於這胡同的人物。比較最熟悉，尤其對於一些度夜生活的。他對王大癩的價值問題是：

「天天說完書以後，不是帶回一個去，就是叫別人帶去，一個人回去的時候挺少，拾塊錢總是瞎話，一夜五塊六塊總是有的是……」

他擦一擦手上的「豆漿，又傷感的說：

「女人若是不顧臉，來錢總比男人容易，可是也不是一輩子的事情……」

他的主顧又談着人肉市價暴落的問題，這時幾個野孩子爲了爭一個煙蒂，祖宗三代在的互罵着，但是他們並不惱怒，也不動手，祇是很認真的，且是十分刻簿暴露着對方的醜惡而在痛罵着。

由煙妓而變爲鼓姬的鳳英，在一般人的贊揚和謾罵裡，漸漸的成了這條胡同裡的紅人了。圍繞在她身旁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她的生活與其說是比較從前容易了，勿寧說是更艱難了許多倍。

胡邦也是這條胡同中的人物。

七

「噯，我因爲有迫不得已的用處，要向你借五百塊錢。」

「我，哪有錢！你怎麼向我借錢呢？」

王薇旅行歸來之後，給胡邦一個絕大的失望。但是，他以往——在一個女人身上追求幸福與金錢的習慣，還不甘立刻接受這個絕望。在一個晚飯後，王薇在院中的紫丁香花旁散步胡邦又用初戀的口吻，來求借這筆用款。她對於這件事情，既不關心，又很冷淡的：

「我怎麼會有這些錢呢？即便是有……」

「我雖然不能再承認我們的愛情，但是你對於一個始終在愛着你的人，一個最後的要求都拒絕了而不覺惋惜嗎？並且，這筆款子還是爲了救一個你所應該救的人。」

兩個人的腳，同時停止在丁香花前。胡邦折下一隻花，插在了王薇的白色西服胸前。她表面雖然沒有拒絕，內心却不願意再多接受一個自己已經厭倦了的人超事實的敬意！

「謝謝你！」她悠然的，她右腳的鞋跟，用力踏入濕土中，使鞋尖仰起，漫然的搖轉着。

「無論是……我不應該出這筆款子救一個我所不願意救的人。沒有品格，被社會所咒罵的女人。」

「爲了救你的曾經愛過你的人，你是應該救她的。假如我們不能戀愛便不能作朋友的話，我從現在起，永遠不再見你。」

「也好，這到是很好玩。」

「祇是，我對不起你的父親，我才要幫他辦一點社會事業，便離開你們了。」

「你不要太糊塗了，我父親阻隔我們的愛情，是甚於他的事業的，你不要把我們的愛想得那般容易。」

「那嗎？」胡邦的聲音，輕微的顫動了：「爲什麼把很難的經過，便這樣輕易的放棄了呢？」

「你再多問，我就不跟你說了，叫你不明白！」她轉身就走，胡邦莫明其妙的，手中的一隻紫丁香落在地上了。

第二天的早晨，胡邦擦着一隻爲焦急與失眠喪紅了眼睛，跑到鳳英下宿的那個小旅社。門沒有加鎖，他習慣的推開門進去，鳳英還沒有起身，他先對鏡子看看那濃佈的血絲網，籠織着白眼球的眼睛。然後轉身走到牀邊，用手把敷在頭上的被揭開一些，又把頭低下去。

過了許久，鳳英被一個人的呼吸喚醒了，依然沒有起來，胡邦坐在牀上，身子依在鳳英的身中：

「書棚今天不要去了，從此就告結束。」

他冷冷的，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那你一定是把錢弄到手了。」佩英從消瘦了許多的臉上，閃出來稀有的笑容。

「沒有，一個也沒有。」依然是冷得使人發抖。

「這不是笑話！我的債務一天還不清，我的生活，便得不到自由。」

「你是有自由的。」

「我若不是因為有自由，也不能落到這般地步。」

胡邦被一種最大的痛苦籠罩了，所有的聲音都毫不憐恤的刺激着回憶，更急燥的。

「我們不是還有自殺的……？」

「自殺！」她又冷笑的，腹的顫動，使胡邦的身體也動蕩了：「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以在我以爲自殺是最幸福的歸宿。現在，我明白了，自殺原來也是欺騙。」

「從前，我曾經自殺過一次，那是你才拋棄我不久，我從朱音的口中，知道了你的希望，我不願意阻止你前進，同時我又空虛得不能使我活下去。於是我走上了這條最懦弱的的路了，想逃出這人群。」

「是的，我已經很清醒了，那過去的錯誤，請你不要總是想過去，你應該爲我們的現在，想一個辦法。」

「爲什麼不談過去呢？」她的態度，很閑散的：「假如沒有過去，能有現在嗎？假如我已經自殺

了，你已經和王薇小姐結了婚，而且現在是一個有錢的紳士，我們還能有現在嗎？你還會因為這們發個錢，而感覺到生的焦急與愛的煩惱嗎？」

「可是，我呢？却是對現在非常的眷戀，祇是覺得過去像是一個夢。」

「我不願意你再說過去的事情。」胡邦站起身來，離開她的牀。

「你總是不允許我說過去的事情。」鳳英總是爲這件事情，盤踞過去的遭遇，她認爲胡邦應該很認真的聽一聽，但是每次由她提出來的時候，胡邦總是攔阻着她說。一種無名的慚愧，使他不忍聽下去，他祇覺得是害了一個人的身體，又害了一個人的靈魂，使她不能死，同時也不能生。

一個夢，使胡邦悲哀的夢，破碎了之後，他便想用最後的熱情，來拯救鳳英，過去的事情，想也不敢想。

「英，我現在來，贖我的生命，來拯救你。希望你把過去的都忘掉。茶棚你無論如何也不要再去了。明天，我便從王家搬出來。」

「那怎麼能够呢？」鳳英一臉死灰氣。沒有一點希望，也沒有一絲光明：「我借了老板的錢，便是賣掉自己一樣。我能從別人手中借得出錢來，那嗎，抵押是什麼呢？我們還不是一無所有嗎？不是身體是什麼呢？」

「我早就承認我自己已經死掉的人了，所以我把最後的身體，都毫不吝修的賣給了別人，我沒有想



手一鬆馳，破報紙在他沒有知覺中落在地上。忽然，他兩隻手過度用力，抓住了鳳英的兩臂；

「英，你還不起來嗎？」

黃牛都起來了！」

鳳英微笑的，她一點也沒有被方才胡邦的痛苦所激動：

「這話好像是幾年前玲妹妹教給我的，我們倆個人常對你說的話！」

她沉在回憶中了：

「這句話多們甜蜜啊！邦，你怎麼忽然想起說出這句話來？真使我醉死了。」

鳳英用手撫摸着他的頭，胸前爲他的熱淚浸濕了。使她不明究竟的：

「邦，你怎麼的了，歡喜得落了淚嗎？可是我總也沒有遇到這們歡喜的事情，我起來！我們好出去玩玩，今天我決定不去了。」

她一面說着，扶起了胡邦的頭，坐起身來。胡邦又急忙的使她睡下：

「你還是睡吧！我就要走，晚上再來看你，可是你要等我。」

「那們晚上我們一同用晚飯，我等你，你一定來，五時至六時，不要誤了。」

胡邦一直走了去。

回到王宅之後，他祇是覺得走入了一座荒丘，痛苦的又像是走進了刑場。寢室內幽暗的，陽光

不很充足。又走向畫室，沒有一個人，從畫室又走向小姐臥室的窗前，祇有輕微的風聲，搖蕩着樹的影子，沒有一個人。最後，他到了新來的大司釜老李：

「老李，你不知道小姐往那兒去了？」

「是早晨出去的，和老爺，還有幾個客人。」

「沒有留話？晌午飯開還是不開？」

「說是不開。」

「好罷！」胡邦低下頭去，悵悵揉着他的心。走回寢室。

他不停的想，怎樣能我到幾塊錢，今天晚上和鳳英高興的喫一頓飯。

老爺和小姐沒有回來，胡邦挨到午後五點鐘，再也忍耐不住了，餓着肚子去會鳳英。

鳳英房中，留下一張紙條：

「邦，因為特別事故，今晚選得出演。事實上不允許我聽從你的話，而且我又沒有遵守我們的約會，實在難過。英」

胡邦對這紙單，凝視了好久，最後揉成了一團，狠狠的丟在地上，一直往獨眼龍茶棚去了。

眼前放閃着金色的花朵，腦中膨脹得要裂，拖着軟頭的兩隻腿，走過一條被小販叫喊聲翻騰得很熱的一條街。

一條胡同，人影，一隻燈。

閃動，幻變，一群人的頭顱。低級的嘲笑聲，烟蒂的花火。

飄蕩着，女人的聲音，熱稔的尾韻。

夢，走過去，不，像瘋狂的武士，跑過去，拳落在人們的頭上。

騷亂，吶喊，不明原委的混亂。

歌唱，那哭泣的尾韻，又在他耳旁動着。

腿失掉了力，軟得失了知覺。

扶着牆，站在黑影中。

又是一片低級的嘲笑，含着輕蔑與辱罵向他聽覺中襲來：

「勁哪！」

「眼珠往我這瞅！」

他把身體向着混雜的聲音投進去，光奪去了他眼睛的視線，腦中空洞的響聲，使他不知道怎樣來處置他自己。

他要向這群惡魔挑戰，忽然眼前一片昏黑。

腿戰慄着，使他躺在地上。

臺上的聲音，爲這出現在燈下的景象中止了，大家驚愕的喊叫起來。

許多椅子移動了，站起來許多身體。

走出了幾個人，門前有更多的人，用頭擁滿了門，塞滿了窗。

「怎麼的！」

「什麼事？」

「看要酒瘋的……走開吧，醉漢。」

「……………」

雜亂的聲音，響成了一片。

獨眼龍和他的夥計把胡邦擡到後屋去，一面又要求鳳英無論如何要先維持生意，不然要求賠償損失。

鳳英撫着跳動的心，勉強登臺，看着那風波後的幾個面影，使人會發生寂寞與悲哀之感的景象，唱了兩句，便覺得有沉重的淚滴，在胸中掣盪着要落下來。這時，不顧一切的走下臺去。

在後門口，被獨眼龍阻止住：

「若是今晚不到完場，得賠損失。」

鳳英急迫而粗惡的聲音，像是一匹困獸：

「放開！損失！命都不要了，一齊交給你！」

獨眼龍追着鳳英的影背，一同來到後院。最先是責備胡邦。因為胡邦曾經爲了鳳英的債務問題，和獨眼龍商量過許多次了。

「胡先生，事情我們是慢慢商量，我們都是在外邊跑腿的，誰不願意多交幾個朋友？你這們一來？不是要折我的臺，亂我的飯鍋嗎？……」

胡邦伏在炕上，像是一具死屍，使人懷疑他已經失去了呼吸，鳳英一味哭啼，老板娘的嘴，鼓得像一幅漫畫。

## 八

「徵婚廣告，是由於憤恨，並不是想求一個伴侶，你知道，一個女人的失戀後的心境，真是變化得不可想象。」

野地的蒲公英，開着黃色的花朵，鳳英依在胡邦的身旁，在草地上走着，她看胡邦沒有發言，又追憶似的：

「失戀，服毒，和一個醫生發生愛情，作了一個人的姨太太。女人，雖然是有毅力，肯喫苦，這些生活的障礙物總是掙脫不開的。」



「我會聽過許多人對於我們女人的責備，虛榮，拜金。這次從這徵婚廣告中，同樣看到了許許多多的男人們，瘋狂一樣的，與其說是爲了一個女人，勿寧說是爲了一個女人所有的金錢。誰都知道，我並沒有有一個錢，現在和以往不同的，祇是多了一些債務和不自由。」

胡邦知道，這些罪惡，有許多是自己加在她身上的，一味的不言。

兩個在草上走着，這還是在痛苦生活掙扎中的第一次。

鳳英談着過去的事情，是像蜜一樣的甜，又像膽一樣的苦。

「那時，我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爲人都是追求金錢與幸福的。結果，從那次徵婚廣告，又證實了那錯的觀念並不錯誤。我現在所要說的話，你不該認爲是痛苦的吧！」

胡邦的血，在心中沸騰着。

太陽照耀着野地的黃花

「怎會不痛苦呢？」經過很久的沉默，胡邦終於像是懺悔一樣的說了：「雖然過去像一個夢，但是這夢太浪費了。」

「將來不浪費的話，我以爲祇要我們再能彼此忍受一年的痛苦，就會有一個新的將來。」鳳英總是忘不掉一年才能償還的債務。忽然她想起不應該再用一些悲哀的事情，來壓迫胡邦，於是又說：

「我們從根本若是儲強的話，決不會落得遍體創傷，從現在起，我們就從現在起吧！建造我們的

新生。」

一條充滿了希望的光，掠過了鳳英的臉，她希望用這樣的快樂，來感動胡邦。

胡邦的嘴唇，顫動了好久，才說一句話：

「債，債又將使我們忍受這門長的痛苦。」

那條光輝，帶着陰影，同時撲落下來。倆個人都在想着一件事情，誰也沒有開口。

一直挨到兩個人說了一聲：「再見！」便分別了。也沒有談到下次的約會。

鳳英想着債務，又懷疑着胡邦，陰沉沉的心境，不知明天會不會來。

胡邦回到王宅，便要清算自己的生活。一面吩咐用人收拾自己的東西，一面到客廳見主人王經業。

王經業和幾個陌生的客人在談學校的問題，胡邦並沒顧及是不是失禮，便直闖在王經業面前：

「王老先生，有件事情要和你商量！」

胡邦打斷了他們的談話。沒有等待讓讓，便很隨便的坐在了了一張沙發中。

「急嗎？不然的話，晚上商量。」

還未容胡邦開口，又很老於事故的：

「讓我來爲你們介紹——」

王經業說了許多人的名字，最後哈哈的笑着說：

「大家都是教育界的名流。」

大家也隨着王經業哈哈，哈哈。

這些聲音停止之後，胡邦又冷臉的對王經業說：

「很急，立刻需要解決的事情。」

王經業思度了一下，又把眼睛的光線，掃在幾位名流的臉上。

名流很知趣的，同時站起身來，同聲告辭。王經業錯疑到是關於王薇的問題，所以祇假意的挽留

一陣，把客人送出去。

「什麼急事？」

「我從今天起，辭去作你府上家庭教師的職業。」

「還有？」

「再沒有了！」

「唔！」

王經業的呼吸，一陣緊急，一陣舒緩，在幾句談話之中，竟經過兩三次變化。最後，心平氣和，

把架子擺得很够味的說：

「我正在收羅教育人材的時候，怎麼能捨得你走呢？學校在下星期一就開學了，你也許還不知道。這個學校若是辦得好，將來的好處真是多得哪！」

「我實在不能作了，請你把我應得的報酬，清算一下。」

「你不要太堅決了，在我這裡有什麼不好呢？」

王經深是潛意識的不願意胡邦走出自己的勢力範圍。他總認為胡邦一死，是最理想的，不然就要在自己身旁作事，他無時不在範防着胡邦的走，會引動王薇的心。

「我的信念非常堅決，因為我的精神太痛苦了。」胡邦眼睛都不擡的說。

「青年人，總是精神，精神的。」

「無論如何，我是要走的。」

「好吧，你等我打算一下，不要忙。」

「希望你立刻把我應得的報酬清算一下。」

「若是用錢，把這個月的薪水先支給你用。」一面說着，從懷中掏出來一疊紙幣，數了幾張，哈哈的笑着遞在胡邦的面前。

「去吧！開開心去，我還有事情，幾天就要開學了。」王經深站起身來，儘要走出的樣子：「你的事情，容我想一想。」

一扇門，終於把王經業的背影遮過了。

王經業回到臥室，燃着了一支雪茄煙，吩咐僕人去喚小姐。

王薇自從這次旅行歸來之後，風度更改變得風騷了。髮不但梳得長長的，渦捲得很自然，眉與眼，也瑩晶得像含着一滴秋朝的露珠。

推開門，總要經過一時的等待，然後飄飄的進來，新學得的習慣，便是用兩隻手不停的提搖着巴黎夜禮服式的褶擺。

「薇，你在作什麼？沒有立刻就來？」

王經業等過一個半小時之後，終於等到王薇推開自己的門，便開口這樣的問了。

王薇一點也不在意的：

「這還不是立刻嗎？」

一個引不起爭論的問題，自然很快的會解決的。

「胡邦要離開我們這裡，這件事情你聽說了沒有？」

「不知道！」她把語尾放得那般重，好像是和人嘔氣，其實是在撒嬌：「走就走，不走就不走。」

「小孩子！」

「本來是小孩子嗎？」王薇才要坐下。王經業從她身上並看不出一點變化。又想起了行開學禮致辭的事情：

「你還是回去吧！我還有事情！」

「你看你！」王薇一扭身，飄飄的走出去。在院落的小路上，遇到一個僕人，很掛心的問：「我房中的客人走了嗎？」

偏巧，那個僕人不知道她房中有客人：

「小姐，你問的是誰？」又自作聰明的：「是胡先生嗎？胡先生我沒有看見。」

王薇小姐頭也不回的，罵了一聲：

「該死！」

## 九

黑暗街。

賭博場和妓女們盤踞着的房屋，羅列着，擁擠着，一條一條的街路，彎曲得失了方向，長得使人望不到盡端。

被譽爲下等社會產物的典型人，都聚集在這裡。這些人們的市場，和那些聽書和擲鼓娘油的人

們，有的是隔絕，也有的是不隔絕。

胡邦迎面走來一個人，青色的服裝，給人一個陰險的印象，走到近前，那個人輕輕的握了他的手，使他在驚愕中，看出來是他多年不見的友人朱音：

「老朱——」

朱音立刻使了一個沉重的眼色，又回過頭去看看，拽着胡邦走去。

走進一所白天便燃着紅燈酒館暗室，兩個人便喝起酒來，朱音爲胡邦講了許多這個地方的習慣，主要的是不要在路上，以至於在公共場所講話。

黑暗的街市。

寂寞的街市。

人們都是爲狂想和希望交織着，面影閃動着悲苦的命運。匆忙的走到這裡？又匆忙的走到那裡。  
胡邦喝着酒，從一塊暗玻璃的裂痕中，已經看到了許多路上的人。

「自從你失蹤以後，真想不到在這裡會遇到你。」朱音把聲音放得特別低。

「真是想不到的事情呀！雖然是驚訝的語調；但是那調子幾乎使人分辨不出來：『你這樣的人，居然也到這裡來。』」

「唉，話說起來就多啦！現在的賭，已經成了我的生意，我從前咒罵爲黑暗地帶，現在我已經認

爲是生命的樂園了。」

「你真變了！」胡邦說。

「我真變了。」

「你也變了！」朱音說。

「我沒有變。」胡邦的話鋒又一轉變：「我也變了；可是我變的形態。並不是像你所看到的，我到這裡來可以說是偶然，也可以說是有意識的行動。」

「你——」

「我因爲需要，所以要賭這一次命運。」胡邦果敢的態度，有如一個大的希望在支配了他。

「你以爲你的命運，輕易能得到勝利嗎？」

「總之，一個是失敗，另一個一定是勝利的，不是嗎？」

朱音輕蔑的笑了一笑。

「兩個都是失敗。」

「我不解！」

「你當然不解。」又表示同情的：「事實將會告訴你的。」

胡邦勇敢的精神戰慄了。失望的羽翼，巨大的黑影遮籠來了。朱音像是用眼睛看穿了他的思想。



「你有多少資本？」

「六十。」

「要用多少？」

「七八百！」

「作什麼用？」

「買一個女人的自由。」

兩個人說了些行話，最後朱音笑了一笑，手指下意識的敲着桌子，自言自語的：

「十倍，十倍以上。」站起身來，付了酒錢；拉着胡邦的手：

「走，把這太少，比數差的太多，碰碰看，湊巧就是千八百。」

賭博場。

人的頭，動蕩着。轉過去，一片枯黃的面影，陰深而呆板的平面體。

朱音耳語着：

「把錢給我。」

胡邦把從王經傑紳士那裡領來的那幾張紙幣全數悄悄的遞過去。

人，瘋狂的擁動着。時常發出不是人類所應有的聲音。

在胡邦從小便所走出的時候，朱音失了踪影。胡邦急燥的注意每一顆頭，每一張臉，從這裡找到那裡，從那裡找到這裡。喉嚨裡發出火一樣熱氣息。

跑出賭場，又鑽到酒館，野妓房……去尋我，依然是沒有朱音的影子。

黃昏後——

胡邦在賭場中，像是一個神經病患者，忽然跑來，又忽然跑去的。急得像一隻可憐的螞蟻。一直到午夜，希望沉落到深淵的時候，他才失望的走回鳳英住的旅店。

走在街上，他什麼也沒有看到，雖然有燈光，有人影，有……：

撲向鳳英的屋中，空寂寂的，使他又轉身走向張家茶棚去。

夜靜星稀，人散後的時節，寂聊的市場，燈光照亮了人們遺留下的腳跡。失望的。懷着說不出的委屈，又回到旅店，等待着鳳英。

胡邦睡在鳳英牀上過了一夜。

翻來復去的輾轉了一夜，他很明白鳳英爲什麼沒回來。他瞭解她的行動一點她沒有錯誤，祇是一種內心的燃燒，使他不能安睡。

第二日午前。他依然似睡不睡的躺着，鳳英回來了，使她驚異，撲在他的身上：

「甚麼時候來的？」

「才來！」

鳳英安心的，知道是說慌的機會來了：

「我真沒有想到，我出去這們一會，你就來了。」

胡邦眼睛濕潤的：

「我真沒有想到，等了你一夜，你竟沒有回來！」

鳳英驚愕的停止住呼吸，呆呆的望着胡邦沒有一點血色的臉，和被失望浸蝕傷了的一雙眼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淚，在眼中滾動着，祇是不落下來，聲音顫抖着：

「你，你怎麼會到這裡……」

「英你不要自責太深，我是偶然到這裡來的，並不是來監視你。昨天和一個朋友去賭場……」

胡邦極咽的聲音，竟不能繼續下去。

「啊！」鳳英忽然現出了一個極大的希望，把頭俯向胡邦的臉，又失望的：

「啊！你不必太虐待自己呀！」

「我明白！」

胡邦站起來，披上衣服出去，又轉回身來對鳳英說：

「今天晚上我來看你，不然明天我搬來，和你住在一起。」說完了，走出去，再也沒有回頭。

室內被陰沉的氣息籠罩着，深鎖着。

鳳英要哭，祇是哭不出淚來。她覺得一個純白的女人，在一個男人的愛情中，失敗了兩次。

一個連着一個，陰險的眼睛，像一串恐怖的念珠，從含着淚的眼前過去。

一把剪刀，一隻顫慄的手，用力，探入了沸騰着熱血的胸膛。伴着抑制不住的吟呻，滾倒在牀上，把剪刀又壓進最後的一分。

那天夜裡。

都市的人，瘋狂的享樂，麻醉，垂死般的沉默，冷淡。海潮一般的流來流去，疊高的建築物不停的吞吐着人們。

在黑暗的角落裡，有紙煙的火光在閃動着。隱藏着的，是一些人間的渣質。一件搶案，在這裡發生了。

胡邦帶着數滿了血腥的錢，跑回鳳英的旅社。他想，這些錢將會給鳳英一個多麼大的歡喜啊！

和這件事情同夜發生的，是王薇小姐和紳士王經業發生了衝突。就是一個女人，向一個老人要求婚姻自由，她的愛人也加入了這個嚴守在家庭秘密中的問題。

晚上七點鐘。

王薇小姐邀請她的愛人何林博士聚餐，在席上王薇向王經業提出了自己的婚姻問題。

「爸爸！我最近要結婚，好不好。」

「不好，我反對，一個女孩子，不從大學校畢業，是不能談結婚的。」

「不，我要——」

王經業不理她，轉向博士談社會道德問題。博士一面應酬着一面給王薇不停的敬酒。

「爸爸，如果不要我結婚，我便要清算我們父女的關係……」

王經業向伴醉的王薇使了一個眼色。她不在意的：

「不然，我決不再這個地獄裡生活了。」談着話，流下了淚。王經業不明究竟的站了起來，唇顫

動着又坐下。

王薇像是受了委屈，大聲哭起來。何林博士察言觀色，知道王薇已經鼓起了最大的勇氣，站起來把桌子推翻，迎面一拳，把王紳士推倒，鼻血噴在王薇的白禮服上。

破碎的器皿，人腳，壁畫落在地上。高級的烟蒂還在燃燒着。

何博士跑到警察署去，王薇雪白的禮服，拽着王經業滾在菜和酒混合液中。臉上掛上了幾條指甲傷的血跡。

僕人們跑來跑去。

爵士樂又悠然的奏起。

康德六年·九月  
脫稿



白

欄

柵





籠罩這帶灰城的陰暗，一天比一天明亮了。

六個月很快的過去，在郵政傳習修了式的那一天，落着小雨，春風很頑皮的吹着。

蔣習生羅南領了一張委任狀。

他是被派遣到一個比較荒涼的小縣，距離這繁華的都市有四五百里，聯絡南滿和北滿的一條鐵路，正從那小縣的北方通過。

動身赴任的時候，他的母親跑到車站上來送他，因為有風的關係，再加之路上走得又忙一些，所以眼睛水汪汪的，呼吸也失掉了均衡，她是穿了一件黑色的長衣，長衣外又套了一件無袖，古銅色，很肥大的毛衣，臉色很安祥，慈愛，一付白邊眼鏡，這些都顯示着她受過相當教育的一個人。

她舉扶着車窗，把幾張紙幣遞給了從車窗探出來身裡的青年羅南。

「你把這些錢先拿去。」她說：「再過幾天，我領到薪金之後，再給你寄去。你一個人，雖然沒有人看顧，也要好好作事」。

從言辭的音色來觀察，就可以判別她是一個女子學校的教師。

她不但有一種特殊的敬養美，隱約的時常發現在她那慈祥的表情中，並且還有極堅強的自信力，埋藏在她那孤傲的精神裡。

她的歷史，是很複雜的像一篇故事：當她二十五歲的時候，那已經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她從師範學校畢業之後，便和一個青年醫生結了婚，她爲她的婚姻很滿意，因爲她自幼就是一個貧窮的孤兒，受姑母的培养，才勉強在師範學校讀書，那青年醫生據說也是非常苦難，並沒有家庭，嫁了一個技術人材，自己覺得非常滿足，雖然她很窮困，但是她希望不久就會好起來的。

結婚不久，她接到了一個女人自殺後留給她的遺書，許多隱藏的真像，便立刻暴露了：

那個女人的名字叫作凱芳，是一個地主的女兒，家中很有資產，幼年的時候，和他在一個學校讀書，那時候她的聰穎和乖巧，便被老地主所誇讚，雖然她是貧兒，在門第極不相對而不能通婚的那個社會，也會經爲這兩個孩子議過婚事，那老地主因爲沒有兒子，把這貧兒招爲養老女婿的動議也曾有過，這件事情從媽媽口中被凱芳知道了，所以對他是更加關心起來。那時候，雖然他們的年齡還很小。

終因爲社會與財產的阻礙老地主的心境，漸漸變了，可是凱芳關心他的熱情，却漸漸的增高，她把這件事，也告訴過他，在兩顆血紅的心板上，印上了一個默默的契約。

凱芳因爲父親的心境轉變憤憤不平，所以對於他的痛愛更加深切了。

中學卒業之後，老地主監視他們的交往，他那時已經沒有能力再讀書，雖然他有充足的升學準備，有學醫的野望，但是他沒有力量。凱芳這時毅然反對了父親主張的婚姻，脫離了家庭的暖懷，到一家公司找到了職業，立志要使他在醫學方面，得到充分的知識，每月很吃苦的，從生活費裡抽出錢來供他作學費，他也能忍耐五年的時間，他們過着窮戀人的生活，很淡然的，用書信傳達着彼此的消息。

他從醫科大學畢業之後，以青年醫生的姿態，在醫界很能得一般人信任，不足半年，便和一個姓羅的結了婚，生了一個男孩子羅南。

當她知道凱芳的自殺，完全是因爲自己的關係，孤傲與自信，使她毅然的走開這家庭拋棄她曾經認爲很滿意的青年醫生，她帶走了她唯一的孩子羅南。

她使這個孩子姓羅，是因爲她否定了她的丈夫。

最初，她作小學教員，經過了許多年代，最近才在女子中學教一點功課，她的生活是非常清貧，但是她覺得在一個男人的謊語中生活，是比這還要痛苦的。

羅南從郵政講習所畢業之後，便狂熱的想得一點錢，來同他母親在一起生活，可是這次被派到一個小縣裡去，他想這一定是命運使他們分開的。

坐在車廂裡，一個熟人也沒有，雖然他的身體，已經是完成了一個青年人的模型，但是他非常軟

弱，恐懼，精神非常飄搖，在這寂寞的旅途，陪伴他的，祇有一些幻想，和母親的影子，自從他生在這世界上之後，便沒有離開過他的母親，在母親過度的愛護之下，使他的各種本能都退化了。

他懷着恐懼不安，像一隻離巢的乳燕，在暴風雨裡，向南飛去，車拋過窗外的風景，祇要他一閉眼睛，便會看到母親狐傲的，非常自信的站在月台上望着她的兒子，那種鎮靜的態度，使他非常不解。

在他的血裡，一點也找不到他母親的勇敢，臉頰的輪廓，和一隻明亮而多情的眼睛，使人很快的會想到也許他的父親——二十年前的那個青年醫生。

他帶了三件東西，一條棕色的線鞋包成的一個行李，土黃色的包裹裡有一個洗臉盆，盆裡有一頂冬天戴的皮帽子，毛皮有一塊是露在外面，再有一個綠色的帆布提包。

羅南所攜帶的東西，雖然顏色並不十分鮮明，但是那布香清水洗不掉的肥皂香，給人一種極清潔的感覺，這些都是他母親下課後親手洗滌和製作的。

黃昏的時候，更增加了想念母親的情緒，眼睛上像是浮了一層霧，他把臉貼在車窗上過了不久，作夢似的，小縣城的郵政局，像教科書裡的圖畫一般，飄浮在眼前。

夢境裡的許多幻影，把他送到一家旅店裡，那已經是燈火照耀的時候了，簡單的喫了晚飯，並沒有出去，在這陌生的小縣裡，死了一般的沉寂。將近二十年來，他是住在城市裡聽慣了各種車聲。

和機械聲，突然間這種聲音離開了他，使他感到真空一般的寂寞，幾乎使他不相信自己的聽覺依然和往昔一樣，濃重的鄉愁，在浸蝕着他。

羅南想寫信給他的母親，沒有紙，昏暗的燈光，同時在阻止着他，他依着行李動也不動的等待着黑來埋葬他。他相信，在黑暗裡會看到母親的。

第一天晚上，他不知是怎樣睡的，第二天，第三天，漸漸的他熟習了這小縣的一切；工作總是一樣，上班和下班的時間，被他記得分毫不差，自從他在郵政局附近租了一間民房，生活便安定起來了，晚飯後他也時常從這小房中走出來到縣街或小巷去散步，漸漸的他又把所有的一些路街和小巷，都走得熟習了。

天々散步，覺得散步也失掉了興味。

每當他在街上散步的時候，小禮拜堂的鐘聲，詩似的在黃昏暮靄裡鳴叫着，羅南寂寞的被這詩意的聲音誘惑了。

這小的聖所，許多年前，便建築在這裡，羅南是隨着別人的腳踪，偶然走進來的，自從他發覺這裡是一個很好的休息地方，所以每天黃昏的時候他都要到這裡來的，尤其是星期日，他幾乎要在這裡消耗整天的時間。

李牧師是以宗教的熱誠，注意了這個青年，一探詢這青年的過去，他並沒有宗教信仰，祇有是篇

了偶然的休息，便對宗教發生興趣，他又是一個新從遠地方來的，郵政局的職員，所以李牧師認為這個青年，將來對教會是有幫助的，於是送給他聖經，聖詩，並用宗教熱去感動他。

宗教是治療懣愁最好的藥劑，很快的耶穌的影子和母親的影子，一同佔據了他的幻想。

羅南是怎樣的生活在他的新環境中呢？他每天除了很謹慎的到郵政局去上班之外，一喫完了晚飯，便跑到禮拜堂來，他也時常來到李牧師的家中。

李牧師的家庭，除了被人崇敬的，奉教誠篤的李師娘之外，還有他們的獨生女李嘉珍——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聰明，活潑，祇是不十分潔白，額與頰生着一些紫紅的粉刺，雖然如此，並不減少她少女的風度，羅南認為她是沙漠地帶的一片綠洲。

羅南自己比作一隻可憐的羔羊，如果一天得不到綠洲的水草，便覺得生命非常的飢渴。

在夏天多雨的季節，有的時候，大雨使人出不去門，羅南也要披上雨衣，到李牧師家中去，李牧師的院落，有一座葡萄架，因為氣候的關係，並不能結很好喫的果實，但是這座葡萄架給李牧師的恩惠却很多，夏天的時候，火熱的太陽，晒裂了大地，晒萎了花草的上午，他總是喜歡斜睡在那葡萄架下藤椅中，看着那些在葡萄葉上的黃蜂和蝴蝶，或者是抱着一本木版的聖經，悠然的睡去。

祇是在雨天，院落顯出非常的淒涼，這座葡萄架，也呈現着破陋而無用，因為在這院落中，還沒有遮雨的迴廊，或適於賞雨的設備，天祇要一落雨李牧師的一家，便要被困守在屋中，在那大雨的

黃昏，黑暗特別來得迅速，禮拜堂也沒有人，李牧師的家庭，人口很少，天一落雨便覺得非常寂聊。

李嘉珍雖然生長在這古香濃郁的家庭裡，但是她對於宗教，並不像母親那般熱誠，估據了她的生命的，不是宗教，不是快樂，而是小說。她自從孩子的時候，由聽宗教故事開始，便熾烈的愛着小說。

她有高遠的虛榮，愛慕享樂，憧憬幸福，好新奇，一種超常的想像，使她在活潑中，透出哲人的憂鬱，這些特質，同時加在一個女孩子身上，使她咀咒大的昏響，怕落雨。

在落雨的時候，她像一條冬眠的蟲子，用一本小說遮着視線，一動也不動。

每年到暑假的時候，學校結束了一年的功課，同學們都分散了，她便覺得日子悠長，日子過得緩慢，尤其是在這多雨的季節，她更覺得不能忍耐，寄給同學的信，總是要這樣憂悵的：

「最寂寞的就是在你們走了之後，留下了一片無邊際的荒涼，連一個有知識的人都找不到，連一個談得來的人都遇不到，你該知道，生活是多們寂寞啊！」

在一個小雨的黃昏，羅南才吃完晚飯，便又跑到李牧師家中，他對女主人說：

「李師娘，牧師呢？」

「牧師出走了啊！」

「這們大的雨！」



「他說」李師娘又轉問：「嘉珍，你爸爸說是往那裡去？」

「不知道啊！」貓似的聲音，呆癩的：「我那時候正看書呢！」

## 二

張家，一盆牡丹花似的，繁榮了十三代。

未來的主人公張才，已經二十五歲了，瘦稜稜的肩胛，細長的身體，很像一隻螳螂，一雙近視眼，被人們稱作「照相」的除了些特質之外，還有蒼白得像象牙骨似的手指，這些很像他父親，他父親曾在龍江作過一任縣長，這一任縣長並沒有顯然的發跡，祇是在退任的時候，帶回來一網鴉片烟槍，和幾個隨從兵。

現在瞎了眼睛的母親，和長年躺在炕上吸鴉片烟的父親，把家產已經交給張才了。

張才的妻——未來的張家女主人公，她的父親，也會在龍江作過縣長，和張才的父親是同時，她是縣長第三個妾的獨生女，自從年青的母親，染了花柳病死掉之後，她便在兩個陰毒的大媽和一群狼似的哥哥們手中，很悲慘的像是一隻落在罇大中的小貓，慢慢的長大了，十五歲的時候，便被大媽們當作禮物，送給張家作了媳婦，她那發育不良的體質黑色而削長的臉型，掛滿了陰影，眼睛不時的流露驚懼而不安的光輝，她從母胎裡帶來了無限的冷酷，陰毒，和殘忍十二年以來，籠罩在她

身邊的暗影，不曾閃開，十二年前，那時候張才不過十三歲，便遵從父親的命令，和這被鬼影所包圍的女人，住在了一起，一直到現在，度過了十二個年。張才在中學的時候，對於妻的陰毒，殘忍和冷酷，顯然的是在憎惡着，所以長年的寄居在宿舍裡，對於家，開始生出了一種漠然的厭倦，在那個時候常常給姑々の家一的女兒嘉珍去信，借一些小說來讀。

中學不會讀完，便中途停了學，許多小說的主人公，都是勸誘他離開家，或者是一個勇敢的領導者離開家，但是他因為離開學校再找不到去路，學校的功課，又爲他的智力和體力所不能征服。

再有他祖傳的嗜性，一種懶怠的血液，充滿了他的身體，瘦稜稜的肩胛，舉着一張蒼白而貧血的臉，他的身體裡，是充滿追求幸福與安逸的神經。

張家除了一座廣大的灰色家宅之外，還有幾家商店……這些都是祖傳，在這座廣大的家宅裡，張才那瘦稜稜的肩胛，好怒而陰沉的性格，像是壓在巨石中的一塊化石，許多年以來，對於他的妻，那不能容忍的憤怒，終於爆發了。雖然，他的妻依然是陰險，嫉恨，沒有表情，十幾年來，他是生活在她毒似的浸液中。

張才雖然憎惡他的家，但是在他離開家的時候却帶去了許多手飾和金錢。

夏季的微風吹着，宇宙像是一張琴。

早晨，太陽衝出濃雲不久，張才的妻，發現了這件事情之後，像是懷恨一個強盜似的，在咀罵着

他的丈夫，鬧翻這個家庭，使這座廣大的灰色宅第佈滿了烟雲，她並不哀痛她丈夫的出走，他一面哭喊着一面痛罵她丈夫偷走了她的東西。

張才的父親，午後吸完了鴉片，同樣是傾斜着瘦稜稜的肩胛，到警察署去報告，說是兒子不孝，不但拋棄了家，同時還偷去了家中的東西，那天晚上，他一面吸着鴉片，一面痛恨張才是如何的不孝，並且作了一幅廣告，聲明脫離父子關係。

就是當天晚上的事情，年青的僕人，扶着老爺從外面小解回來，那蒼白的面色，透着青光，牙齒咬着下唇，突然全身痙攣，兩條腿失掉了力量，僕人一把沒有扶住，便向前跌仆下去。

大家把老爺再扶拽到炕上的時候，瞎眼的太太也摸了過來，張媽一面預備盥水，僕人去請醫生，埋藏在這所巨宅的消息，旋風似的，立刻流蕩開了。

驚慌和恐怖，在這家庭中盤踞了一天，第二天後，午這喧嘩才平靜了一些，張才的妻，一整天，像是白晝的老鼠，躲在自己屋中沒有出來，在那雜亂的聲音中，她會預感到一種不幸或者是死亡的降臨，可是在晚上的時候，聽張媽說老爺是一時氣的，這很快的，使她又想起她的丈夫，懷恨他拿走的東西。

這樣過了三天，她變成一個很可憐的動物了，她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的生活着，以往和張才在一起的時候，雖然沒有感到那種生活是快樂的，是幸福的，但是現在——經過了獨居的三天之後，才

深的體味到一個人從她身旁走開，寂寞與悲哀，立刻會向身旁進攻而濃霧般的籠罩過來。

又過了三天，她開始偷偷的流着眼淚，掛在她臉上的陰影一天比一天濃厚。

張才拿她去她手飾的事情，她漸漸忘掉，她再不狠毒的咒罵，祇是希望他能快些回來。

聽張媽說，老爺自從那天就昏迷在牀上，手腳失掉了動作機能，每天大烟抽的很多，飯却喫得很少。

窗前的幾棵鳳仙花，伸着長的葉子，花開得很凌亂，這很像主人公的心境，想着這些又想着那些。

## 二

有一天，羅南在郵政局的辦公室裡，很工整的寫了一個紙條，小心的放在身旁，那天晚上，到李牧師家去的時候，便把那紙條偷偷的放在李嘉珍在聖經裡。

李嘉珍當時就看到了，這使羅南很窘迫，並且她當時就搶過去，輕輕的念了出來：

「嘉珍，你最近就要離開我，允許我和你通信嗎？答覆我——羅南」

接着她就把紙單丟在了桌子上，身子轉向了牆壁，把視線掛在一幅基督的受難像上，喃喃的自語着：

「我的上帝，通信有什麼不可以的？」

羅南看着她的背影發抖了，像是一種大的恐怖，攫去了他的靈魂，這時候李師娘還在屋中，很顯然的，這些事情被看她得很明白。

李嘉珍面向牆壁，仰着頭，黑絲樣的頭髮，披了一肩，羅南悄悄的用眼睛，向不動聲色的李師娘看了一眼，室中沒有一點聲音，窗外正是夏天的樹葉，在微風裡合唱的聲音，沙々の響着，很像黃昏的海岸，被濤沖激着砂石的聲音，這時候屋中靜的像是死水，李牧師的足音，很快的由遠而近，羅南像是從夢裡醒轉過來的樣子，衝出了屋門，飛似的跑向歸還宿舍的路途，回到宿舍後負着重罪一般的使他難過，臉上發癢，心胸騷動。

第二天，出於意外的，他不曾到李家來，就在這天晚上，李嘉珍離開故鄉，到省裡去投考高級中學，她一點不明白，在這長期的暑假最後一個晚上，尤其是自己第一次離故鄉，羅南爲什麼沒有來，過去他也曾表示過，如果到省裡去讀書的話，一定要帶自己的忙，同時羅南的母親，在省教育界已經很多年了，還有昨天的事情不是當面就很快的答應了嗎？他會認爲那是謊言嗎？基督和媽媽都在爲我作保證，……：

一 串謎，衝進了她的腦海。

但是這些事情，祇是在她動身的時候，才想起來的。

這天夜裡，是一個極混亂，天地無光，情感澎湃，思絮翻騰的夜。羅南是一夜無眠，非常的興奮與不安，第二天早晨，天還沒有亮便爬起來，並沒有疲倦的感覺，祇是全身不自然，喉腔像是阻塞着棉絮，他走了很遠的道路，最後，朝陽從遼遠的地平綫下透上來時，他幾乎驚訝的喊叫起來。數禾的葉子，布滿了夏夜的露水，陽光像是在碧綠的樹葉上鍍了金，輝煌燦爛的世界，使他睜不開眼睛，他於是把兩隻手高高的舉起，胸腔吸滿了新鮮的空氣，眼前忽然又變了顏色，腦神經全部麻痺，他閉着眼睛在那裡站了好久，突然向前跑去，他住了一棵小樹，才使身體停止，他喃喃的說着：

「生命是多們可愛

我是這樣年青……」

他又想到李嘉珍，他已經原諒她沒有罪過，羅南不知不覺的便躺在露水的草地上。

朝陽蒸發着大地的水氣，無名的夏虫，又吱吱的叫了。

羅南原諒李嘉珍的太多了，所以變成了無限的懺悔，同時這懺悔又在責備着他，在晚上的時候，再也忍受不住，便又跑到李牧師家去，不過時間比較往次是遲了一些。

「羅先生。」李師娘故意似的：「昨天怎麼沒有來呢？」

羅南不安的用手不住的梳梳着落下來頭髮，臉上泛着紅潮：

「昨晚班上忙，夜裡十一點才完，那時候我想你們早就休息了」。

「那呢？」李師娘把聲音提得很高：「嘉珍走，把秋風衣忘掉了，這還得託你給郵去，不然她八月節還得回來取，我一直到過半夜，也睡不着，我也惦念着你，怎麼偏偏昨晚沒有來呢？我越想心裡事情越多……」

羅南坐不安立不穩，他一眼又看到前幾天，嘉珍注目的那幅基督受難像，過去的那一幕又立刻浮現在他腦海裡。

李師娘又轉向躺在藤椅中的李牧師說：

「你給嘉珍寫一封信，問一問她的風衣是郵去呢？還是自己回來取，要不然，就叫她八月節再回來一趟」。

羅南像是要躲避着一切視線似的，聽到李師娘把話轉變了，他更是呆然的面向着牆壁。

「嗯！」李牧師答應了一聲又轉變了口吻：「不忙吧，她也許考不上學校，再說，秋天還早呢！」

可是李師娘並沒有注意，突然轉向了正在面壁的羅南：

「羅先生，要不然就託你給她寄去。」

「行啊！」羅南轉過了身，答了一句。

「忙什麼呢！」李牧師又答了腔：「不是學校還沒有一定嗎？東西往那塊寄！」

由於尾音高一些，像憤怒中積壓出來的怨恨，所以李師娘沉默了一會說：

「寄給她張家大舅，然後再寫信告訴嘉珍去取，不然嘉珍入了學校之後，求它張家大舅派人給送到學校去，都是一個城的，有什麼不方便的？」

爭論了好久，李牧師一味怪李常娘多事，最後樂與不言語了，斜倚在藤椅中閉上了眼睛。李師娘由於習慣，知道是自己勝利了，在這個時候，是可以隨自己的意見，來處理一切事情了。

「那們明天你下班的時候，來一趟吧！」李師娘望着羅南的臉，眼睛猶疑了半天才說：「我明天把包裹縫好，後天你上班的時候，就給她郵去。」李師娘說完之後，又自己悔恨起來，爲什麼昨天會把這件事情忘掉。

夏夜的風，吹着葡萄葉子，聲音很淒涼。

夜深的時候，羅南才從李牧師家走出，像是失掉了一些東西，空虛與悵惘同時佔據了他。星光滿天，沒有月亮。

第二天夜裡正是落着小雨，路上雖然有些滑，但是羅南並不覺得阻難，小風似的，從李牧師宅出來，奔向自己宿舍去。

在他腋下挾着一個包裹，借了李牧師一把雨傘，雨並不大疏々落々的敲在雨傘上的聲音，像是沒有節奏的音樂，一種說不出的情緒，浮在了他的心上。

那個輕軟的包裹，在他腋下挾得緊々的，微薄的樟腦味衣香，引誘着他的嗅覺，他有些陶醉了，



他自己並不知道，是陶醉在雨聲中的呢？還是陶醉在衣香中的呢！

他忘掉了路途的遠近，他忘掉了時間的長短，走到宿舍之後，沒有立時把燈打開，他感到身體的輕鬆，思索的自由，他在黑暗中坐了好久，在這天夜裡，他是用這個包裹，代替了枕墊，臉緊貼在那包裹上，呼吸着那清秀的衣香。

很長的夜，他幸福的竟不能睡去，雖然他覺得很疲倦，翻來覆去，許多夢，同時佔領了他腦海。

「祇有上帝知道吧！」他默語着。

將要到早的時候，他才朦朧的將要睡去，可是上班時候到了，他一滾身便起來，朝陽射在他的臉上，墨蹟塗滿了他的嘴和頰，他驚訝的，看着包裹上那模糊的墨痕，莫名其妙的看了好久。

窗外的小草，頂着晶瑩的露珠，這不是初戀的景色嗎？

明亮的朝陽，樹葉的芬芳，昨夜落雨的事情，幾乎使人不相信，聽那小鳥的叫聲，和夏季清晨特有的情調，都像是在表徵着初戀的甜蜜。

羅南下班後，很快的又跑到李牧師家裡，把那張郵包裹的收據，小心的交給了李師娘，李師娘說：

「牧師下擲佈道去了，三兩天不能回來，嘉珍一走，連屋子都覺得空了多一半。」

羅南立刻被這寂寞感染了一般，視綫一逡巡，又接觸那幅基督受難像。

「夏季天真長！」羅南說。

「夜太短，年青的人，覺够睡嗎？」

「那够睡！」羅南打了一個哈欠：「睡的時間太少，白天又忙，早晨總是起不來。」

「怪不得，我看你的顏色，就像睡眠不足的樣子，你看你的精神，該多們頹靡！」李師娘很關心的，一面說着，又一面觀察着他。

羅南確實覺得許多日子以來，便不會安靜的睡過。

「你不是有什麼心思吧！」李師娘又訂問了一句，羅南的臉上，很不自然的，羞澀中，把視線又遊到那幅基督像上，小聲的說：

「什麼心思也沒有，祇是精神有些恍惚。」他說出來之後，又覺得有些語病，急忙的改口說：「可也不見得是精棉恍惚，祇是夏天熱得使人振作不起來。」

李師娘對羅南更加關心與注意了，羅南並沒有察覺出來，因為佔據了他全部精棉的，祇有嘉珍，最初他以爲會接到她一封信的，可是這希望一直延長了三四天，現在仍然是沒有消息，失望的預感，已經撲向了他。

羅南天晚上，在葡萄架下陪着李師娘納涼，李師娘對他談着嘉珍過去的事情，羅南對於嘉珍的往事，很感到有趣味，這使李師娘的心胸，非常的開朗。

夏夜的虫聲，蛙聲，犬吠……都是孤獨者冥想的伴奏，永不停止的起伏在溼潤的大地上。

這樣的夏季，許多優美的晚上，在李師娘眼中，證明了羅南是一個很可信賴的青年人。她曾經對李牧師說：

「若是嘉珍能和羅南將來能成爲一對的話，那是多們理想的伴侶。」

李牧師根據這句話，對於羅南忽然變成很關心了。李師娘也更加愛護的探問着他一些極瑣碎的事，如果有一天在下班之後，羅南不到李牧師家來的時候，李師娘一定要派人去找，李牧師家中如果吃一些適口的菜飯時，沒有羅南，她們簡直是不會高興的。

羅南領會了李師娘的好意，他已經忘掉了擲愁，就是母親的影子，在李家的暖翼下，也磨淡了許多。

羅南天天牽掛着嘉珍，關於李師娘的好意，她一定還不知道，她知道之後，一定很歡喜的吧！應該寫怎樣的一封信，把這件事告訴她呢？他想了很多日子，每天晚上，他依然是跑到李牧師家裡去，忽然，有一天李師娘遞給了他一封信：

「你看，嘉珍這孩子各學校都沒考上，現在住在他舅家裡，心裡挺不高興，說是要回來，這可怎麼辦？」

羅南接過那封信來，默默的讀了好久：

「不然，我給我母親寫一封信，我想，他總會給嘉珍想一個辦法的。」

李師娘眼睛立刻充滿了光輝，很高興而熱烈的說：

「那好極了，你現在就可以寫一封信給她老人家，同時，你也寫一封信給嘉珍！」

李師娘要羅南立刻就寫信給嘉珍，可是他又想了好久：

「我還是回去寫吧，無論是現在寫或者是回去寫，總得明天才能郵寄。」

他在這天晚上很不安，像是很興奮，又像是很失常。

#### 四

羅南總是說夏季悠長，春來得太遲緩。其實，秋天很快的就要來了。羅南自從介紹嘉珍到她母親教書的那個學校之後，已經兩三個月了。羅南的母親，也很歡喜嘉珍，因為他從羅南的信裡，知道嘉珍的母親是怎樣的關心羅南所以她也用同樣的慈愛在照應着嘉珍。

羅老師漸漸的知道了嘉珍在故鄉除父母之外，在這城中販賣皮毛致富的，退任張縣長，是她的舅舅，舅舅是變目失明的瞎子，表嫂是如何陰毒，表兄爲什麼要出走；這些事情，故事一般的由嘉珍嘴裡講出來。

從她的許多談話中，已經顯露出她自己是一個很拘謹，生長在基督教家庭中的女孩子。她也想

不到羅南會爲這樣一個女孩子日夜不安，她照應她，祇是因爲她的母親是照應了羅南的關係，嘉珍却把羅老師當作了自己的保護者，一件很小的事情，她也要請羅老師來替他解決，羅南給她來的信，她也要故意拿給羅老師看。

懷念與熱情的書信，羅南是不斷的寄給嘉珍。

作爲獨生子羅南的母親的當然是很關心，不知爲什麼緣故，對於嘉珍的關照，是更要多一些，嘉珍也是毫不諱避的稱說羅南寄給她的信，不便放在宿舍裡，要求羅老師代爲保管。

從那以後，羅南寄來的信，她看完之後，隨便就放在羅老師的桌書中，像是故意把那些信送給羅老師看似的。

很快的秋天到了，天上的白雲，也高渺的上開了，在這季節裡，嘉珍像是希望羅老師承認她是羅南的愛人，這種關係，她不僅是希望羅老師心中默許，還要實質上表示出來，雖然她有更多的信拿來，交給羅老師保管，但是對於她所希望的，依然是沒有效果。

每天晚上，她要跑到羅老師的寢室去，這比羅南天天跑到李教師家去還要殷勤，她的性格也不一定，有時候是很高興，有時候是很不高興。

有一天，在課堂裡，那是午後，羅老師最後的一課，在下課的時候，羅老師說：

「李嘉珍，下課的時候，到我屋子來一趟！」那時許多同學的眼光，都集中在嘉珍的身上，嘉珍

雖然覺得很奇怪，但是她並不恐懼，因為她已經出入慣了羅老師的房門，她知道應有什麼陌生的恐怖，會降臨在她的身上。

下課後，嘉珍隨着羅老師走入教員室，羅老師很鎮靜整理着書，又整理書桌，像是把方才事情忘掉了似的，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

「最近家裡有信嗎？」

「沒有信。」她回答的聲音很低，她疑慮着不知有什麼事情：「還是在上月，曾經接到家裡來了封信。」

「那封信沒提到什麼事情嗎？」羅老師又補了一句：「關於你本身的事情！」

「我——本身的事情？」嘉珍自語的，回想着那封信。

「沒有！」她肯定了：「那是我父親在鄉下佈道的時候從鄉下寄來，祇是談了一些鄉間的事情。」

「聽說你已經要訂婚了。」羅老師輕輕的用眼睛向嘉珍瞟了一眼：「你父母要把你許配給人家，你真不知道嗎？」

嘉珍顏色有些轉變，身體有些戰慄了，她努力沉靜，小聲的說：

「我一點也不知道！」

羅老師，從衣袋中拿出來一封信，遞給了嘉珍：

「你拿去看看，你就會知道了。」

嘉珍用顫抖的手，接過那封字跡極熟稔的一封信：

媽々：

夏天很快的變成了秋天，想念媽々の痛苦，沒有一時能從我身旁減輕，最近工作很忙，不然很想回去看看媽々，並且有一件事情也想回去和媽々商量商量，就是李牧師的女兒嘉珍小姐現在也是媽々の學生，李師娘的意思，是使我們倆個人訂婚，想徵求媽々の同意，李師娘因為寫不好信，所以囑咐我代筆，求媽々給李師娘來一封信，同時，也希望問一問嘉珍的意思，專此叩

安

兒 羅 南

嘉珍看完了這封信之後，心幾乎要從口腔裡跳出來，一抬頭，羅師娘正在觀察着她，她全身的血潮，一齊湧上頭來，她瘋狂似的撲過去，躺在羅師的懷中哭了。

羅老師並沒有理她，祇是覺得這個孩子很可愛，對於這近於放肆的撒嬌，微笑的撫摸着她的頭：

「起來罷，哭什麼？」

以下便沉默了，沉默了很久。

他知嘉珍是爲了這突然的消息，使她害羞的抬不起頭來。

「起來罷，你離開我，快給你媽々寫一封回信。」

嘉珍又突然笑了，把臉埋在手裡，走出了教員室，門外許多同學，不知嘉珍爲什麼哭，受了什麼責備，大家圍捕了他：

「嘉珍，你怎麼的了？」

許多聲音來問候她，她衝開了她們，急忙的跑回寢室。

羅老師自從嘉珍用手蒙着臉走出去之後，坐在那裡好久沒有動，她靜靜的想着這件事情，她幾乎是被幻想吞食了。

突然，一陣緊急的敲門聲，使她從幻想中紅快的逃了出來：

「誰呀，進來！」她以爲是學生，可推開門的是一個男人，僕人的裝束，腰中繫一條孝帶，羅老師很驚訝的站起來走到門前：

「你找誰？有什麼事？」

「我是張家派來的，找李嘉珍，她的舅在午後故去了。」

「啊！……」羅老師很不安的。

「啊！……」她又重復了一句：「李嘉珍回宿舍去了。」

「不！沒有。」那個僕人說：我方才到宿舍的時候，她沒有在呀，別人說是到羅老師屋裡來了。」



「才回去的，來是來過了。」羅老師又急忙的說：「走，我領你去找。」

羅老師領着那個僕人，從近道一直走向嘉珍的宿舍，嘉珍方才回宿舍的時候，也是走的這條近路，所以沒有遇到張宅的僕人。

羅老師一推嘉珍的門，門是關得緊緊的，她用手一面敲着一面呼叫：

「嘉珍，快開門，有事情。」

嘉珍從羅老師房中走回來之後，恐怕別的同学打攪她，所以便把門緊閉起，自己在屋中躺在床上，許多美麗的幻想包圍了她，她忘了眼淚的痕蹟不會消失。

一陣急促的敲門，又聽到羅老師的聲音她完全不知道將要有什麼事情發生，趕快爬起身來。開了門，羅老師的背後透露出張宅僕人的影子，那影子立刻又把羅老師掩蔽了，佔據了嘉珍的視線：

「小姐，老爺今天午後故去了，你得請假到家去看一看。」那僕人說。

「我就去，給我爸爸去信了嗎？」嘉珍問。

「已經打電報去了！」

許多同學，又照樣的圍攔過來，有的人還不會忘記嘉珍的哭，小聲的問：

「她怎麼的了，方才哭什麼？」

「家裡死人了！」有人小聲的回答。

慕珍並沒有理會那潮水似的同學們，她向羅老師說：

「羅老師，請到屋裡坐吧！」

「不，你現在收拾收拾就去一趟吧，我到教務課去替你請假。」

「謝々老師！」

## 五

張宅辦喪事。

因爲家中失掉了主人，變目失明的老太太，和一個陰沉得像老鼠似的媳婦，祇有聽從那些陌生的親友來操辦。

一夜的工夫，在張宅的大門前，搭了一座白色的牌坊，繫滿了白色的綵球，尤其是晚上，明亮的紗燈，也繫滿了白球，遠遠的望去，恍如是素潔的仙宮。喇叭的聲音，一起一落的在奏着哀音，人們都披白帶孝，大門兩旁搭了兩列蔗棚，棚裡陳列了各種送葬的紙人紙馬，房屋和金銀，在蔗棚的外面，小販們設了臨時交易所。參觀的人們，像是流水一般，這些人們，大概都是要瞻仰一下張家的豪富，識字的人們看一看那些名貴的牌聯，不識字的人們，都是來看紙紮的車馬和無限的財富。

慕珍雖然每天投身在這亂噏々の擾攘中，但是每天晚上，總是要回到學校去歸宿的。

她很着急，爲什麼電報已經拍去了兩天，爸爸爲什麼還沒有來呢？

那天，張才的妻對他說：

「表妹，晚上你不必回去了，也一塊在這守靈吧，這院人少我害怕，你不必回去了。」

素來是不說話的表嫂，這第一次要請，竟使嘉珍不好意思拒絕，所以他回學校之後，和羅老師商量了一回，便到張家來和表嫂作伴。

張家第二次又發電報催李牧師來幫忙料理喪事，那天晚上，在車站出現了一個青年人，這青年人和乍從郵政講習所畢業的那個青年容貌却大不相同了，肌肉消瘦了一些，但是外表和精神，是一個近代型的都市人，他下車之後，便一直往他所預定的女子中學去了。

羅南自己想：還是先看一看母親，然後和嘉珍一同到張家去。

所以他先到學校，那正是晚飯後，羅老師面向窗下的一張寫字台，給羅南寫信，聽到了敲門的聲音，她又以爲是嘉珍，尤其是最近以來，嘉珍敲門的次數也太多了，所以她並沒有回頭，祇是隨便的說：

「進來！」

羅南進來，向那背影叫了一聲：

「媽媽！」

因爲聲音很低，並沒有使她辨別出來，因爲最近嘉珍背着別人的面，總是稱羅老師作媽媽的。

「有什麼事，我現在寫信？」

「媽媽，是我！」羅南又說了一句。

羅老師這才回轉頭來，看見是羅南，歡喜得不知怎樣才好，走到他的面前，仔細的看着她那和往昔有許多差別的孩子。不安的，一付白邊眼鏡，摘下又戴上，戴上又摘下的，她爲這突如其來的歡喜，激動得不知怎樣應付了。

「你怎麼來了，不是說郵局很忙！」她又坐下去，拉着羅南的手也坐下。

「忙可是忙，聽說張家辦喪事，李牧師下鄉，一時回不來這邊電報直催，李師娘派我來。可是我們局裡又忙，虧李師娘和局長替我請的假，李師娘又給我拿路費……」

「你看李師娘代你多好！」羅老師歡喜的了不得，又說：「怪不得你不想家。」

「李師娘確實代我很好，媽，我和嘉珍要訂婚的事情你讚成吧！」

「嗯！」她祇點點頭。

「媽，你不高興嗎？」羅南問。

「我高興。」她又笑了：「你這回既然來了，等張家喪事辦完，就使你們訂婚。」

「媽，嘉珍呢！」

「他也很高興。」她的笑容又收斂了，往事的暗影，不知爲什麼緣故，突然又遮掩了她的心扉。她默默的祈禱着兩個青年人的幸福，沒有表情，也沒有言語。

「媽，你在想什麼？」羅南在母親面前，又年青了許多：「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我沒有想什麼。」沉默了一會：「希望你們兩個人能得到幸福的。」

「我們能會幸福的吧！媽，你說？」

「結婚就是生命中的船，它能從暴風雨中渡你到幸福的彼岸，它也能傾覆你到痛苦的海底。」

羅南完全不理解他母親的話，呆滯的，他望着窗外，他覺得嘉珍這時候應該來了，假如嘉珍在這時候能來，這該是怎樣歡喜的一個相會呢！

「媽！嘉珍呢！」他已經沉在幻想中，突然這樣的問。

「你問嘉珍？她請了假，聽說今夜她不回來了，要在張家陪靈。」她停了一停：「你吃了晚飯不是也要到張家去的嗎？」

「媽，我就要去！」

「你還是吃完了晚飯再去吧！」

「不，我就要去！」羅南要走，站起身來了：「媽，你不是已經吃過晚飯了嗎？」

「吃是吃了，我還要和你一塊去的，同時我要到街裡去買一點東西。」

羅老師一面收拾着東西，要帶羅南一同到街上去吃飯，可是羅南心裡非常急，很想趕快看到嘉珍。  
「媽，還是會嘉珍一塊去吧！」

「她在張家很忙呢！」

「我相信，她知道我來了的時候，一定會拋掉她許多忙的事情。」

羅老師默々的，嘉珍的影子突然出現在她眼前，一個少女有火一樣的热情，犧牲和勇敢使她不相信什麼是將來，突然一個青年醫生的影子，冷酷與很毒，使她戰慄了。

顏色漸漸的轉向了蒼白，木偶般的，在呆坐着。

羅老師覺得自己二十幾年前的生活，又出現在眼前，一幅莫名其妙的縮影，在她眼前閃來閃去，她不知從那裡，看到了羅南，就是二十幾年前的青年醫生的化身。

這種幻覺，也許是由於從羅南口中，說出了嘉珍的純情所發生的。一個影子，隨着一個影子，在她眼前亂轉，許多過去的事情，和過去的面影，使她不安起來。

「媽，你在想什麼？」羅南發覺出母親的不安與幻想：「派一個人去找嘉珍呢？還是我們一同去，從那裡經過呢？」

「天要黑了！」羅老師像是作了一個長夢，臉望着窗外，聽到羅南所說的一些話，像是深谷的回音，不十分清楚的，但是覺得又有些可愛，羅南畢竟不是那青年醫生，羅南是自己的血，自己的肉

。就是那青年醫生，也並沒有永世不解的仇恨，祇是殘留的那幅不忠實的面影，永遠不能從記憶中擦掉。

「走吧，我們一同去會嘉珍！」她說。

羅南隨着母親，穿過了網球場，走出學校的小角門，時間已經黃昏了。

## 六

羅老師不願意羅南住在張家，可是羅南爲了嘉珍的關係便住了張家的一個小客室裡，白天忙着喪事，晚間人們散去的時候，一所陰森大院，也覺得十分荒涼。

午前和午後，弔孝的人特別多，祇是清晨黃昏，那些幫忙的人，裡裡外外的來住着，已經五六天了，人們爲這悠長的喪事，磨得非常疲倦了，所以在晚上的時候，除了燈光是格外的明亮外，人們都已懶快快回去了。

近兩天，嘉珍總是在賓客散去之後，便到這小客室和羅南談天。

在這幽靜的小室裡，用很長的時間，坐在這裡談天的，不僅是他們兩個人，除了羅南和嘉珍之外，還有一個臉色陰鬱眼睛發着毒光的女人，她很沉默，不喜歡說話，也不專注意某一件事情，祇是呆々的看着別人的臉。

嘉珍每天到她房裡來的時候，總是慇懃着她：

「表嫂，咱倆在這屋裡太沒有意思，天還早，也不能睡，到客室去坐一會，聊一聊天。」嘉珍時常這樣說了之後，又小聲的：「他會講故事。」

她是知道羅南是嘉珍的未婚夫，所以祇要嘉珍一會她，她便很高興的和嘉珍一同來這小室。

她正浸在孤獨的毒液中，一個雙目失明的婆母，整天也不和她說一句話，丈夫走後留給她的悲哀還不會減退，現在每天哭泣的聲音，又瀰漫在家宅。嘉珍這次來，給她解除了許多寂寞，可是羅南突然出現在她和嘉珍之間，這使她的眼睛上，像是掛了一層嫉恨的陰影。

有一天晚上，她們正在那小屋閑談的時候，女學校的用人來找羅南。

「羅南師請你過去一趟，說是有事情。」

羅南預備往外走：

「什麼事情？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羅老師吩咐，請你就去。」那用人還以為羅南有什麼回答或別的事情，所以站在一旁等待着。

羅南轉過頭去，對嘉珍和她的表嫂說：

「我去一去就回來，你們等我！」



羅南走出去，室內祇有兩個人，影子貼在牆上，牆上的對聯和掛鐘，同明亮的電燈照耀下，忽然顯得寂寞起來，時間過得也該覺得多了。

「表嫂，讓我去看一看他，爲什麼還沒有回來？」嘉珍急躁的站起來：「你就在這裡等我，我就要回來的。」

嘉珍一個人，悄悄的從一個小角門走出去，感覺到秋夜的淒涼和黑暗。

當羅南從那小角門進來的時候，走到小客室的窗下看見屋裡的燈已經閉了，他以為是她們走了，當他悄悄的推開門走進去的時候，一股濃烈的脂粉味，衝進了他的鼻孔，又有睡聲在起伏着。

他並沒有立刻把燈打開，在室中站了一會，他借室外的燈光，看清了是嘉珍。

一陣血潮，像是潰堤的河流，在他血管裡流着了，他狂放而大胆的伏下身去，輕輕而貪婪的吻了她，不久，他的身體被她抱住。

羅南突然發覺並不是嘉珍，掙扎着站起身來，去伸出戰慄的手想去開燈，又像是被一種力量所阻止，他的心依然在跳着走向屋外，耳中還存留着一種低弱的聲音，在呼喚着他。院庭陰森森的，祇有那白布紮成的牌樓，像一座披雪的蒼松在秋風裡站着。

羅南不知走向那裡去，呆然的站在門前，又像一匹失羣的螻蟻，左右的轉動着。

存留在耳旁，呼喚着自己名字的聲音漸漸的消失了，室內的燈光突然一閃的亮了。不久從屋子走

出一個女人，那急迫的步驟，和擺動的双手，很明顯的表示了失望和悲憤。

羅南呆然的站在了一棵大樹旁，看着那個女人，被一個圓形的洞門吞噬了之後他恍如遭遇了神話，邂逅了妖女。

「南，你往那去了，使我跑到各地方去找你。」嘉珍的聲音，雷似的震動了他的耳膜。

「呵！」羅南慌張的：「我……」

過了一分鐘，羅南又說：

「我才回來，方才走得急了肚子覺得有些痛！」

「你爲什麼不到屋裡去呢？」嘉珍問：「表嫂還在屋嗎？」

「走了！我回來的時候，她已經走了。」羅南第一次對嘉珍說謊。

誰也沒有徵求誰的同意，兩個人一同到屋裏去，在明亮的燈光照耀下。羅南第一眼便看到牀上的絨氈上，印着一個被人臥過的痕跡，當嘉珍的視線掃到他臉上的時候，他感到異常的不安：

「你怎麼的了？」嘉珍問：「顏色怎麼這樣……」

「走的太急了，所以覺得心躁。」

「你是不是跑回來的？」嘉珍非常關心的探問着他。

「不是——」他說，又覺得像是失言似的：「我祇是走得太急了。」

「我找表嫂去，好不好？」嘉珍問。

「已經夜深了。」

「你還是覺得很難過嗎？」

「祇是肚子有些痛。」

「我還是找表嫂來，讓我們再談一談吧！」

「夜深了！」羅南自己知道他這樣的固執，與以往的習慣有些不同，所以又解釋的：「也許她已經睡了，讓我們倆個人來談一談吧！」

嘉珍坐在牀上，張媽在敲着門，低聲的喚着：

「小姐，少奶奶請你去休息，珍小姐，少奶奶請你去休息。」

「知道了！」嘉珍飛似的跑向門去，拉開了門，露出張媽的臉。

「羅先生回來了，我以為還沒有回來呢，所以少奶奶叫我來請小姐。」

「我才回來。」羅南答。

「我去了。」嘉珍像是一雀燕子，很快的去了，最後還說：「你也休息吧，再見！」

嘉珍走後，牀上那片窪陷的痕跡，蘊藏着無限溫暖，又映在羅南的眼中：

「我將要怎麼辦呢？」他喃喃的自語，站起來又坐下，心神不定。

窗外落着瀟瀟細雨的時候，他還以為風中的沙塵，雨漸大的大了，他才聽到雨音。

「啊！雨衣！」

羅南坐在窗前，對着深夜窗外的雨景，默默的想着，恍如他頂着一把雨傘，揀着一個包裹，從小禮堂走過，路雖然是那們滑，但是潛藏在他心中的一顆希望是在膨漲着。母親，嘉珍，將來，迷塗之羊，一匹失掉了方向的螞蟻……

雨更大起來了，雷閃帶着恐怖，橫行在這廣闊而黑暗的世界。

羅南閉了燈，方才陷入夢境中的那一幕，又浮現在眼前，在這奧秘的幕後，他不知究竟是掩藏着一些什麼，蹣跚的心像一個青年的探險家，它不知怎樣才能揭開這奧妙的幕幃，他也不知怎樣來接待那個場面，他又沒有一點知識，但是他又不能放過這新奇的神祕，而自已毅然地走開。

在這濛雨的夜裡，羅南的幻想，是徘徊在奧秘的門前，過去，他是覺得嘉珍是可愛的，直到今天，他不知道什麼是女人，方才被那強烈的一擁抱，他才回味到，嘉珍的感情，祇不過是一陣清烟，但是，那潑刺而熱烈的擁抱，却蘊藏着無限的神秘。

雨聲，雷聲，還有可怕的閃電，這暗的奇景，把羅南吸引得忘掉了睡眠，他像是第一次窺看宇宙變化，自然界不但有白晝的清風，也有暗夜的濛雨。

「這閃電如果在白晝出現，該是多們平凡呢？」羅南問着自己，但是得不到回答。

胸中燃燒着火焰，手足冰冷全身痙攣，他以為明天不會到來的，永恆的黑夜，在包圍了他。

羅南冒着雨走出去，恍如過去不久的聲音，又在低低的呼喚着他，他是失掉感覺般的走到樹下，那女人的背影如何的消失在那閨門裡……羅南在樹下冥想著。雨水從他頭髮上流下來，閃電在屋頂上閃耀著。

他想用這濛雨，使他胸中的火焰熄滅，使他腦中的昏熱減退，最後，他覺得這兩裡有許多鬼影，在躁動，圍繞在他前後左右。

最後，兩隻痙攣的腿，邁着不均衡的步子跑到屋裡去，滿身是水，他便這樣的躺在了牀上。

呼吸火一般的熱，體溫增高了……這些，他並不自覺，祇有方才過去的那一幕，和對嘉珍的謊言，佔有了他的一切。

夜，漸漸的深了，羅南自語着：

「天爲什麼還不亮呢？」

「你們爲什麼還不來呢？」

「我要翻身，我要脫掉束縛我的一切。」

「羅南在床上亂滾，他忘掉了時間，也失掉了方向，突然從床上滾落到地上，又從地上爬到牀上，全身像投在火裡一般，他一拳打碎了窗上的玻璃，一陣風撲進來，碎玻璃割裂了他的手，血蹟立刻

散佈開，血手又塗了一臉，抓亂了頭髮，雨聲和閃電，要燬滅這世界一般怒吼着，狂叫着……

羅南一點也不恐怖，他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個突然而降的暴風雨之夜，他的痛苦，是會催殘了他的，但是他對於死的魔手，並不以為可怕，他的血壓增高，像是加給他無限的勇氣，來使自己瘋狂，風雨也不停的奏着喪曲。

## 七

一間小病房。

白色的世界，秋虫在窗外叫着，聲音悠長，帶給人一種悲哀，羅南的熱度已經減退了。張家的葬事怎樣料理完的，他一點也不知道，兩三天以來，他是陷在了昏迷的世界裡，直到現在，他才肯睜開眼睛，看一看他住在的這白色世界，也辨識出來他的母親。

時常來病院探望羅南病的，除了羅老師之外還有蔭珍，不過蔭珍來的時候，總是和他的表嫂跟隨着。

羅老師和蔭珍，在學校的功課，並不會間斷，所以在羅南的病牀旁，他一睜開眼睛就會看見的，是一雙吐着火似的眼睛，陰森森的在視着注自己，那悒鬱的臉，故意的微笑着：

「南，你不舒服，我來看護你，你不討厭我吧！」

羅南對他搖搖頭，不知表示的是什麼，他覺得頭昏，便又閉上了眼睛。

又過了幾天，羅南的病狀轉好，他開始感覺到在這病室裡住得很舒適。他察覺出來，爲了他的病，人家是用了許多錢。後來從嘉珍口中說出，並不是張家的錢，而是他表嫂自己的錢。

羅老師答應將來要還她，可是，她堅不承認，嘉珍像是開玩笑似的會對羅南說：

「表嫂像是對你很好，你不知道嗎？」

那時羅南並沒有回答，嘉珍又說：

「將來我們要報答他的！」

以後她又談到表兄如何出走，她現在怎樣孤獨：

「這一片家宅，表兄不回來都沒有承受，瞎舅母過幾年一去世，表兄如果再不回來，表嫂說了，那時還分我一半呢。不過那是笑話，本來應該是表嫂的，她又沒有孩子，連表嫂的親戚們都爲她着急，不過她沒有辦法。」

在這白色的小病房裡，是十分安靜，嘉珍的表嫂，在嘉珍上課的時候，總是到這裡來，這使羅南思索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多了。

病院是病人的療養所，但是羅南的健康將要恢復了，這白色的世界，又束縛着他，他感覺這病院的寂寞，一面聽着秋虫的鳴叫，一面在窗下修剪着指甲。

這時嘉珍和她的表嫂一同來了，羅南忽然想起來今天是星期六。

「南！我們一同來了。」嘉珍很活潑的出現在這白色的世界，穿着學校的制服，非常高興的說，羅南放下修理指甲的剪刀，一面讓她們坐：

「上次不是約會你們在星期六一同來的嗎？可是，我忽然忘記今天星期六了，所以你們來，我覺得很驚訝！」

「表嫂，你說，這個人該多麼健忘！」嘉珍轉過身去問她表嫂。

她身穿了一件藍色的長衣，手指上，手腕上，飾滿了黃金的點綴，最使人注目的，是一條項鍊，雖然是一件藍色的長衣，却絲毫不減少她那少婦的華貴。

「南，今天不是星期六嗎？媽還要來的。」嘉珍說忽然有表嫂在面前，她又改口說：「羅老師今天還對我說——」

嘉珍沒有說完，祇是看着表嫂，她並沒有注意似的，祇是呆呆的坐着，嘉珍不安的情緒才減退了一些。

那藍色的長衣站起來一擺動，拽着嘉珍走出門外去。羅南祇看到兩個影子，在暗玻璃窗外小聲的說了一些耳語，門一開，那藍色的長衣，舉着一個陰鬱的臉，又進來了，恍如一個出現在廟會的紙人。



「嘉珍呢？」羅南問。

「有點事情，就回來。」她又坐在牀上，沉默了好久，嘴角不停的顫動，最後鼓着最大的勇氣，才喃喃的說：

「聽說你星期一就要出院了，出院以後怎麼辦呢！我看你還是暫時就在這裡住着，然後聽我的信。」

「大夫不是說星期一出院嗎？這也不是旅館，怎好在這久居。」

「那你出院怎麼辦？」她漸漸的胆量大了，口齒也伶俐了：

「據我母親的意思，還要我到郵便局作事。」

「你願意嗎？」

「也行！」羅南低下頭，注視着方才修理過的指甲。

「你知道——」她沉默了好久又說：「我是離不開你的！」

羅南不知怎樣回答，也沉默了。

「你還是不要離開這裡。」又加了一句。

羅南又覺得頭熱，心跳，幾乎昏迷。

「真的嗎？」

「我想把你留在這——留在我們家裡。」

「你們家裡？」羅南用驚訝的口氣反問着。

她要用更大的勇力，把藏在胸中的事情，要對他說的時候，這時有說話的聲音，在門外流蕩着。不久，羅老師和嘉珍先後進來了，嘉珍提着一些水果：

「聽嘉珍說你星期一就要出院了。」羅老師向羅南問。

「是的！」

「早來了嗎？」羅老師又轉向了臉。

「表嫂和我一塊來的。」嘉珍搶着回答，被稱作表嫂的祇是在陰鬱的臉上，呈現出一種苦笑的表情。

羅老師坐在一張椅子上，羅南在兩個女人面前，有些拘促不安，嘉珍却很聰明的分配着水果。

「你出院之後，就回去呢？還是在這裡再停幾天，如果留在這裡的時候，我好為你準備一下。」

羅老師問。

這時候全屋中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羅南的臉上，期待着他的回答。

「我還是在這裡住一些時候。」羅南說：「等我病假期滿後，就回去。」

病房的輪廓和羅南的側影又使這老人她想到許多的事情，站起身來，走近了那一扇半開的玻璃

窗，秋虫在草中吱吱的叫着，一個青年醫生遠遠的從斜陽中走過去，使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頭立刻轉了過來，羅南不知是什麼緣故，祇是呆呆的望着那老人慘白的臉，嘉珍很伶俐的叫了一聲：

「羅老師！」

羅老師發覺了她身旁一些青年人，便很快的用一句話遮隱了胸中的奧秘：

「多們快啊！又是秋天了，病院的秋天，是多們鮮明，你們看，窗外這片黃草……」

羅老師雖然想努力抑制着情感，可是淚竟像雨似的流了下來。羅南非常驚訝，自他降生以來，在千難萬苦之中，從不會看見母親落過淚，嘆過氣，今天突然和奇蹟一般，他幾乎不相信，老年的母親，會這樣的感觸起來。

嘉珍和她表嫂，拿了籃中的水果並沒有喫，早爲這驚駭而停止了，並不知怎樣來安慰這位老人的沉痛，祇有羅南，用迴藏着無限驚訝的音調，叫了兩聲：

「媽！」

那老人知道一定會使羅南不安，用一條手帕，遮了眼睛，屋中陷入死寂的沉默，這老人才拿開了手帕，眼睛掛了一層紅，這誰也不能明白的一幕悲劇，便很快的結束了。然後她又很快的恢復了常態，激勸這三個青年人喫水果，同時間嘉珍什麼時候回學校去，她說：

「我不能同你一同回去，我還有點事情，妳們在這多坐一會。」她又對羅南說：「我明天還要來」

的！」

羅南答應了一聲，這位老人在三個青年人陪送中出了病院，一直便回到學校去了，她知道如果她在那病房中，三個青年是要受拘束的，所以像逃一般的離開了他們。

三個青年人又回到病室，雖然羅南對於方才落淚的母親很猜疑，可是不久便消失了。嘉珍偶然一注目地表變的眼睛，像死魚一般的望着無語的羅南，嘉珍忍不住的推了她一把：「表嫂，你怎麼這樣看他，難道你不認識他嗎？」

嘉珍冰冷而無情的聲音，使她陰鬱的臉又加上一層紫色，呆滯的眼神，又移向窗外，不過她不會回答什麼，這發生在耳旁的變故，使羅南向她們倆人，祇是看了幾眼。

自從羅老師走後，她本想再使嘉珍去買一次東西，然後好繼續問羅南出院之後，可以不可以留在賬家，可是還沒有容工夫來調遣嘉珍，嘉珍突然發出了似玩笑而不滿的聲音，這使她非常難堪。想回去，又恐怕失掉今天的機會，她憤恨嘉珍臉變成了紫色，但是她一句話也不說。

嘉珍敲着頭，轉過頭去故意不看她，羅南受這低氣壓感覺到呼吸不自由。

「嘉珍，你怎麼的了？」

「我看不慣！」嘉珍氣昂昂的。

「你看不慣，叫你多看兩眼！」那紫色的嘴唇也顫動了。

「嘉珍，不許你這樣！」

羅南勸解的，可是嘉珍立刻嗚嗚的哭了，哭得很沉痛，轉身便跑出去，表嫂那對死魚般的眼睛，向嘉珍背影地丟一條輕蔑的視線，羅南一遲疑，再趕出去的時候，嘉珍已經走得很遠了，羅南大聲的喊着：

「嘉珍，嘉珍，表嫂叫你回來！」

嘉珍聽有人喊她，她的兩隻腳更加急的向前跑去，她矜持着，頭也不回的走了，羅南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醫院門外。

羅南又回到病室，那張陰鬱的臉紫色淡薄了一些，說話是很用力的：

「出院之後，你不能離開這裡。」

羅南不知怎樣回答，心裡却是很不安，因為母親和嘉珍都是含着眼淚離開這裡的，她爲什麼依然是念念不忘的要自己留在這裡。

「假如你要走的話，我們兩個人一同走。」她又追加了一句，羅南仍是舊答不出。

.....

經過了一個星期六之夜，又一天，這件答不出的事情，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是一個落着小雨的早晨。

嘉珍寫完了一封信，當時便寄出了，那封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爸爸和媽媽，願主的聖靈降在我們中間，女兒是跪在救世主的腳前，懇求主給孤苦的女兒作保證，引導着我向爸爸和媽媽來報告這件事情：羅南現在已經承認了張家的婚事。

在舅母面前，冒充張才，與表嫂同居，女兒爲此事，曾去張家數次，皆被拒絕，羅南此舉，棄母背信，雖受表嫂之引誘，但難脫欺寡侵產停妻再娶之嫌，此不但爲社會所不容亦爲法律所不許，懇請爸爸媽媽本諸主耶和華的慈愛，來解決這件事情，女兒是不勝期待着。關於詳細經過，昨天寄上的信已經說明，想已查知，禱告主降福給你們

你們的女兒  
嘉珍

嘉珍眼睛織滿了紅絲。

羅老師不知因爲什麼緣故，從嘉珍的身上看出來自己的影子。

當嘉珍來請假的時候，說：

「羅老師，我要回家去。」用手帕遮着繃滿了紅絲的眼睛說。

「回家去？」羅老師問：「什麼時候回來呢？」

「不一定！」嘉珍答：「也許過幾天回來，也許過幾個月回來。」

羅老師眼望着嘉珍的左右肩，又在一聲一聲的哭了。她覺得有一個罪過，在深々の責備着她，她非常不安的把嘉珍挽在懷中。過去，她從來沒有安慰過嘉珍：

「你不要太難過，羅南雖然迷了路，我想，他不久就回來的。你再過幾天回去吧，我見了他，一定要問明白真象。」

「這些事情我的父母已經知道了，我想他們一定是很難過，我想回家去看一看。」嘉珍像是一匹孤獨的小獸，伏在羅老師的懷裡。

雖然羅老師是安慰她，阻止她，像哄一個小孩子一般，可是她依舊要回去的。

在嘉珍走後，關於羅南的事情，學生們都知道了，有的學生還故意問羅老師：嘉珍爲什麼要回家？多時回來？還回來不回來？

至於羅南跑藏到那裡去了，她也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還回來不回來？她也不知道。她爲這件事，隱藏在胸中的憤懣與悲哀，無法發洩，祇是沉悶着。

她焦思苦慮的想在報紙上刊登一個廣告，她想把這一生中的唯一希望，也拋棄了，要很勇敢的去

嘗試更孤獨的生活。

學校忽然又發生了一件新聞，這件事情像是染上了顏色很快的流傳到各處，掩藏了嘉珍的消息。事情是發生在學校。

有一學生叫楚林的，是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子，在兩年前每天早晨上學的時候，經過一個軍官訓練生的宿舍，宿舍的四周，圍有白漆的木柵，她每天經過這裡，總是遇到木柵裡有一個青年。他總是一個人在那裡讀書或散步。那是春花正開的時候，木柵裡的幾朵紅花燦爛的照人眼睛，經過的時候，這永不變更的景色，引起了楚林的注意。她雖然也會想過，這不過是一條道路罷了，但是他每天經過這裡的時候，這木柵中的景色，像是預備好了一般的在等着她。漸漸的她每天經過這裡的時候就覺得心酥了。

訓練生曹樸，依照習慣是要到宿舍前的院中散步的，他有時候也拿一本書，在靜靜的白柵欄裡徘徊着，一個女孩子。提着書包，背馱着早晨的太陽光，悄悄的向西走去。

每天在一定的時刻，出現在白柵欄外，一個淑靜的女孩子，引起了曹樸的注意。她每天在朝陽中，從白柵欄外悠然的走去，他每天很閑散的，在白柵欄裡散步。

兩個月以後，楚林從白柵欄旁，拾了一封信帶到了學校去。第二天早晨，她很忸怩的又把一封信，從白柵欄外拋進去。



他們的友情，繼續了二年，二年的光陰很快的過去了，楚林還有一年，便要從女學校畢業，所以很大胆的，向父親提出了自己的姻婚問題，自從那次提議之後，她便失掉了自由，早晨上學由人送，晚上放學有人接，一步也不放鬆的監視她，使她和曹樸斷絕了消息。

曹樸自從得不到楚林的音信，驚呼像失掉頭的蒼蠅一般。最後，楚林是被囚居在家中。

曹樸找到了楚林一個已經出嫁的姐姐，托代轉一封信給楚林，那封信是約會楚林在某日晚八時，在某地一會。那正是曹樸從軍出發的前夜，囚居中的楚林爲這件事情非常焦急，那天晚上，楚林的父親是守在家中，一面喝着酒，一面不住的責備楚林私議終身，是如何的罪惡……：時間是絲毫也不等待的，雖然楚林的焦急與不安，已經在顏色上表現出來，她知道，如果八時趕不到某地，而對她失約的話，他一定會在那裡自殺的。

失望漸漸迫近了她，在全部失望中，又尋到了一線火光，夜十時以前，雖然約會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她的父親却在那時醉倒了，她不顧一切的衝出門去。

她在暗夜中一直跑到相約的林邊，又在林邊跑喊了好久，結果一個人影也不會發現，在失望的時候，突然縊死在樹上的死屍，幽靈似的遮斷了她的視線。

經過了一夜，她不知是怎樣的，也縊死在那一棵鄰近的樹上，第二天早晨，是一同被別人發現了。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同在樹林中自盡了，女的無疑的是楚林了，而男的是一個爲生計所迫來路不明的中年人。

曹侯却不知那裡去了。

楚林是羅老師很喜歡的一個學生，她和嘉珍住在一個宿舍，最近因爲囚居在家中，沒有來上學，所以嘉珍是一個人住在宿舍裡。嘉珍爲了羅南的事情回家去的第二天，楚林自殺的消息，染了顏色一般，很快的便把嘉珍淹沒了。

羅老師聽了這個消息，一天沒有上課，她十分悲哀，許許多多青年醫生的影子，重疊着許許多多嘉珍的影子，楚林的影子，不停的在眼前閃動着。

她靜靜的坐在教員室裡，無言的沉在了幻想中，呆呆的望着她那一隻蒼老的手掌，一伸一合的，誰也猜不到他是在想着什麼，喃喃的自語：

「完全丟掉了，丟掉了！」

她閉了眼睛，咀嚼着這痛苦而孤獨的回味，這時候，她決定了在報紙上刊登一個廣告，聲明和羅南脫離母子關係。

第二天早晨，學生們還沒有起來，羅老師便悄悄的離開了學校，一個人獨自走了，並沒有說她要到那裡去。

過了幾天

楚林自殺的經過，很詳細的在報紙上發表了，在那頁報紙的最下邊，刊登着一段聲明母子脫離關係的廣告。

從張家流出一段謠言，說是張才又回來了，並且還請了許多賓客。祇是誰也沒有看見張才的影子。那張陰鬱的臉，配着一件紅色的長衣，在賓客中間走來走去，恍如插在廟會門前的紙紮人，在風裡擺動着一樣。

至於羅南是什麼時候離開的這院，他曾到那裡去過了？又來到張家，假充流浪歸來的張才，聰明的讀者大概會曉得的，但是這件事情，會欺瞞過張才母親的，她出現在許多的宴會前，祇以為是出走了很久的兒子，懷着無限眷戀的故居的情緒，又飄然的歸來了。

自從歡宴賓客之後，羅南便和那個臉上掛滿了陰鬱的女人，一同離開張家，離開了兩個多星期，季節已經到秋末了，黃葉滿地，正是西風吹起的時候，羅南又在張家出現。他已經是一個紳士型的男子了，口中含着一隻英式的烟斗，一隻寬大的翠質戒指，鑲在他的左手的中指上，光潔的頭髮，筆直的西裝，一條黃金表鍊，在肚腹前一擺一擺的發着光輝。

在習慣上，他也改變了很多，譬如她最近喜歡，上等的皮手套，烟斗盒，特製鄧祿普牌的烟囊，西門子的點火器。還有眉毛指甲，假如一天不修理，像是一天不洗臉似的不舒服，他時常含着烟

斗，什麼也不作祇是在默想，每天和他在一起的那張陰鬱的臉，並不因為這青年紳士陪伴着她而使她高興，祇是無感覺似的，在他們之間，也像是共同懷着一個夢，一個將來的幻想。

他們每天也不多說話，祇是在這座廣大的宅院裡像是一對樹海中的小鳥，一面隨着陽光喫些小蟲子，一面在欣賞着生命。樹海中浮蕩着的聲音很使他們疑懼是暴風雨的前兆。

羅南總是守着這座宅院，和一個陰鬱的女人，他希望忘掉在這宅院外的一切，他也希望這宅院外的一切，同樣的忘了他。

可是那能够呢？罪惡與囚犯應該說是法律的雙胎，它會一同降臨的。

那是一個清朗的早晨，羅南洗完臉之後，披着睡衣便坐在一面大玻璃窗下，等待着僕人來送早茶，依照過去的習慣，他每天早晨是要喝牛奶的，可是今天他特別告訴說因為胃液過多，要把牛奶改爲咖啡。可是等了好久，已經超過了他所預定的時間，僕人還沒有把咖啡拿來，他祇好無聊的又吸起烟來。

一直到室內充滿了淡淡的烟味時，僕人才慌張的端着一杯咖啡走進來。

羅南的感覺很敏銳，當他的手一觸咖啡杯的時候，便又放下，向着僕人：

「我再告訴你，咖啡要煮熱一點！」

「是——」那僕人有許多理由，恐怕一時說不完，急促的又說：「衙門來了幾個人，說是——」

「說了些什麼？」羅南問，手已經離開了咖啡杯。

「說了很多！」

「說——你說？說……」羅南很急的。

「不是說……問，問……」

「問你老……」

「問我什麼？」

「要你老就去！」

「往那去？」羅南站起來，睡衣的絲帶子在朝陽的玻璃窗下搖動着：「你快說！」

「他們在客廳等你。」

羅南急忙脫下了睡衣，丟在沙發中，又急忙拉開衣櫃，取他的衣服。

那杯咖啡，在陽光中一面放散着的它溫度，又一面吸收着太陽的熱。

羅南走出房門的時候，那張陰鬱的臉，從化粧室的門旁擠出來，向羅南的背影喊了一聲：

「往那去？還要咖啡不要？」

羅南頭也沒有回轉過來，一直向客室走去，他的眼前是一片昏黑。

## 九

冬天第一次落雪。

獄裡並不怎樣寒冷，總是陰沉，從那很高的一口小窗，向天空望去，世界像是充滿了烟，白花似的小雪片，有時飛到獄裡來，這使羅爾恍如身在夢中——那白色世界的病房，和出院後那豪貴的生涯，旅行……這些，像是宿命的魔手，漸漸的把他引導着走，向這黑暗的世界，聽不到一點聲音，看不到一點顏色的牢獄裡來。他很快的回想到母親，還有嘉珍，這一幕一幕的往事，在他腦中映演着，他急燥，他悲哀，他不知怎樣，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脫離這黑暗的囚困。

午夜他爲冷風吹醒了，看々天上閃耀着幾顆灰色的星斗，他知道雪大概停止了，祇是冷風，使他蜷縮成一團，全身發抖，牙齒不能自禁的顫出了一種聲音。

一朵不十分明亮的燈光，從鐵柵門照進來：

「作什麼，不睡覺！」很粗暴的聲音。

那顫抖的聲音，由於恐懼，更加重了一些：

「冷，凍得睡……睡不着。」

羅爾那抖索的聲音，像是一個病了很久的老人。

「你死不死！」那粗暴的聲音很快的過去了，那朵不十分亮的燈也隨着轉過去，尾音還留在羅南的耳中：「你若是搗醒別人，我不打你一頓棒子！時，你等我回來。」

那聲音遠了，羅南悄々的又移到一個牆角，靜靜的聽着。擔憂有什麼不幸的事情來臨。他漸漸的聽到了鐵鎖移動的聲音。呼吸的聲音，小孩子哭泣的聲音……

在那些聲音裡，他發覺了他自己的幸福，因為他身上沒有刑具。祇是在昨天，法官問他為什麼拋棄了未婚妻，冒充張才，和張才的妻子同居，是不是有謀財產的野心。他雖然否認可是法官却舉出了很多實據，使他沒有方法答覆，他毫不自知，將來是怎樣結束這件事情。

每一到晚上，他便期待着天明，天明的時候，他又期待晚上，後來，這種期待，也對他遠離，於是他再也不想。

每天，他從鐵柵門向外望去，一條黑暗，狹小的穿堂，來往的鐵鎖聲，時常驚散了他的沉思。

有一天晚上，值班的獄卒喝了一點酒，他已經是一個老人了，孤獨得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但是他十分快樂的度着他暮年生活，他也很關心囚犯們犯罪的經過，譬如羅南這件事情，他曾對別人講過好幾次，在沒有人的時候，他也很高興和囚犯們探問一些事情。別人都稱他老王，可是囚犯們都是稱他爲王先生的。

這天晚上，他口裡哼呀着小調，用水刷洗小穿堂的洋灰地，後來便扶着那漆黑的鐵柵欄，和羅南

小聲的談起來。

「你這們年青，在這裡住幾天，不是要成爲廢人嗎？」老王說，又想起來一事情似的：「你的母親知道你在這裡，爲什麼也不來看看？」

「她因爲太傷心的關係，已經不承認我是她的兒子了！」羅南說。

「爲什麼一個來看你的人都沒有？」

「沒有！」感傷的。

「你這戀愛的下場，也怪可憐的！」老王說羅南是戀愛犯：「聽說李牧師的那個姑娘——李嘉珍最近快出嫁了，就在這城裡，還有我們一家子呢！也姓王，李牧師才告完了狀就給姑娘找婆家。」

「唔！」羅南沒有說什麼，停了一會：「王先生，你有盡的東西借我一點，氈子也行，麻袋也行。」

羅南用希望的眼睛，望着那張蒼老的面孔，好久，他才說：「沒有，天一天比一天冷起來了，那裡有東西盡。」又過了一會：「你若是有親戚朋友，我替你送個信，或者是替你去取一趟，都可以，你想一想看。」

「張家……我想也是沒有希望，若有她在家裡。」羅南像是自語着喃喃的說。

「她呀！」老王又想起來一事情：「今天聽獄醫說，她已經懷了孕，才兩三個月，也許對她要



減刑，最近把她放出去。」

羅隔不知在沉思着一些什麼，又嘆了一口氣說：

「王先生，你看！這都是我的罪，將來我滿期出去之後，也是很沒有意思，我還活着作什麼，失掉了骨氣，失掉了……」羅隔嘆咽了，他的頭，擱在冰冷的鐵欄上，很哀痛的低泣了。

「你不要哭，傷心也是沒有用。」

那老人拖着沉重而悲哀的步子，離開了他，羅隔又縮縮在犄角，似睡非睡的流着眼淚。初冬的第一次雪已經停止了，所以天氣感到特別寒冷，他把一些碎穀草，向身旁收攏過來，身體仍舊是戰慄。

不久，那個老獄卒抱了一牀被來，在黑暗裡也可以看到那牀鋪被的華貴，黃絨的被裡，和發出一聲聲的被面……

老獄卒打開那鐵欄的一扇小門，把被遞進去的時候說：

「她因為懷孕的關係，明天判她出獄，今天我去問她有沒有蓋的東西，說是你托我去的，她就這牀被交我給你。」

「謝謝你，王先生，你的恩德，我永遠不會忘的。」

「盼望你也早些出去，這牀被留給我。」那老獄卒把鐵門鎖好之後，又提着那一串鐵鑰匙響着很

濁重的聲音走了。

在這天夜裡，羅南沒有聽到鐵鎖聲，和孩子們的哭聲，他是很溫暖，身體蜷縮着，吸着微染脂粉的被香，睡了一夜。在這一夜裡，他夢到了他的母親和嘉珍。

在早晨的時候，他又追想那忘不掉的夢境，他悲哀的想到嘉珍是永遠的去了，祇有母親像是在他眼前。

他覺得心很酸痛，眼淚在他那污垢的臉上流着，黑暗的小過路裡，又響起來囚犯的鐵鎖聲……這樣過去了一個冬天，羅南還不會走出那黑色的鐵柵欄，那孤獨的老獄卒，也覺得羅南在這裡住得太久了，希望中的那條錦被，也和羅南心境一樣，蒙上了洗不掉的灰塵。

## 十

春天，柳葉還沒有舒展開的時候。

張才那瘦瘦的肩胛，又出現這荒涼的宅院，每天，他是陪伴着他失明的母親，夜裡很晚才走出來，回到自己房裡。每天他晚上回來的時候，總是有一個女人，面向着牆壁，呆々の站着，也沒有言語。

張才每天回到臥室中，便很快的睡在牀上，緊々の閉上他的眼睛。天々是到夜深的時候那女人才

肯轉過臉來，熄了燈，悄悄的睡去。

又過了幾天，張才照例是很晚才從他母親房中走出來，可是他並不直接就回到自己屋裡去，他隨便的走出宅院，手裡捏着一隻香煙，在明亮的街市，和黑暗的胡同，來往的徘徊着。他天天是夜深的時候才回來，那女人的背影，不言也不動的，祇是等待着他上牀之後，才把燈熄滅。

有一天早晨，張才一疏忽，視線和視線交在了一起，那笨重的紫唇，顫抖着：

「你怪我嗎？」

張才把瘦稜稜的肩胛轉過去，預備出去，可是突然一隻膀臂被人拽住，他連頭也不轉的聽她哀求着說：

「你真的不給我一個自新的機會嗎？」

張才要抽出他那條被拽的膀臂，可是那牽拽的力量更增加了：

「我求你……」

張才已經決心不回答任何的聲音。

「我求的饒恕我，我用一生來改悔一時的錯誤。」她依然不放鬆他。

張才要出去，便不顧一切的把她推開，她爲悲痛所擊倒，哭了一個上午，又哭了一個下午。

晚上，張才被瞎母親扶過來的時候，她流着淚從牀上爬起來，跪在了母子面前。

「請媽媽替我求情，給我一個悔改的機會，我將用整個的生命來報答這無限的恩德。」

「阿彌陀佛，願老天爺保佑你們合好如初。」瞎母親俯下身去兩手摸着她的頭和肩：「起來！起來！起來！」

「我求你——」

「你起來再說！」她一面用力拽着，又對站在身旁的張才說：「才，你叫她起來。」

「你起來，媽有話對你說。」張才依照着母親的吩咐。

「你饒恕了我嗎？」她問。

「媽會饒恕你的。」張才答。

「阿彌陀佛，你們青年人真是罪過，罪過。」

「我將用我一生的血，來洗刷我的罪過。媽，他是沒有罪過的，希望媽寬恕我，也求他寬恕我，

給我一個改過的機會！」

「離婚絕對不可以，我對才已經勸說了好幾天了；希望你們合好如初，終身幸福。阿彌陀佛，我要去睡覺。」

張才小心的把母親送回去過了好久才回來，他懷着抖顫的希望問他：

「你真的饒恕我了嗎？」

「我不饒恕你，那是媽饒恕了你。」

「我求你，我不是已經發了誓？用一生的血，來洗滌我的罪過嗎？」

「我不相信這些！」今晚是張才面向着牆塵，她是站在他的身後。

「我求你！」

張才無言，看着自己印在牆上的影子。

「我求你——」她又說：「看媽媽的面上，允許我一個悔改的機會。」

「媽，如果知道你現在已經懷了身孕，一定也不會饒恕你的。」

「我當然是希望懇求你的饒恕。」

他不再開口，夜是很沉靜了，宅院的風聲，又在窗上爬動了。

春夜裡的人們，已經都睡了。

「我求你，我求你饒恕我。」

張才壓藏着悲憤與惱怒，諷刺的：

「你還是面對着牆，仔細的想一想，當你自已能原諒你自己的時候，一定能求得到別人饒恕的。」

結果，她跪在地上，嗚咽的哭了。

張才感覺到室內爲陰鬱的空氣所籠罩，痛苦的情緒，又來纏繞他，他自己並不知道，這種痛苦是他要原諒她的一種先兆。

他轉身走出去，外面的星斗滿天，他向暗夜裡走去，柔軟的風，吹在人的臉上，像是美酒，使人要陶醉般的快樂。

月色，人影，樹枝……都在張才眼前閃動了，他將不知到那裡去度這春夜，他悵悵大地是這樣優美，景物是這們醉人，爲什麼上帝把他安排在這們陰暗，這們荒寒的家中。

他從風景地帶又走向熱鬧的街，頭男人，女人……春水裡的游魚一般，游來遊去，他非常羨慕別人，上帝爲什麼分給這們多的幸福，而拋棄了自己。

他爲了憧憬幸福，而離開了這個家，到各地方去流浪了很久，那時，他是感到了失掉了家庭的幸福，所以他又回到這個家裡來。

他不會想到，這個家在他走之後，竟發生了這們大的變化，使他覺得這們可怕。

張才不知怎樣才能在這家庭中生活下去。夜深了，紅燈與音樂，在街頭阻攔着夜歸的人們。

張才從酒館出來，兩眼昏花在馬路旁跌了一跤，又抱着街燈的石柱喊了半天光明，才下意識的想到是回家時候了。

歸途中，在小胡同小便，有一個藏在陰影的女人，向他臉上用力的噴來一口烟：

「你是——」張才一面在小便，一面拽了她一把。

「你幹甚麼？」那女人感覺到兩隻腳，被熱烘烘的尿浸淋了。

「甚麼也不幹，喝點酒，在街頭上溜着玩玩。」張才有時候故意拽長了聲音，有時說得不十分清楚。

「到我家去吧！」她誘惑的。

「你家？」張才的肩，斜依在牆上：「你家在那塊？」

「我沒有家！」那聲音依然是有無限的誘惑力。

「你沒有家？」張才的舌根有些發硬：「那該是多們幸福，你看我，我的家……」

「你的家怎麼樣了？」

「我的家，我的家……」

「你家裡死了人？」她感到腳的冰冷，一面附下身去擦，一面毒狠的罵着。

「不是死了人，我的家，我的家？」張才忽然忘記了方才說了些什麼：「我方才說了些什麼？姑娘！」

「滾你媽的吧！我是姑娘他老娘，你說你們家，你們家死了人……」

「不是死了人。」張才辣烘烘的酒氣，噴在她臉上：「我說我的家，把我逼走了，後來，後來我

的家，又把我引誘回來，我的家把我引誘回來之後，封殺了我的一切。」

「滾你媽的吧，我不明白你說了一些什麼鬼話！」她想推開他，可是他不走：

「你不明白，聽我告訴你呀！」

「你去吧，我不願意聽！」

「你聽，我要你聽！」張才察覺那女人向後退，他便不放鬆的向前賴：「我的家，把我殺了，我是一個罪惡的囚犯，我……」

「你不是還很好的活着。」

「我的靈魂死掉了。」

「你的靈魂還很好，到我屋坐一坐吧！」

「我告訴你，我的家。我的家是一座罪惡的囚牢。」張才又追問了一句：「你知道這罪惡的囚牢是甚麼樣？」

「不知道，若不然你走吧！」

「我告訴你，我是被囚居在罪惡裡，家庭要我向社會承認罪惡，我的家。」

春夜是很優美。

張才一閉眼睛，身子一傾斜，再睜開眼睛的時候，那女人不知跑到那裡去了。



他一面走着，一面小聲的叨唸：「我的家，我的家！」  
他一步一步的走進了他的家，那正是月亮已經要落的時候了。

## 十一

羅南在獄裡住了一年多，經過了許多檢察，審問，法院的森嚴，獄中的青色，深深的印在了他心版上。

出獄之後，他失掉了媽媽，失掉了未婚妻，又失掉了住所，有什麼能挽救他這痛苦呢？他想用獨身生活，來懺悔過去的罪惡，他是在法律的制裁下失去了一些，母親遺留下的執拗，又在他的血裡流動了。

羅南要作一個法官，自從他出獄那天開始，這種願望，便燃燒了他，他想從法律裡，找回他失掉的母親，和掉失的嘉珍。

他時常說：

「法律並沒有錯誤。」

他相信，能够救他的，能够使他在最後得到榮耀的，祇有法律，爲了這件事情，使他焦慮得像是中了瘋魔一般，日夜不安。最後，他又跑到曾經在那郵政局作過事情的小縣城，到李牧師那裡，機

悔他的罪過。

李牧師對他說：

「你既然肯自新，我當然很歡喜，你既然說救你的祇有我。我也很希望幫你的忙，你肯在主的引導下，專門研究法律，也很好。你說你失掉了母親，今後要把李師娘認爲是自己的母親，我也很高興，她也沒有兒子。嘉珍又嫁了，我祇是希望你今後，真正能成爲一個有用的人，爲主工作。」

羅南如是遂被收爲李牧師的義子，夏季納涼的葡萄架和禮拜堂的鐘聲，雖然帶着無限的感傷，向他回憶中吹來，可是他有一個不動的信念，要挽救他失掉的一切。

他祇希望着將來，祇有法律能够使他新生的信念，牢牢的束縛了他，他每天讀書，這小縣城的圖書館，每天印着他的足跡。

後來得了一個機會，他要求李牧師用教會的名義，送他到法律學校去讀書，這是他走向理想的第一塊階段。

他像是得到了所希望的，他過着嚴刻的獨身生活，他時常說：

「在過去我假如不是失掉了一切，在將來我決不會得到更多的一切。」

幾年之後，他從法律學校出來，便果真作了法官，在私生活方面，他依然是很誠實的，度着他那孤獨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對於宗教，却也注出了自發的熱情。

李師牧和李師娘對於這個將近三十歲的青年人，是懷着無限的欣喜。

又過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時間也是暫短的，在這二十年裡羅南已經是一個很有名望的法官了。他在這期間，也教了一些學生，因為他對於法律有權威與興趣的關係，每天在法律學校擔任一小時的功課，許許多多青年法官，並不知道二十幾年前的羅南，是曾經受法律的制裁，而激起來他對於法律的熱情。那些青年們也不知道這個孤獨的老法官，在青年的時候，曾經在法律下失掉了母親和未婚妻，還失掉了幸福。

經過了這些年代，那些過去的事情，他不會對任何人說過，他不但執拗，也很剛毅，他隱藏着這些事情，像是她母親隱藏着那青年醫生的影子一樣，經過了許許多多的年代。

歷史像是河裡的流水。

## 十二

張才因為不滿意家庭，可是又是一個流浪歸來的人，他知道，假如沒有勇氣離開家庭，一定要在家庭裡沉淪下去。

妻子求他饒恕，每天在他面前哭泣，那罪惡的結晶品，也在他家庭裡誕生了，張才幾乎是浸在酒裡生活着，可是痛苦並不因為過度的麻醉而減少。

不久，他和一個叫作麗芳的女人同居了，這件事情，是經過他兇妻的允許。從那時起在這所荒涼的大宅裡，除掉一個失明的老太太和一個陰鬱着不說話的女人之外，又多了這樣的一個妖艷的女人。

在這院裡雀鳥的聲音，也像是比較從前叫得婉轉清麗了一些。樹枝也格外添了一層綠色，這些都顯示着張家要重新繁榮起來的樣子。張才從那裡找到的這樣一個女人？他的前妻一點也沒有過問，祇是這個妖艷的女人來到家裡之後，張才對於那不說話的女人，似乎寬恕了一些，這寬恕之中也許有憐恤的成分，但是他對於那個孩子，却看也不看。

這個孩子却長的很強壯，並不像張才那瘦稜稜肩胛，他眉毛與眼睛却很像讀者們所知道的——那青年醫生。嘴型與下額又很像羅蘭，祇是眼角具有他母親的陰鬱。這個孩子是被他母親叫作張凱留在這家庭裡。

讀者諸君當然會知道張凱並不姓張，他應該姓羅或者姓其他，但是他是被母親強迫他姓張的，他那陰鬱的母親爲什麼要這樣作呢，她一方面是要懺悔他過去的罪惡，一方面是為了張家還有這些財產。

張才雖然不討厭這個孩子，却不會想過把自己的財產將來就給這個孩子。他相信，能繼承張家產業的，是麗芳所生的後代。

張凱是承繼了一個醫生的聰慧，和一個學者的剛毅，很快的，在這家庭裡一天一天的長大了，因為這孩子太可愛的關係，竟使他那陰鬱的母親，在張才面前變成不討厭了。張凱他在三四歲的時候，已經學會了許多使爸爸歡喜的方法。

麗芳沒有生育，一年，兩年，許多年過去了，張凱一天比一天長大，他本身是具有很大的魔力，使麗芳也不能不愛他。

在一個很閑散的下午，張才引導張凱唱童謠，麗芳突然推門進來，張凱立刻把歌聲止了。

「再唱，你還沒有唱會呢？」張才說。

「不唱了，怕姨媽心裡不高興，聽了心煩。」

張凱目不轉睛的向麗芳望去。

「唱吧！」麗芳不過意的：「姨媽愛聽！」

張凱常常在這時候，使麗芳滿意。

麗芳所期待的孩子，沒有一點音信，二十年很快的過去了，她由於對自己的失望，却很愛張凱。

張凱在張家，像是荒草中一棵特殊的鮮花一般，他二十歲的時候，已經是十分明朗，十分健康的青年了。

張才並不因為張凱的聰穎而滿足，他固執着，張家的財產，是需要張家的血族來承繼。他有時為

了張凱的聰明可愛而憂慮，他阻止張凱的學校生活，又阻止了他的婚姻問題。

張才在五十幾歲的時候，又納了一個，叫作蘭芳的女人，作妾才十七歲，他以為這樣的女人，一定會產生張家財產者的繼承者。

### 十三

老法律家羅南，將要審判這樣的案件：

一個白髮蒼蒼瘦稜稜的肩胛的老人，控告他的兒子張凱，和他的第二個妾蘭芳潛逃。

張凱和蘭芳潛逃，是在一個夜裡發生的，自從張凱和蘭芳要好之後，張才並不曉得。最先察覺的是蘭芳，因為她時常遇到當張才不在家的時候，張凱和蘭芳總是在一起。這件事情給他精神上許多不安，像是一塊黑暗，遮蔽了他的眼睛。蘭芳是青年，胆大，以為自己的熱情，是高於一切的。張凱在爸爸的愛護中，並沒有想到放縱自己，是會發生不能挽救的結果，所以張凱和蘭芳的事情，並沒有故意躲避過蘭芳。

蘭芳很恨張凱，同時又很怕蘭芳因為張凱的關係，會生出張才的繼承者來。所以她在某一個夜裡，對張才說：

「我的話你還不信，你去看看……！」

張才那瘦稜稜的肩胛，被麗芳像揀着一個紙人一樣，走出了後門，又經過一個後院，暴雨似的敲打着張凱的門。

屋裡沒有燈光，也沒有聲音。

麗芳大聲的吶喊，僕人們也都來了，對面居住的是張凱的母親，依然被陰鬱包圍着的一個老婦人，雖然已經睡下了。但他爲這驚慌披上了衣服走出來。

張凱的臥室，爲這狂暴的聲音搖撼，燈很快的亮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開門的人是蘭芳，張才和麗芳同時闖進去。

這件事情立刻爆發了。張才是親眼看見，蘭芳和張凱在一個屋中。並且還閉了燈，他爲展放在眼前的景象驚愕了，他幾乎不相信，這夢也想不到的晚景。他呆然的向麗芳看了一眼低着頭退出來。

麗芳那放着毒的眼睛，火似的向兩個青年人身上噴去，他以爲用眼光之火，會燃起他們的羞澀。但是，這兩個青年人並不把這件突然發生的事情像麗芳想像的那般嚴重。

「……」麗芳想宣布這兩個青年人的罪狀，可是她的唇祇顫抖着，吐不出來聲音來。因爲他非常奇怪，非常出於意外這兩個青年人的衣服，是穿的那們整齊而平板，恍如要赴宴的客人一般，在明亮的燈下回想二分鐘以內的那一幕，神話一般的，從她眼前消失了。

最後，她看別人都從她身後退了，她用比較平和的聲音說：

「你們兩個人，爲什麼不自己在自己屋子裡，到一起來作什麼？」

「什麼也不作！」蘭芳已經知道麗芳帶來的狠毒，所以她先回答了：「爲什麼你也要來？」

「我並不是一個人來的呀！」麗芳憤怒了。

「我是一個人來的又怎麼樣？」蘭芳非常輕蔑的，把臉轉過去。

「呸！」麗芳有意加以凌辱的：「你不佩和我說話！」

「你才不佩呢？」

張凱像被兩隻乳貓困守的一隻老鼠。得了一個空隙，便很快的逃出去。

那個陰鬱的老婦人，給這兩隻貓解了圍，但事這件事情亦沒有終止。

當蘭芳被勸說着回到她自己房中去了之後，麗芳還一面罵着便回到宅院。想去對張才再鬧一場。

一進屋，便看見張凱在張才的腳前，頭伏在地上。張才的臉，却是望着懸在壁上的一幅字畫上。

「滾出去！」麗芳哭罵着：「不要臉的東西！」

張才爲這聲音，突然轉過頭來，面色蒼白，像是一個死人，眼睛也失掉了光輝。

麗芳爲憤怒所充滿了，激流中的浮草很快的又飄流出去。

這件事情，有如一塊陰鬱的薛母，在這家庭中傳佈開了。

張才每天不言語，幽靈一般的到各地徘徊，麗芳和麗芳也不出自己的房屋。張凱的母親，却在暗



中對他說：

「你怎麼能作這樣的事情呢？將來有那們一天……：容易長這們大，再等幾年你就會……：」

張凱是承受了一個醫生的聰慧，和一個學者的剛毅，他很快的知道了，這件事情，是給自己的將來，留下了多少悔恨。

他也會跪在麗芳的面前，求她把這件事情變作烟霧，並且他發誓說，是麗芳死死的追求他，他爲這件事情，曾經苦惱過。

麗芳說：

「你若答應我，你將來，就在你爸爸死了之後，能把麗芳從張家趕出去，那我就替你辦，並且你將來……：」

「那是可以的。」張凱很知他應該說一些什麼話，在這樣的女人面前。

秋天的夜空。

明亮和星辰，月亮正在上昇的時候，張凱一個人，從後院門走出去，到一片傾斜的山坡坐下，他覺得這靜々の秋夜，給了他無限安適，他順着斜坡的地勢，仰臥在荒草裡，他寂寞的數着星辰的數目。

離亂的一片，滿天的星斗，忽然多了，忽然又少了，平靜不久的心胸，又爲這離亂的數目擾亂

於是他靜々的望着月亮。

荒草中發出低弱的風聲，虫聲，他又看到一條黑影，帶着沙々の草聲，很快的來了。

「我找了好久。」

「噫！」張凱很快的辨別出是蘭芳。

她擦起衣服，來坐在他身旁。

「他們逼迫我，要我找出來你追求我的證據，同時他們告訴我……」蘭芳的聲音弱下去。

「告訴你一些什麼？」

「要我把你的舌頭咬掉，然後告你調戲我……」

「……」張凱臉色慘白，月亮已經跳過了樹梢。

「我想他們是要把你趕走的，既然是那樣，又何必害你呢！你自己走不是很好嗎？」

「……」張凱坐起來，把臉埋在手中。

「你自己走吧！」她說：「妳走之後，我也不想再活。」

「他們竟這樣狠毒！」張凱說：「我走！我一定走！」

「他們想把你害了，然後把你關在獄裡。」

「我走！」張凱站起來：「我爲什麼要在這個家裡生活下去呢？」

園芳握住了他的手，嚶嚶的隨着低弱的風聲，飄起了很哀悽的音調。

.....

自從那夜以後，這兩個青年人便一起逃走了。有兩隻鳥，在午夜和黎明之前，她們是向着北極星，不停的飛，振搖着那不知疲倦的雙翼。

命運不知是怎樣的又把這兩個青年人，由很遼遠的地方，帶到這秋色瀟灑的古城裡。張才因爲這兩個青年人帶給他的恥辱與惱恨，申請審判廳給他們終身的罪名。

羅南——那位老法律家接到這件訟案的時候，二十幾年平靜的心胸，又湧起不能抑止的狂潮。

有一天，他在獄中故意遇到了張凱一次，他十分冷酷的，但是他眼睛却滿着火焰，呆望了好久，這老人的血，忽然也同樣的在那青年血脈中流蕩起來。

往事又浮現在他的腦中：

那瘦稜稜的肩胛，總是在傾斜的，張才和一個滿臉憂鬱總也不說話的女人……嘉珍是怎樣的引導着自己，第一次走進張家的那灰磚大門。

幾十年前的事情，像一隻燕子帶來的陰影一樣，一閃而又消失了，因爲他自己，幾十年來的志願，是要作一個丟掉私情的法律家。

當天夜裡，這個老法律家不會合眼，也不會睡下，在他自己的屋裡，不點燈，在黑暗中徘徊，走得大累時，便坐下吸煙。

天將明時，屋裡灰黑色，他知道太陽就要出來了，但是他非常焦急與不安。他毫不知疲倦，他更相信，這一生的事情完全是上帝安排的，因為法律對於他這些經過，是沒有方法解釋。

一個醫生的聰慧，使他在最後想起了母親，也想起了他人人生中的第二個母親——李師娘。

在一生中，雖然有許多人救了他，使他從深淵裡爬上來好幾次，但是最後，平坦的足前又突然陷落了許多深淵。

在黎明的時候，這位老法律家自殺了，他殺的時候，還喃喃的說着：

「救我的祇有神」

羅南的死，並不突然，他以為救他的是神，使他死後和死前的刹那，得到了無限的安慰，但是我們知道，使羅南離開世界的，是剛毅與聰慧，是他自己。

(終)



---

# 駱駝文藝叢書

是現未是  
是代來未  
是文來未  
是壇學  
是收史  
是穫料  
是的  
是總的  
是匯基

歐陽家的人們

爵青作 價二·四〇

人和人們

小松作 價一·五〇

天雲集

疑遲作 價一·五〇

談

古丁作 價一·三〇

野葡萄

小松作 價一·三〇

老總短篇集

慈灯作 價二·七〇

青服的民族

爵青作(印刷中)

---

## 藝文書房出版

---

康德十年二月十五日印刷  
康德十年三月二十日發行

野 葡 菊

① 定價壹圓玖角

新 京 特 別 市 東 長 春 大 街 二 七  
著 作 人 趙 小 松

新 京 特 別 市 東 長 春 大 街 二 七  
發 行 人 張 松 亭

新 京 特 別 市 西 七 馬 路 一 四  
印 刷 人 駒 越 五 貞

新 京 特 別 市 東 長 春 大 街 二 七  
發 行 所 藝 文 書 房

振 替 新 京 四 一 一 九  
電 話 二 一 一 三 九 二

滿洲圖書配給株式會社  
總發行所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印刷

